



# 大佛頂首楞嚴經淺釋

宣化老和尚講述

## 《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 卷五

◎一九六八年宣化上人講述於

美國加州三藩市佛教講堂

### 開經偈

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

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

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來雖說第二義門，今觀世間解結之人，若不知其所結之元，我信是人終不能解。」

「阿難白佛言」：阿難聽見佛前邊所說這種種的道理，現在他又生了懷疑了；所以在這個沒有理由上邊，他又想出理由來。阿難對佛就說了。

「世尊！如來雖說第二義門」：世尊！如來雖然說第二義的法門——就是這兩種的決定義，一個用生滅心修行，一個不用生滅心來修。「今觀世間解結之人，若不知其所結之元，我信是人終不能解」：我現在看一看世間所有解開扣的人，假設他不知道所結的扣在什麼地方，我相信這個人始終解不開這個扣。為什麼呢？他不知道結扣的本源在什麼地方，他連個地方都找不著，怎麼能知道解扣呢？

「世尊！我及會中有學聲聞，亦復如是。從無始際，與諸無明，俱滅俱生；雖得如是多聞善根，名為出家，猶隔日瘡。惟願大慈，哀愍淪溺，今日身心云何是結？從何名解？亦令未來，苦難眾生，得免輪迴，不落三有。」

阿難是一個真坦白者，所以他自己就像個小孩子一樣，非常天真爛漫。

「世尊」！「我及會中有學聲聞，亦復如是」：證到三果，沒有證四果以前，都叫有學的聲聞；到四果，就是無學位了。我和現在會裏頭，所有這些個有學的阿羅漢，也就像這個解結似的。我們不知道所結的結在什麼地方？從什麼地方結成的結？前邊您說從六根，究竟從哪一根開始？哪一根是最終的呢？我們現在還都不知道。

「從無始際，與諸無明，俱滅俱生」：從無始劫以前到現在，和無明合夥了，分不開家了，它和你俱滅，又和你俱生。生生世世，生了又死、死了又生；今生就做這個事情，來生又做那個事情；今生要信佛了，來生我又不信了；或者今生我不信佛，來生又信了；或者我信佛而認得不清楚；就忽進忽退，馬馬虎虎地。

無始以來這個無明，真是比任何人都近！為什麼呢？我們說是父親、母親或夫、婦是最親了，這都不是的；和什麼最親最接近呢？和無明最接近。這個無明和你，就好像身和影似的；你走到什麼地方，它跟到什麼地方，一時一刻都離不開的，那真比新婚夫婦都親密，所以你可以說和這個無明永遠離不開的。你看！夫婦也沒有說丈夫死了，太太就跟著死了的；或者偶爾有這麼一個，這是例外。唯獨這個無明，它和你俱滅、俱生，這真是和你同禍福、共存亡，如影隨形；你有什麼，它都和你分一半的。

你們每一個人都知道什麼叫無明了，你們都現在都明了沒明啊？你若明了無明，就再不要和它這麼接近，這麼親密了；你若不明白，那就要趕快想法子。你明白無明了，那就有一點辦法；不明白無明，那你永遠都是凡夫。明白無明，你不被無明的境界轉了；中國有這麼一句話「半仙之體」，那你就是有半個神仙這麼個程度，這麼個身份了。可是你要真明白！你不要又好像明白，又不明白，又悟明，又沒有悟明，不要這個樣子！

「雖得如是多聞善根，名為出家，猶隔日瘡」：我雖然得到像這樣子多聞的這種善根，可是我這名字雖然叫出家，我還有一天明白、有一天就不明白，有一天悟明了、就有一天沒有悟明，就好像得隔日瘡似的。唉！阿難太可憐了！廣東話叫「可憐兮兮」的。

瘡，廣東話叫「打擺子」，中國北方話叫「發瘡子」，這是一種病的名稱。這個病隔一天發作一次，今天好了，什麼病也沒有了，明天又發作了；它到什麼時候發作，是一定的。譬如明天十二點鐘會發作，明天十二點鐘一定它發作了；後天又不發作，等再大後天又發作了，又是隔一天。這就表示什麼呢？表示他這個無明，今天沒有

無明了、好了，頭腦很清醒的，沒有 question（問題）；等明天，怎麼樣啊？無明又生出來了，又蠢蠢欲試了！

我相信不但阿難有這個毛病，就是我們現在在座哪一個，都有這樣的毛病。今天想發菩提心修道，專心致志打坐，無論是有什麼境界也不管它，都放下了；等到明天，又放不下，又拿起來了。拿起來什麼呢？平時所有執著的這一切東西都拿起來了。拿起來，又放不下了；想要放下，手都顫顫的。你看！這真是可憐哪！這就叫「隔日癘」。我們要把隔日癘這個病趕快治好！怎麼樣治好呢？你就喝多一點智慧水。你有了智慧，自然就看破了；看得破，就放得下；你放得下，就得到自在了。

為什麼你有病？就因為你覺得這個身體是我的，這個身體真好。你說：「我生得相貌也美貌、身材又夠，一切一切的，無論哪方面都是具優越的條件。」自己有一種優越感；這就是執著這個身，放不下、看不破。將來這麼美貌的一個身體，到死的時候一樣是臭的；無論你怎麼美貌，也一樣是沒有人接近了。所以這一點，應該把它看破了，不要做隔日癘這種病的呻吟了！

「惟願大慈，哀愍淪溺」：我願世尊發大慈悲心，哀憐而愍念我們這一些個沉淪而陷溺的眾生。「今日身心云何是結？從何名解」：現在我的身心這六結——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這六根——是從什麼地方開始的？到哪一根是個終了？從哪個地方，我開始把它解開呢？我一定要解結。好像解繩扣似的，這有六個結，我不能在中間解，我一定要從一頭開始來解這個結！可是從哪個地方是我的結呢？

「亦令未來苦難眾生，得免輪迴，不落三有」：世尊哪！我現在請求這個方法，不是為我自己，我也是發的菩薩心哪！我為未來的苦難的眾生，他們知道解結的方法了，也都不會落到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這三界的苦了。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這是三界，又叫「三有」，就是欲界有、色界有、無色界有；我們現在的眾生，都叫「三有的眾生」。

**作是語已，普及大眾，五體投地；雨淚翹誠，佇佛如來無上開示。**

「作是語已，普及大眾，五體投地」：阿難說完了前邊這話之後，和在法會的一切大眾，就兩個手、兩個足，加上一個頭，這五體都投接於地。

「雨淚翹誠」：你們大家看看這阿難，多沒有出息！從這經典一開始就哭了，連這一次，大約六、七次了！左也是哭、右也是哭。你看我們現在聽經的人，有一個哭的沒有？沒一個哭的。是不是都比阿難強得多？阿難和釋迦牟尼佛問答來辯論、研

究佛法，就哭起來；這回哭得更厲害！雨淚，淚落得就像下雨似的，大約把臉都洗得很乾淨的。用眼淚洗臉可要用不少，所以像雨那麼多嘛！那雨，你看！一下下很多的；他現在眼淚流得像下雨似的。

翹誠，怎麼叫「翹」呢？就是腳尖沾地，把腳跟提起來，就拔高身體，這麼樣站起來。翹誠，就很誠心的；因為在後邊人又多，或者有人擋著，中國話叫「踮踮腳」（編按：上人發音「leng-1 leng-1 jiao-3」），就把前邊腳尖著地，後邊腳跟起來了；大約和女人著高跟鞋那個樣子是一樣的，但是他沒有高跟，是用腳尖沾地的，這叫「翹」。所以現在女人著高跟鞋，多數因這個字來的。由這個字，阿難那個時候，聽佛法都翹起來腳來聽。我們現在走路也翹起腳，所以現在一走路，好像釘釘子似的，「叮叮叮」地。

「佇佛如來無上開示」：佇，也就是站那個地方等著；等著佛說這沒有再比它高上的開示。

方才我說每一個人比阿難好得多，你不要就以為自己真的比阿難好得多了。其實我講真話告訴你們，就這是諷刺你們！為什麼諷刺你們呢？說：「你這個做師父的，還要諷刺我們？」不諷刺你們，你們不發心的。阿難為什麼哭呢？他因為對法的希望、求法這種心太懇切了！他覺得已經證到初果上了，還對佛法不清楚，所以他就生慚愧心了；生了慚愧心，唉呀！就痛哭流涕的。

我們現在為什麼沒哭？我告訴你們，你們根本就沒拿佛法當回事！說：「不是的！我現在天天 Study very hard（非常用功）！」這不算的！因為你沒有把你的真心放到佛法上；你若把真心放到佛法上，或者你天天哭都不一定的。現在我有一個徒弟好哭的，他說：「那我 understand 了！我就可以了！我可以說我不明白佛法，就天天哭了！」你好哭的人，又不應該哭，又應該頭腦清醒一點！

學佛法，不好哭的人應該生慚愧心：「啊！我為什麼對佛法也不明白呢？」你能生出慚愧心痛哭流涕，好像阿難似的，也就有辦法了；你現在沒有痛哭流涕，那還沒有到火候呢！你們哪一個好哭的人，以後就天天試一試，哭一哭！你若不好哭的人，就不必勉強；若是真好哭的人，又不可以哭了！佛法就是這樣子，太過者要把它損一點，不及的又要添上一點；也不要太過，也不要不及，這就是中道了義。

爾時，世尊憐愍阿難，及諸會中諸有學者，亦為未來一切眾生為出世因，作將來眼；以闍浮檀紫金光手，摩阿難頂。即時，十方普佛世界，六種震動。

「爾時」：就是當爾之時，就是阿難請示佛無上開示的時候。「世尊憐愍阿難，及會中諸有學者」：佛又憐愍阿難及會中所有三果、二果、一果的阿羅漢。「亦為未來一切眾生為出世因，作將來眼」：那時所謂的未來，就是現在。世間，就是一切眾生的世間；出世，就是聲聞、緣覺、羅漢、菩薩、佛，這是出世法。也為我們現在這時候的一切眾生，作出世的一個正因，作將來一切眾生的眼目。

「以閻浮檀紫金光手，摩阿難頂」：佛用像南閻浮提這種檀金樹的紫金光手摩阿難的頂。佛教摩頂的道理，就是表示一種慈悲愛護。「即時，十方普佛世界六種震動」：在這個時候，十方所有有佛的世界都大地六變震動。

六種震動，我以前曾經講過；這有種種的不同的情況：有的修道的人開悟、成佛了，大地有六種震動；有的是佛想要說無上的妙法，這個時候也有六種震動；有人證果，在這末法的時候，也有六種震動。所以這六種震動不同。還有，天魔外道想要陷害世人，地也會震動；不過這不一定是六種，它多少種都不一定的。

好像現在菲律賓發生地震，報紙上說是死四百多人；我相信不止四百人，最低限度也超過五、六百以上。這一種的情形，就是因為眾生的業感，有天魔外道來破壞這個世界，令這個地方有天災人禍發生；可是如果菲律賓當地有大德的高僧，或者有證果的菩薩、羅漢在那個地方住，這種災難就可以避免。因為有大德行的人到那最危險的地方，他也能逢兇化吉、遇難呈祥；就是再危險的事情，也都能變成平安無事。

究竟這六種震動是什麼呢？六種震動有：震、吼、擊、動、涌、起。動、涌、起，這屬於形，它有形狀可以看得見的。動，是動彈，它就來回這麼的動一動。涌，它是一股一股地這麼往上涌，地就往上漲了；就好像漲潮的海水，這一股涌上來了，只是不向岸上涌。起，它是整個地慢慢地往前起；好像你坐電梯，你一按那個電扭，你在電梯裏頭，自己也覺得往上起。地有的時候也會這樣子，這個地是一個大電梯，這大電梯往前一升，就升起來幾百丈高。

震、吼、擊，這是屬於聲的。震，就是地震了，這一震，它有響動的響聲出來的。有一天，我們三藩市這兒也地震來著。那個窗戶、門，統統都說話了，都講：「危險哪！危險哪！」窗戶、門都噼噼喳喳、噼噼喳喳講話。那個時候，這 Marsha Brown（瑪莎·布朗）大約就害怕了，我看她趕快就那麼合起掌來了；以後有好多人都就隨著合起掌來了。前幾天就有這麼一回事，記得嗎？這就叫「震」。這個震，它有動境，而那吼，簡直地就有聲出，就像獅子吼那麼吼。擊，就是地裂開了，然後兩塊又往一起撞擊，就好像擊鐘這麼擊，這個地對著地來互相撞擊；它裂開了一道，

然後回來又撞。

震、吼、擊、動、湧、起，這六種震動表示什麼呢？為什麼在《楞嚴經》這地方，佛一摩阿難的頂，就大地六變震動了？因為現在佛要說最要緊的法，十方諸佛也都異口同音來讚歎；所以這時候，就有這個情形。阿難請問六結的起始點和終點在什麼地方；佛現在將要說這個道理，所以就摩阿難頭，大地就有這六種震動了。這也就表示六根得到解脫，這六結完全都解開了！

**微塵如來住世界者，各有寶光從其頂出；其光同時於彼世界來祇陀林，灌如來頂。是諸大眾，得未曾有。**

「微塵如來住世界者」：好像微塵數量那麼多的佛，住在每一個佛土、每一位佛的國裏邊，「各有寶光從其頂出」：這樣多的佛，每一位佛各各都在頭頂上放出來一種寶光。這個光，有的是紅色的、有的是白色的、有的是黃色的、有的是青色的；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這種種的光，從頂上放出來。為什麼微塵數諸如來從頂放光呢？這表示這一種法是最高無上的，是一種極頂的、大佛頂的妙法，所以每一位佛都從頂放光。

「其光同時於彼世界來祇陀林，灌如來頂」：這是佛光來祇陀林，並不是佛來到祇陀林。這微塵沙數如來，每一位如來就有一股光從頂放出來；就在同一個時候，每一股光從每一位佛他自己住的那個世界來到祇陀林，都是灌釋迦牟尼佛的頂。

佛的光放出來，就好像現在探照燈往空中那麼探；同時放出光到這兒，同時灌釋迦牟尼佛的頂。所以這也表示佛佛道同，光光相照；你也是說這個頂法，我也是說這個頂法，互相就是通著的。佛的光是互相通著的，佛的心也都互相通著的；就是我們人，也心和心都是通著的。你在無形中心裏不滿意這個人，你就沒有告訴他，對方也知道的一一不是他的心知道，他那個八識田裏邊有一種靈感，他的靈感知道。可是他這靈感知道，他自己在他的分別心上並不知道；這是在八識裏頭，他有一種感覺的力量。為什麼有感覺力量呢？因為人與人之間，都互相是通著的。

現在的科學發達，人人都知道有無線電報；在很遠的地方打一個電報，這地方就知道了，電報就給送到了，很快的。我們每一個人和每一個人的心，都互相有電波的，可是你凡夫肉眼看不見這種的情形；你若是真正得到那圓融無礙的佛眼了，每一個人和他的心念你就知道了。為什麼他心念一動，你就知道？就是他那兒發一個電波，你若是開佛眼或者開慧眼的，自然就知道了，都可以看得見的。



每一個人和每一個人之間都有電波的。你一生個念，不滿意這個人了；這個人這電波也就收到了，他有一個反應，心裏感覺對你也不滿意了。或許你對誰有好感，對方也知道；不過這感應的力量沒有這麼快，它要慢慢地、慢慢地。所以你想要感化一個人，令對方發心，你就要用種種的好心來感化他，令他一點一點的就覺悟了，他也自然就有好感了。人與人之間，心裏頭互相有無線電的電波；現在我講，有的人或者會不相信，但是這是一個真的。你將來真正開佛眼，你對我所講的道理就不會懷疑了！就認為：「喔！那時候我不相信，原來這是真的！」那時候就知道了！

「是諸大眾，得未曾有」：在會的這一些個大眾，從來就沒有過這種的境界。你看！十方微塵如來放的光，你說有多少道光？那簡直沒有數量那麼多，數不過來了；但是它都一點也不雜亂，那麼清清楚楚地來照如來頂。所以大眾中好像證初果、二果、三果的人，當時就開佛眼的，都不懂了，就甚至於四果阿羅漢也不明白了：「喔！十方微塵如來都放光照著我們這位佛？這是什麼道理啊？」都不明白了。為什麼他不明白呢？就因為他從來也沒見過。

於是阿難及諸大眾，俱聞十方微塵如來，異口同音告阿難言：「善哉！阿難！汝欲識知俱生無明，使汝輪轉，生死結根；惟汝六根，更無他物。汝復欲知無上菩提，令汝速證安樂、解脫、寂靜、妙常；亦汝六根，更非他物。」

「於是阿難及諸大眾」：在這個時候，阿難和所有的大菩薩、大阿羅漢、大比丘，哦！這麼多人。這一些個人，這時候都變成一個人了；這一個人，也就是這一些個人。「俱聞十方微塵如來，異口同音告阿難言」：在同時就都聽見十方世界好像微塵點數那麼多的如來，一齊告訴阿難這幾句話。異口同音，就是雖然不是發自同一個口，但是音聲都是一樣的。

這不單是告訴阿難的，也是告訴你、我現在聽經的。這幾句話，你聽《楞嚴經》，在這個地方是最要緊的；這緊要的關頭，也就是生死的關頭！你把經典這個地方明白了，你生死就會快了了；你若不明白經典的道理，那還要加功努力來修學、研究！

這話說得多透徹！多明白！可是我們現在真明白了嗎？若真明白，就得到解脫了；沒有明白嗎？你就要研究，來把這個理弄清楚了它！十方微塵數這麼多的如來，異口同音告阿難就說了，說什麼呢？頭一句先讚歎一下，就好像對小孩子說話：「你是個好孩子！你真好啊！你真聰明！」你讚歎他，把他的注意力就給吸引來了；一吸引來，你告訴他真話了。

「善哉！阿難」：好得很哪！阿難你啊！你真是個最好的人了！你真是一個最好修

道的一個人了！你最聰明了！這佛也給阿難來戴高帽子。為什麼你最聰明呢？「汝欲識知俱生無明」：你想要知道與生俱來的無明這種真正的道理。你一生來就有這種無明了，這叫「俱生無明」，也就是「生相無明」。

「使汝輪轉，生死結根；惟汝六根，更無他物」：結根，就是生死的根源、根本。這種無明使令你輪轉，你這生死的根源也結成結了，沒有能得到解脫；這沒有旁的東西，就是你這六根作怪啊！就是你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叫你死、叫你生的，你知道嗎？旁的東西都不負責任的。

你在六道輪迴裏頭出頭沒，在這兒生了、到那兒又死了，到那兒死了、到這兒又生了；或者今生做一個西方人，來生又做一個中國人，再來生做個日本人，再來生做一個印度人，再來生又跑到南非洲去做一個黑人。你說誰叫他去做的呢？誰叫他去做日本人？誰叫他去做中國人？誰叫他去做西方人？誰叫他去做東方人？誰又叫他去做南方的人？誰又叫他去做北方的人？這不是旁人，就是你這與生俱來的無明；因為有無明就起惑，起惑就造業，造業就受報。

好像今生我羨慕非洲那個地方鑽石很多、黃金海岸那個地方比美國都富足，現在沒有人開發；我若托生到那個地方做人，去開發那個地方，你說我是不是就發財了呢？是不是我就成了世界的富翁了呢？有這一念的妄動，死了，果然就跑到非洲去，要開發那個黃金海岸、要開發那個鑽石的礦。

歡喜到美洲的，也跑到美洲；歡喜到澳洲，就跑到澳洲去；歡喜到歐洲，跑到歐洲；歡喜到亞洲，跑到亞洲。這四大洲，隨你造什麼業，就受什麼報，就跑到那個地方去做人；做完了，也不知道怎麼來的？死的時候，又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？發財的夢做了一輩子，也沒有做醒。你說，這可憐不可憐的？這個發財的夢始終也沒有醒，到死了又放不下他開的那個礦；開礦的願力沒有了，但是壽命沒有了，就又死了。

而令你生生死死，顛顛倒倒，不得解脫的根本，就是你的六根，沒有旁的。為什麼？你眼睛見色，就被色塵轉；耳朵聽見聲，就跟著聲塵跑了；鼻嗅香，跟著香塵跑；舌嚐味，就跟著味塵跑；身愛觸，就跟著觸塵跑；意緣法，就跟著法塵跑了。你說，你統統有多少東西？這麼都跟著六根跑，就分了六個股份去！

就好像一個公司有六個股東，他拿一點錢、他也拿一點錢，結果把這個公司就搞得黃了、關門了；這就是這一生搞來搞去，搞得就死了，這叫「公司歇業」了、停業了，就關門了。然後這幾個還有點本錢的，就商量商量：「我們再開另一個公司去！」於是乎就跑到旁的地方去，另組織一個新旅館。住到旅館裏開另外一個公司，又還



是辦這些個事務；這六個董事坐到 office（辦公室）裏頭，殊不知想往好了做生意，結果也沒有做好，又停業了。這生生死死的問題，也就是由這個地方來的。

前邊不說「不隨」？你不要隨那分別心去跑去！你不要隨你六根、六塵和六識去跑去！你不要循著它們，那麼你回頭是岸。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」，這也就是說：你回頭了，這就是覺岸、就是覺悟的一個路子；你若不回頭，那就越迷越深、越深越迷，欠了人很多債務，總也還不清這帳目。所以我們現在對六根認識了，你就應該不要認賊做子囉！不要再在六根門頭轉來轉去了！要回來！要回來！回到什麼地方？回到 Buddha's Lecture Hall（佛教講堂）來！

在前邊這一段經文，說讓你生了死、死了生，造業、起惑、受報，都是這六根；那你也別討厭這六根。你不能說：「這六個東西這麼壞，我把眼睛挖出來，丟得遠遠的；把耳朵割下來，也把它扔到一邊去；把我鼻子也割下來、舌頭也割下來，甚至於把我粉身碎骨，我都不想要這個身！把我心也給它磨成粉，撒到虛空去，叫它回歸太虛空去！」這又錯了！你修道的人不能生瞋恨心，雖然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對不住你，對你好像做生意把錢帶到自己腰包去了一樣，你還不能辭退它們；為什麼呢？它們現在雖然是不好，只要它們一變，就會幫你的忙了。

怎麼變呢？它們如果不帶腰包的時候，就可以幫你賺錢了；你這六個夥計，也都是可以幫你做工的。現在這一段文就說了，你開悟，得到常、樂、我、淨這種的好處，是因為誰呢？你要多謝哪一個呢？也就是這六根，旁無他物。所以這也就像什麼呢？我平常沒對你們講嗎？水也可以變冰，又可以變水；也可以變對人有害，也可以對人有利的。所以你不能放棄，說我這眼睛、耳朵都不要了！那你不要眼睛，你就是個瞎子；不要耳朵，你是個聾子；不要鼻子，那是個怪物；不要舌頭，你不會說話；不要身體，那你更什麼也沒有了，變成一個頑空；你不要你意識，那也是不可以的。

所以現在十方諸佛，又對阿難說，你想知道怎麼樣解結的方法，是不是啊？「汝復欲知無上菩提，令汝速證安樂、解脫、寂靜、妙常；亦汝六根，更非他物」：這個「菩提」，就是一個菩提心，不能當證果那個菩提果講。你還想要知道發再沒有比它高尚的菩提心，使令你快一點證得無上的菩提果，得到「常、樂、我、淨」這四種無餘涅槃的好處。阿難！這也是用你的六根，沒有旁的東西。就是你的六根，你現在明白了嗎？

令，就使令，就是叫你。速，就是很快很快地；這個快法，大約每一個人都可以明白的，每一個人著急要成佛去，所以這就要快一點證得到這個果位。涅槃有四德：常、樂、我、淨。安樂，就是樂德。解脫，是我德。因為你有我，就不得到解脫；

你得到解脫，就應該沒有我了；得到真我，解脫這個假我。寂靜，就是清淨的淨德。妙常，就是常德。

我們要注意這兩段經文。這幾句話，不是單單釋迦牟尼佛說的，這是十方微塵數如來、無量無邊那麼多的佛說的。可是十方如來說這個道理說完了，阿難還是不明白；他這糊塗上來，就人家講得怎麼明白，他也糊塗。怎麼搞的？生、死也是這六根，得到解脫、得到證果也是這六根；究竟這六根怎麼能做壞事、又能做好事呢？他不明白！

這人都可以做好人、做壞人嘛！你今天發了善心，說是我願意幫助一切的貧人，有錢就拿出來做布施；到明天你沒有錢了，說：「喔！我昨天錢都布施給人了，今天沒有錢用了！我拿起槍打劫去！」又做了壞人了。你說，做壞人是哪一個？也是這個人；做好人是哪一個？也是這個人嘛！所以我平時對你們講，做鬼也是這一個，做佛也是這一個。

所以，你說美國人都不信佛？這個是不信鬼，不是不信佛！美國人很多人信佛，不信鬼；尤其有的地方的佛堂，根本就不提一個「鬼」字。為什麼他不敢提「鬼」字？我告訴你，就因為他就是鬼！若一提出來這個「鬼」字，他就現了原形，本來面目露出來，被人都認識了：「喔！原來你就是鬼啊！」所以他不敢提鬼的。為什麼我常常講鬼？你不信鬼嗎？我專講鬼！因為我不是鬼，所以我就敢講鬼。他是鬼，所以他就不敢講鬼！有這個道理。

你若信佛，就不應該不信鬼；為什麼呢？佛就是鬼成的嘛！你做好了就是佛，做不好就是鬼，沒有旁的；這也就是：你生死也就是這六根，你得證菩提也是這六根，並沒有變嘛！如果沒有鬼的話，那也就沒有佛、也沒有人了，什麼都沒有了，這個世界就毀壞了。所以你若說我單信佛、不信鬼，那是最蠢了！這種人，那簡直的，就佛出世都不能教化了！為什麼呢？佛所說的經典，佛明明白白地說有鬼，怎麼你不信鬼呢？

說：「那其他的宗教也有的是講鬼神！」你不能因為其他宗教講鬼神，你就不信鬼神了。因為什麼他講呢？的確有的，所以他才講。你就不信那個宗教，你不能說：「我就因為他講的有鬼神才不信！」這簡直自己認為是很聰明；其實這種人，那簡直地是死腦瓜骨，腦筋太死板、太笨了！為什麼太笨？他自己認為是聰明，實際上他對佛的道理一點都沒有會得、沒有明白呢！不要說對佛講的道理，就是對人生，他都沒懂呢！所以這樣的人是很可憐的。

阿難雖聞如是法音，心猶未明。稽首白佛：「云何令我生死輪迴，安樂、妙常，同是六根，更非他物？」

阿難雖然聽見十方微塵數的如來和釋迦牟尼佛異口同音說，生死的根源就是六根，菩提涅槃、安樂妙常也是這六根，沒有其他的東西。阿難還沒有明白。

「阿難雖聞如是法音，心猶未明」：阿難雖聽見這樣的微妙不可思議的法音，他的心裏還是沒有明白。「稽首白佛」：於是就作個揖，對佛說了。稽首，就是向佛打問訊，中文叫「作揖」。

「云何令我生死輪迴，安樂、妙常，同是六根，更非他物」：安樂、妙常，也就代表解脫、寂靜在內了。為什麼這個使令我生了死、死了生，在這輪迴裏轉來轉去的，和證得這「常、樂、我、淨」涅槃四德的，完全就是六根，也不是旁的東西？這個道理我不清楚。

佛告阿難：「根塵同源，縛脫無二；識性虛妄，猶如空華。阿難！由塵發知，因根有相；相、見無性，同於交蘆。是故汝今知見立知，即無明本；知見無見，斯即涅槃無漏真淨。云何是中更容他物？」

「佛告阿難」：佛告訴阿難，說是，「根塵同源，縛脫無二」：這六根、六塵和六識，它們都是從一個地方來的。若沒有六根，也沒有六塵；沒有六塵，也沒有六識。所以，有一就有三，三也就是一、一也就是三。你不明白的時候就是結成一個結，你若明白了就是解脫，這在你自己的運用而已。縛，就是結，就纏縛；纏縛，就是那個結好像結成一個疙瘩似的。縛也就是結，結也就是縛，本來是沒有兩樣的。

「識性虛妄，猶如空華」：這六識的性也是虛妄的，沒有一個自體、沒有一個形相，好像那空中華一樣。前邊講過，那個眚目的人看虛空，瞪發勞相，就有空華了。這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也就像那空華一個樣的道理，並沒有真實的東西，所以好也是它、不好也是它。你願意做一個善人，也是這個人；你願意做一個惡人，也是這個人；善、惡不過名稱不同，本來是一個，就是這個人！

「阿難」：佛告訴阿難，說是「由塵發知，因根有相」：因為有這六塵，你就發出一種分別的知見；因為有這六根，你就發生一種六塵的相。「相、見無性，同於交蘆」：見，也就是知。這個相和見，都沒有自性，好像那一種交蘆，一定要有兩個合起來，才能立得住。為什麼沒有自性呢？你因為有六根對著六塵，發生一種前塵的相；這種相並不是實在的，是虛妄的，所以這個見也是虛妄的。

說到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也和這交蘆是一樣的性質。這種交蘆是一個根長了兩個梗、兩個挺子，它中間是空的；雖然看著它是一種植物，就好像有形相似的，實際上它中間是空的，這表示是虛妄的。它必須要兩個在地下生著，才能立得住，所以叫「交蘆」；若是單單剩一個，它就會倒了，沒有了。六根、六塵和六識，也必須要合起來，才能發生六識；若不合，就單單一個，它立不住的。

「是故汝今知見立知，即無明本」：所以本來這個知見就是錯了，你現在在這個知見上，再立出來一個知見，這就是無明的根本。「知見無見，斯即涅槃無漏真淨」：你知道你的見性本來是沒有的，你在這個知見上，不再存有知見的這種心，就合乎道、合乎法了，這就是涅槃，也就是無漏的真淨。

「云何是中更容他物」：你怎麼在這個沒有知見上，再可以存留一個其他的東西呢？這地方是清淨本然周遍法界的，你為什麼在這上邊還想要加上一點東西，在這知見上再加上一個知見呢？這也就好像前邊「本覺必明，妄為明覺」的道理是一樣的。

**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**

「爾時」：當爾之時，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」：釋迦牟尼世尊知道阿難對於這個答覆還沒有明白，所以就用偈頌重複說一次這個義理。偈頌是有一定的句子的，或者五個字、或者七個字，或者六個字。

**真性有為空，緣生故如幻。無為無起滅，不實如空華。  
言妄顯諸真，妄真同二妄。猶非真非真，云何見所見。  
中間無實性，是故若交蘆。結解同所因，聖凡無二路。  
汝觀交中性，空有二俱非。迷晦即無明，發明便解脫。**

「真性有為空，緣生故如幻」：真性沒有一切的虛妄，所以才真是真性；可是這個虛妄是依靠著真性生出來的。這有為法，是由真空裏頭生出來的，所以才叫「有為」；可是這個有為法，也是空的。因為這個有為法須有一種緣，它才能生出來的；由這個緣生出來，還由這個緣滅；當體即空，本來就是空的，所以說是虛幻的。

「無為無起滅，不實如空華」：說有為法是空的，無為法是不是空的呢？無為法也是空的。無為它也沒有一個生起、也沒有一個滅；既然沒有生起、沒有滅，豈不也是空的呢？它的體性沒有實在的，就好像虛空的華一樣，就是空的。

「言妄顯諸真，妄、真同二妄」：真、妄是對立的，是對待法；既然是對待法，這不是究竟的法。永嘉大師〈證道歌〉上說：「真不立，妄本空；有無俱遣不空空。」

真也沒有了，妄本來就是空的，但是真也不是有的。什麼叫「真」呢？沒有一個真的存在。也沒有有，也沒有無，不空也要空。也就是說的這個道理。

所以說「妄」，就是為顯著這一切的「真」的；可是你一說出來這個真的和妄的，這兩個都變成妄的了，都不是真的了。若真的，根本怎麼會有個妄呢？什麼都沒有的；那是一個真空法界、一真法界、真如的法界，是什麼也沒有，一法不立。這個妄和真，一有了妄，你說真，本來那個真的也就變成妄了；真也不是真，所以就這兩個都是妄了。它因為什麼都是妄呢？這有了對待法了；佛法到極點，是絕對的，沒有對待的。這個真和妄，還是有對立的；所以一有對著，這兩個都變成妄了。

「猶非真、非真，云何見、所見」：也就好像是真，但不是那本來「真」的本體了。一說出來有一個名稱，那已經就落了第二，不是第一。所以說猶非真非真，好像真呢，但是不是真了。你怎麼還可以說你有一個「能見」的見分，和「所見」的相分——六塵的塵相——呢？所以這都不可以說的，都沒有了。

「中間無實性，是故若交蘆」：真和妄，和六根、六塵、六識這中間，都沒有一個實在的性質；因為這個，所以說它就好像交蘆一個樣的。

「結、解同所因，聖、凡無二路」：這個解和結都是一樣的，你不明白的時候，就好像結成了一個扣子，不能自由；你若明白了，就得到解脫了。本來聖人和凡夫也沒有兩條路的，就是一個迷、一個悟；迷、悟的根本，都是一個的。這是說，法究竟到極處，「掃一切法，離一切相」，一切法都沒有了，把相就都離開了。

怎麼叫「聖人」呢？就是他明白道理了，把天地間的萬事萬物一切他都明照了、明瞭了；所以他背塵合覺，和塵相違背，就合這個覺悟，有這種聖智，有大智慧了。怎麼叫「凡夫」呢？就因為在不明白的時候，背覺合塵；背覺合塵就是凡夫。你若是和覺悟不相合，那就合塵了，與這個塵相有為法合而為一，就不是無為法了。

「汝觀交中性，空、有二俱非」：阿難！你仔細看一看這交蘆中間的性；交蘆中間有什麼性呢？什麼也沒有，也沒有一個空，也沒有有。你說它是空，它又有個東西存在；你若說它是有，它又不是實實在在能立得住的。交蘆，就表示有為法、無為法都不存在了！所以你應該要明白。

「迷晦即無明，發明便解脫」：都是在你六根上，你迷了，不明白的時候，沒有覺悟，合在這個真空裏頭，你晦昧為空了；就是變成在這空裏邊，就生出一種的迷性來，生出一種晦暗來。所以這個無明也就是在這個地方生出來的；無明依著你常住



真心、性淨明體上，就因為有個迷、有個晦，所以就生出無明來了。你若是沒有無明了，就發揮出來你本有的覺性了；你發現你本有的覺性，這就是解脫了。

以前有一個參禪的和尚，他聽說有一個很有道德的高僧是開悟的，他就向這個高僧去請開示。在佛教請開示，一定要鄭重其事的，不是就這麼隨隨便便的：「我問你一個問題，怎麼樣講啊？」不是這樣子。這為的求了生死，所以要把這件事情看得很重的。於是乎就要穿起袍，搭上衣，拿起具；去到那兒，先要大展具，把具打開鋪到地下；跪下要叩三個頭，叩三個頭之後，再長跪合掌。那麼合起掌來跪到那個地方，然後有什麼不明白的問題，才可以請問的。

這個老修行就請問這個上座師；上座，就是老資格了，受戒的年也多，一切的資格也很老了。請問什麼呢？就問：「請問上座，我得怎麼樣，才能得到解脫呢？」這個老資格的老和尚就問他說：「現在誰綁著你呢？」就這麼說一句話，這個請開示的因此就開悟了。

他是不是因為老和尚說這一句就開悟的呢？也可以說是由這一句話開悟，也可以說不是。怎麼說「也可以說是，又可以說不是」呢？凡是理論，你可以把它講成兩面；這個兩面並不是說是：「喔！這個太滑稽了，沒有一定的宗旨。」不是的！因為這是講個理，你只要把理路講通了，就可以了。

怎麼說「也是這個老和尚說這一句話他開悟」呢？因為這個上座看他的因緣。他來求解脫，那麼老和尚說「誰綁著你呢」；老和尚知道說這一句話，他即刻就會明白了，所以就這樣答覆他。有的時候，就是雖然想要他開悟，他也不開悟；這可以說是這個上座老和尚說這一句話，令這一個參禪的學者開悟了，這是因他說話的關係。

怎麼又說「不是這個老和尚說這一句話他就開悟了」呢？因為這個老修行平時也用功的，他用功用得時間久了，理路想不通；雖然想不通，但是每一天他用功，就一天比一天地智慧會增加。他沒有正式開悟，但是也接近開悟的時候了；因為這上座和尚講這麼一句話，他遇有這種因緣，他豁然就開悟了！所以，這也可以說他自己開的悟；不過碰見這個因緣，因緣和合，這麼一點，他就開悟了。

所以在中國有這麼一句話，說是：「悶坐十年山，不如名師點一竿」，說住十年山，不如遇著明眼善知識指你一條明路。明眼善知識，就是開了佛眼的善知識；這種善知識他會看因緣的，你因緣到什麼時候，他就跟你說什麼法；點一竿，就表示指你一條道路。所以在佛教裏頭，親近善知識最要緊的。在和尚裏邊，真正明眼的善知

識很少的；就說是「善知識」，但是不一定是明眼的。什麼叫「明眼」？方才我沒講？就是開佛眼的。你不要以為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！開佛眼並不是證果，但是這宿世都有善根的。為什麼能開佛眼？一定要專修〈大悲法〉；這四十二手大悲的手眼，你若誠心去修，都可以開佛眼的！這就是開佛眼的一個門徑。

好像我們這個某某，他就是在生生世世對〈大悲手眼〉這〈四十二手〉，是特別地專心去修去，所以他才可以開佛眼的；如果他出家，那麼度的人會很多的。可惜啊！這看將來的因緣怎麼樣。我們每一個人，若想開佛眼，就專心致志，要修這〈大悲法〉；要特別用功，一天也不要間斷，最要緊的，不要抽香菸。抽菸，就不能不能修這種法；你一修這種法，那個護法善神就會責怪你的，所以不要太馬虎了！我們每一個人，我希望對這〈大悲四十二手〉特別注意，一天也不要間斷！一天不要間斷，都要修幾年的功夫，才能有成就；如果你在前生修過的，那就比較會快了，很快也會開智慧眼。

### **解結因次第。六解一亦亡。根選擇圓通。入流成正覺。**

「解結因次第，六解一亦亡」：解開結，需要按照次第來解；這六種的塵、六種的結都解開了，「一」也沒有了。這在後邊還會有詳細地解釋。

這六結的次第怎麼樣解法呢？又怎麼樣它原來結到一起的呢？最初就是如來藏裏邊本來是不生滅的，可是因為迷晦，晦昧為空，在這時候，就生出來一種無明。如來藏性是不生滅的，因為依真起妄，生出來生滅的心了，就生出來這個識。

不生滅的如來藏和生滅的無明，變成第六意識、第七識、第八識；這第八識，它的原來就是那個如來藏性，也就是那個常住真心、性淨明體。因為它依真起妄了，在第八識這個如來藏上邊，就變成阿賴耶識了；阿賴耶識，就是這第八識，又叫「含藏識」。

有這個第八含藏識了，又生出來五陰。五陰，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這一開始，是從第八識上開始；識陰過去再往上增加，就是行陰了，行陰就是第七識「末那識」，又叫「傳送識」，它是傳達報告的，它給第六識這個意識，傳達消息到第八識裏邊去，這就是行陰。

行陰上邊就是想陰，想陰就是第六個意識。前五識就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」，屬於受陰。色陰前邊受、想、行、識那四陰，每一陰算一個結；色陰算兩個結，因為它比較粗了，就算兩個結。所以「六結」就由第八識開始，第八識、第七識、第六

識，然後到第五識這個受陰。

因為有這「五陰」，所以就生出「五濁」。這五濁和六根混合到一起，所以就生出來種種的障礙了。現在要想解，先要不跟著色陰跑，把色陰這兩個結解開了；然後受陰、想陰、行陰、識陰。這樣六結都解開了，這叫「解結因次第」；因次第，因為色陰是屬於一種粗的結，其餘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就都很微細的。

為什麼先從裏邊往外邊來，從第八識上開始呢？因為我們一受生，就先有識，所以先有第八識。從這第八識、第七識、第六識、第五識；這個受陰，它有五識，前五個識都屬於受陰、色陰。因為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這五陰和八識結成生死的結，一開始是從第八識開始；要解，就要從色陰上先解。好像什麼呢？就好像脫衣服似的。在外邊脫去一件，裏邊又露出一件，再脫一件；一氣脫到裏邊，把衣服都脫光了，這個人把結也就解開了。講是這樣講，實際上，你解了一結，那五結也就都會沒有的。

「根選擇圓通，入流成正覺」：在修行入手的法門，由什麼地方修呢？也在六根門頭來修。所以你現在修行，要選擇一個圓滿的根而用功修行；入聖人的流了，然後可以成正覺——正覺就是佛，就是成佛了。入流，是入聖人的法性流，逆凡夫六塵流。

在六根門頭來修，就是眼不隨色轉，耳不隨聲轉，鼻不隨香轉，舌不隨味轉，身不隨觸轉，意不隨法轉，把六根門頭的境界都變回來；要迴光返照，不向外去照去，收攝身心、反求諸己。這六根，修行要選擇一個圓通的根；前邊不講六根各有一千二百功德嗎？你看看哪一個根是圓滿的？好像眼根就不圓滿。耳根就是圓滿的、舌根也是圓滿的、意根也是圓滿的，那三根就都不圓滿。所以這個地方，釋迦牟尼佛也就暗中表示：就是耳根圓通；不過他沒有明講，就是叫阿難自己去選擇，自己去認識。

**陀那微細識，習氣成暴流。真非真恐迷，我常不開演。  
自心取自心，非幻成幻法。不取無非幻，非幻尚不生。  
幻法云何立，是名妙蓮華。金剛王寶覺，如幻三摩提。  
彈指超無學，此阿毗達磨。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。**

「陀那微細識，習氣成暴流」：陀那，又叫「淨識」，又叫「白淨識」，就是一個淨的種子。陀那這個淨識，是一種非常微細微細的識，比八識又細一層，我們的生死都是由這地方來的。在這微細識，依真起妄，就生了一念的無明——習氣就是無

明；這個無明一生出來，就好像暴流似的。水流得太急了，什麼也擋不住，這叫「暴流」。我們這個生死又叫「暴流」，我們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又做人，又做畜生，又生天，又墮地獄；轉來轉去，沒有停止的時候，就好像暴流的水一樣的。

「真、非真恐迷，我常不開演」：為什麼我不說這個真正的、微妙的法呢？我為什麼不趕快把它說出來呢？我就恐怕人迷真作妄，將妄又認作真了。好像那個「覺」上，他一定要加個「明」，弄得就迷上加迷，做一個迷中的悖人，所以我時時都不講「真」這種的妙法。我給你們小乘人只講小乘的道理，真正大乘的妙法，我從來就不講的；為什麼不講？就因為你們這一班的小乘人，還都不夠程度，沒有迴小向大呢！你想想，釋迦牟尼佛對著那些個大阿羅漢、大菩薩、大比丘，這種法都很少講的；我們現在，你說多便宜，在這兒，就這麼隨隨便便，就聞見釋迦牟尼佛所說這樣的妙法！

「自心取自心，非幻成幻法」：「三界為識，萬法唯心」，眾生不明白見分和相分本來都是虛妄的，都是唯心所現，他就著住到這見、相二分。見分是八識裏頭的，就是自己能見的這個見；相分是外邊的塵所生出來的一種相。一般的人不曉得迴光返照，而向外馳求，著住在這些塵的境界上，這叫「迷真逐妄」，把真的迷了，跟著妄的跑。你若是知道萬法唯心，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就明白這見、相二分都是由自心生出來的；你若明白自己這常住真心、性淨明體，就不會向外跑，就回來了。可是因為眾生迷真逐妄，本來不是虛幻的，而生了一種迷惑，也變成虛幻法了。

「不取無非幻，非幻尚不生，幻法云何立？」：你若能以不取虛妄的相，就沒有非幻了——這不是虛假的，根本就不生了。不是虛幻不實在的尚且沒有地方生了，怎麼會又有這虛妄的幻法呢？根本就沒有了！

這個「不取」，很要緊的。我們一般人為什麼被這六根、六塵所迷呢？就因為取見、相二分，執著到這上頭，認為我所見的這見分和外邊那相分都是實有的；他不知道這是虛妄的，應該不取。

「是名妙蓮華，金剛王寶覺，如幻三摩提」：這有個名字，叫「妙蓮華」，又叫「金剛王寶覺」，這又有一個名字，叫如幻的等持。

妙，就是微妙。蓮華是出污泥而不染，雖然在淤泥裏生出來，可是它清淨沒有污染；它又華果同時，所以是妙蓮華。金剛是一種最堅、最硬的，這就表示我們人真正的智慧，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破的。王，以自在為義，它很自在的。

我們的真心，就是個寶覺。你若能以不取見、相二分，返本還原，回到如來藏性上，轉識成智——這個識一轉過來，就變成智慧。所以現在轉過來了，變成妙蓮華，也變成金剛王寶覺，也是如幻的定力。三摩提，也是梵語，翻到中文，就叫「等持」。等，就是平等；持，就是執持。言其他平等執持這個定力和慧力；有智慧才能解這六結，有定力才能不生這六結。

「彈指超無學」：在這一彈指的時間，就超過有學位，而到無學的果位上，證四果阿羅漢了。怎麼叫「彈指」呢？你看見了沒有？（上人彈指）這叫「彈指」；一彈指頃，是一彈指的時間，言其很快的。什麼叫「無學位」呢？就是四果阿羅漢；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這都叫「有學位」。

「此阿毗達磨，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」：阿毗達磨，就是法。這一種法，十方的佛都是從這路上成佛的，都是從這條路去的，這是到涅槃的那一個門徑。

什麼叫「薄伽梵」呢？在〈楞嚴咒〉上也有：「婆伽梵。薩怛多般怛囉。南無粹都帝。阿悉多那囉剌迦。波囉婆悉普吒。毘迦薩怛多鉢帝喇。」那個「婆伽梵」也就是這個「薄伽梵」，這是在咒裏頭佛的一個名字。佛的名字為什麼不叫「佛」，而叫「薄伽梵」？這是佛和鬼、神用的。你一說「佛」，或者這個鬼還不知道；你若說「薄伽梵」，他知道了，這是佛。為什麼不翻過來它呢？就因為這薄伽梵有六種的意思，沒有法子翻；若翻過中文，只有一種意思。六種的意思都是什麼呢？

第一，自在。觀自在菩薩是個自在菩薩，這是個自在佛。第二個意思，熾盛。熾，是火光很旺；盛，就是茂盛；言其佛的光很旺盛的。佛的個性是自在的，那佛光周遍法界，所以佛的光是熾盛的。第三個意思，端嚴。佛幾時都是很端嚴的，不懈怠，不懶惰。我們每一個人聽經，都要端端嚴嚴地，不要那麼懶懶惰惰、懈怠怠怠地。懈怠，就是很懶的，怠惰自甘，那就不勤力。

還有，我們若聽經，一定要坐得正當一點；不要這麼樣坐著，不要這麼樣子，也不要這樣子，也不要這樣子（上人做各種姿勢）。這聽經，必須要畢恭畢敬，就像對著佛似的，佛來親口對我們說法呢！佛到這個地方，來給我們做見證；我們信佛，就應該恭敬佛，不應該對著佛還這麼很懶惰的。聽經不可以睡覺的，不可以躺那個地方；你就看經，也不可以躺著看的。

我以前不講過？你躺那兒看經，來生會變蛇的。為什麼呢？那個蛇盡躺著走路，總在那地方躺著，牠站不起來的。你看佛經，一定要恭恭敬敬地坐到那個地方；或者書放到桌子上，恭恭敬敬地看。你有一分恭敬的心，就增加你一分的智慧；你有十



分的恭敬心，就增加你十分的智慧；你若有百千萬分的恭敬心，那增加你百千萬分的智慧，增加你的善根。對佛經一定要恭恭敬敬地，《金剛經》上不說：「若是經典所在之處，即為有佛。」那經典在什麼地方，什麼地方就有佛的。你若是生出一種恭敬心，他就有感應；你沒有恭敬心，他就沒有感應。

好像我有一個皈依弟子，他也沒有見過我，他對著我那本書的相片，就天天念「南無度輪法師」；念到七十多天，他就看見那個相片公然就有個人走出來，就給他摩頂，他從此以後病就好了。這是什麼呢？這也叫「感應道交」，他有一種真誠的心，感應得那一張死相片都變成一個活人了！這就是由他有恭敬心的關係。所以我們人看經——你不是說你不開智慧？「啊！我看了好多經，沒開智慧！我學好多佛法，也還這麼蠢呢！記憶力也不好，念〈楞嚴咒〉，念一遍也記不住，念兩遍忘得更快了！我沒念的時候，還記得幾句；念了一遍完了，都忘了！」什麼道理呢？就因為你沒有恭敬心。

你躺那地方，就看經、念咒，將來一定都會變蛇的。為什麼？說：「喔！這佛法怎麼還害人的呢？佛法是叫人生善根，增長福慧的，怎麼還令人去墮蛇身呢？」因為你對佛法不恭敬。你第一的，要生一種信心；第二，要有一種恭敬心。我們現在聽經，以前我不管，以後的時候，每一個人都要端然正坐，要坐好一點；也不要講話，也不要東張西望地。要畢恭畢敬地這麼聽經，就像釋迦牟尼佛在這兒給我講經，阿難也在旁邊，同我坐到一起；不但阿難，諸大菩薩、阿羅漢都在這兒，我就像在靈山的法會一樣的。你有這種心，那你就不愁不開悟了！

說：「那阿難聽那麼多，還沒開悟呢！我現在聽，就會開悟了？」哈！你怎麼知道阿難沒開悟？阿難或者他故意這麼裝出來沒開悟，好讓佛說這部經典給我們現在人聽；所以阿難恐怕早已就成佛了，不要說開悟。不過他示現做當機眾，好像他不明白似的；實際上這阿難，像佛所說的法，他都記得清清楚楚地，佛說的道理，他怎麼會不明白呢？他一定明白！但是他就為你、我現在眾愚癡眾生來請法，來做個模範，做個榜樣。你不要以為：「啊！我比阿難或者會聰明！」不是的。

第四個意思，名稱；就是這個名人人稱讚，人人都恭敬。第五個意思，是吉祥，very lucky。第六，是尊貴，非常尊貴。因為有這六種意思，所以就沒翻過來，這叫在「五不翻」之中的「多含不翻」。

於是阿難及諸大眾，聞佛如來無上慈誨，祇夜、伽陀，雜糅精瑩，妙理清徹；心目開明，歎未曾有。

「於是阿難及諸大眾，聞佛如來無上慈誨」：在釋迦牟尼佛講「十方佛一路涅槃門」這個重頌之後，阿難和一切的大眾，聽見釋迦牟尼佛這再沒有比這個再高尚的慈悲教誨。

「祇夜、伽陀，雜糅精瑩，妙理清徹」：祇夜，是梵語，此云「重頌」。前邊那個文，一趟一趟、一行一行的，這叫「長行」；現在這叫「重頌」，它是有一定的字句，或者五個字、或者六個字、或者七個字、或者四個字。好像《金剛經》說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這也是頌。這經上前邊這一段文，都是重頌；重頌，就是長行意思還沒有說完全，再用偈頌重說一遍。伽陀，就是孤起頌；它就和前邊的文也不相合，和後邊的文也不太相合，它孤然間就起來了。佛用重頌、孤起頌參雜著再說一遍，這個法說得是又精妙，又瑩潔，這種微妙的理說得非常徹底。

「心目開明，歎未曾有」：阿難和大眾，心裏都比以前明白得多了。心和目，都開明了；就是心也比以前明白得多了，眼睛看得也比以前明朗得多了。言他這個心和目，比以前增加他的智慧了。這個「目」，也就是智慧眼，開了智慧眼了。大家都非常的感歎：「啊！這個法這麼妙啊！從來都沒有的。」

**阿難合掌，頂禮白佛：「我今聞佛無遮大悲性淨妙常真實法句，心猶未達六解一亡舒結倫次；惟垂大慈，再愍斯會，及與將來，施以法音，洗滌沉垢。」**

「阿難合掌，頂禮白佛」：阿難歎未曾有之後，又合起掌來，向佛叩頭頂禮，對佛就說了。「我今聞佛無遮大悲性淨妙常真實法句，心猶未達六解一亡舒結倫次」：現在我阿難聽見世尊、佛這種沒有一點遮蓋、障礙的這種大悲，所說的性淨妙常這種法的真實法句。我心裏還沒有明白佛所說的道理。什麼道理呢？這六種結都得到解脫，就「一」也沒有了；可是解開、舒解的次第，我還沒有明白。法句，就是說法的言句，所說出的這些個道理。無遮，就是和盤托出，什麼妙法都講出來了，也沒有什麼祕密的法保留的。達，是通達、明白。

「惟垂大慈，再愍斯會及與將來，施以法音，洗滌沉垢」：洗，就是用水來搓洗。滌，就是就這麼在水裏涮；好像你洗菜，洗一遍恐怕洗不乾淨，再用水沖一沖它。垢，就是不潔淨的。「沉」這個「沉」用「浮沉」的「沉」也可以，就言其這種污染不潔淨的東西令我們墮落。這個東西是什麼呢？就是我們的貪、瞋、癡這三種；貪心、瞋心、癡心，這是令我們墮落的沉垢。這個「沉」又可以用「塵」，因為它的音是相同，也一樣的解法，但是比較這個「沉」意思更顯明了；就是洗去我們這

一些個塵物的染污。

我惟獨希望世尊還垂您的大慈悲心，你再憐憫現在在會的這一切人，和未來的一切大眾，布施給這一切眾生一個佛法的音，把這些個沉淪不清淨的東西洗去。

**即時如來於師子座整涅槃僧，斂僧伽梨，攬七寶幾；引手於幾，取劫波羅天所奉華巾。**

「即時如來於師子座，整涅槃僧，斂僧伽梨，攬七寶幾」：獅子一吼，百獸皆懼；佛一說法，一切的天魔外道就都生一種恐懼心，所以佛的法座叫「獅子座」。涅槃僧，就是裏邊的衣服；這個（上人指身上搭的衣）衣，就叫「僧伽梨」，這叫「大衣」，又叫「主衣」。斂，收斂一下。就在這個時候，釋迦牟尼佛就在如來所坐那個法座上，把裏邊的衣服整頓整頓，把大衣也收拾好了，就憑著七寶幾。

幾，是桌子；佛坐的前面那張桌子，是用七種的寶物鑲成的。七寶是什麼呢？金子、銀子、琉璃、玻璃、磈磈、赤珠、瑪瑙。在古來，那七寶很少的，金子也是一個寶、銀子也是一個寶；玻璃也是一個寶，現在拿這不當回事了，在古來，玻璃很不容易得的，也是七寶之一。琉璃，據說是一種厚的玻璃。磈磈，那種石頭的紋就好像車轍的溝似的，這麼一趟一趟的。赤珠，就是紅色的珠子。瑪瑙，也是一種寶，就像馬的腦子似的，那裏邊紅一塊、白一塊的。

「引手於幾，取劫波羅天所奉華巾」：劫波羅天，就是「夜摩天」，又叫「時分天」。在印度有這一種材質，叫「疊華」；疊華所織的巾，就好像手巾似的，很長的，但是是很值錢很值錢的。尤其這個巾，是劫波羅天的天王獻給釋迦牟尼佛的，所以這一條巾也是非常值錢的。釋迦牟尼佛就把手放到桌子上，把時分天的天王所奉獻的華巾拿過來手裏頭。想要做什麼呢？下邊就告訴你了。

於大眾前縮成一結，示阿難言：「此名何等？」阿難大眾俱白佛言：「此名為結。」於是如來縮疊華巾，又成一結。重問阿難：「此名何等？」阿難大眾又白佛言：「此亦名結。」如是倫次縮疊華巾，總成六結；一一結成，皆取手中所成之結持問阿難：「此名何等？」阿難大眾亦復如是次第訓佛：「此名為結。」佛告阿難：「我初縮巾，汝名為結。此疊華巾先實一條，第二、第三云何汝曹復名為結？」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寶疊華緝織成巾，雖本一體。如我思惟：如來一縮，得一結名；若百縮成，終名百結。何況此巾祇有六結，終不至七，亦不停五；云何如來只許初時，第二、第三不名為結？」

佛好像哄小孩子玩似地，現在用這疊華巾就拴成結扣，左結一個，右結一個。「於大眾前縮成一結」：佛在阿難和大眾的前面，就把這疊華巾結成一個疙瘩，結成一個結子。「示阿難言：此名何等」：給阿難看這個結子，說：「阿難！這個叫什麼名字？」「阿難大眾俱白佛言：此名為結」：阿難和這所有大眾就異口同音地對佛說了：「這是個結成的結子。」

「於是如來縮疊華巾，又成一結，重問阿難：此名何等」：在這個時候，如來用這疊華巾又結成一個結子，又問阿難：「這個又叫什麼？」頭一個，他問這個叫什麼，現在這個又叫什麼。「阿難、大眾又白佛言：此亦名結」：阿難和大眾又對佛說了：「這個也是叫一個結扣的結子。」

「如是倫次縮疊華巾，總成六結」：倫，就是倫類；像這樣的，次第輪著來結這個疊華巾；結一個問一個，總起來，在這一個疊華巾上，共結成六個結。「一一結成，皆取手中所成之結持問阿難：此名何等」：每結成一個結的時候，都拿手裏頭結成的結問阿難說：「這個叫什麼？」

「阿難、大眾亦復如是次第酬佛：此名為結」：阿難和大眾也就像這樣，佛一問，他們就一答，說這個也叫一個結子。酬，是酬答。就是佛問什麼，他們就答覆佛的問題。每結一個結，每一次都問阿難；阿難和大眾都答覆說這是結子。這個疊華巾，就表示如來藏性；結成六結，這表示六根。

「佛告阿難」：在這個時候，佛就對阿難講。「我初縮巾，汝名為結」：我最初結這個疊華巾的時候，你說這個叫「結」。「此疊華巾先實一條，第二、第三云何汝曹復名為結」：這個疊華巾先它實在只有這一條，那第二、第三你們怎麼可以還叫它「結」呢？這是佛故意這麼問阿難。

「阿難白佛言」：阿難對佛就說了，「世尊」！「此寶疊華緝織成巾，雖本一體」：這寶疊華被織成一條手巾，雖然它就是一個。「如我思惟：如來一縮，得一結名；若百縮成，終名百結」：像我這樣想，如來您這麼一縮結它，就得一個「結」的名字；如果您結一百個結，這可以給它叫一百個「結」。

「何況此巾祇有六結，終不至七，亦不停五」：何況這一條巾您只結成六結，也沒有結成到第七結，也不是在第五結上就停止了。「云何如來只許初時，第二、第三不名為結」：為什麼佛您只許可第一個結是個結子，第二、第三就不叫它叫「結」了呢？這是什麼道理呢？阿難現在問佛。

佛告阿難：「此寶華巾，汝知此巾元只一條；我六綰時，名有六結。汝審觀察：巾體是同，因結有異。於意云何？初綰結成，名為第一；如是乃至第六結生。吾今欲將第六結名成第一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六結若存，斯第六名終非第一；縱我歷生盡其明辯，如何令是六結亂名？」佛言：「如是！六結不同。循顧本因，一巾所造；令其雜亂，終不得成。則汝六根亦復如是，畢竟同中，生畢竟異。」

佛聽阿難這樣講，本來這六個都叫「結」，並不是第一個叫「結」，第二個、第三個就不叫「結」了。佛故意這麼問他，我就有這一條寶疊華巾，我結成一個結，你說是個「結」；那第二、第三個，你怎麼也叫它叫「結」呢？這是佛 tease（戲弄）阿難。阿難也就知道這叫「結」，所以就問佛，您這條巾結成一個結，叫「結」，那麼第二、第三怎麼可以不叫「結」呢？這互相一唱一和，好有道理發明了。

「佛告阿難」：佛告訴阿難說，「此寶華巾，汝知此巾元只一條」：這個寶華巾，你知道這個巾本來就有一條，沒有兩條。「我六綰時，名有六結」：我結成六個結子的時候，它就有六個結的名字。「汝審觀察：巾體是同，因結有異」：你現在詳細觀察觀察：這個巾的本體是一個的，沒有這麼多的名稱；因為我結上結子，所以它就不同了。這就是如來藏性本來是一個，有六根生出結來；雖然生出結，但是它本體還是一個的。結雖然是六個，它本體是一個的；你如果把這六個結都解去了，連一個也沒有了！所以這「六解一亦亡」，前邊不講過？

「於意云何」：在阿難你的意思裏怎麼樣啊？你怎麼樣想法呢？「初綰結成，名為第一；如是乃至第六結生。吾今欲將第六結名成第一不」：第一個結子結成的時候，這就叫第一結；像這樣子，結成到第六個結子上。我現在想把這第六的結子給它改名，換過來做第一的名字，可以嗎？就問阿難。

「不也，世尊」：阿難說，不可以換的。世尊！第一就是第一，不能第一再改個名字叫第六、第六又改名字叫第一。為什麼不可以呢？「六結若存，斯第六名終非第一」：這六結假設存在的話，這個第六名始終怎麼樣子也不會變第一的；第六就是第六，不會改名字叫第一的。

「縱我歷生盡其明辯，如何令是六結亂名」：縱然我阿難經歷生生世世，從無始劫以來到現在這很多很多的生命，我現在盡我的聰明和我的辯才，我怎麼能使令這個六結的名字，第一變成第六？我怎麼可以給它換個名字，令它名字亂了，不依照次第呢？

我學的是多聞，我學的是這一科。好像讀大學似的，我是讀 science（科學），我



就懂得 science；我讀文科，我就懂文科；讀什麼，我就懂什麼。我現在所修習、所學的是多聞；多聞就可以善辯，能聞善辯，知道得多，他講話可就有辯才的。盡其明辯，我盡上我所有的能力來巧辯、來狡辯。

巧，就很巧妙的；本來沒有道理，這個能辯的人，就把那又講出道理來了，這就巧辯。而狡辯就不合乎道理了，強詞奪理；這個巧辯雖然也是沒有理，但是他很巧妙地，辯出理由來了，你還駁不倒他這個理由。

「佛言：如是！六結不同」：佛說，你說的是對的！不能改變它的名字。這第六個名字，不能改成第一；這第一，也不能再改成第六。不錯了！你講得很對很對的。因為什麼不可以改呢？因為這六結不同。「循顧本因，一巾所造；令其雜亂，終不得成」：可是你再回頭看看這個華巾它本來的因，這六個結都是一條巾所造成的；可是你令它名目雜亂了，你說不可以的。不錯！這是這樣子！

「則汝六根亦復如是，畢竟同中，生畢竟異」：則你這六根也就是這樣子，本來是同來著，但是各有各的工作——眼睛有眼睛的功用、耳朵有耳朵的功用、鼻子有鼻子的功用、舌頭有舌頭的功用、身體有身體的用途、意念有它的工作；所以在這個地方，它就分開了。

雖然分開，應該合作的；若合作就好了，都能迴光返照，眼睛也能迴光返照，耳朵也能反聞聞自性，鼻子也能不隨香塵，舌不隨味塵，身不隨觸塵，意不緣法塵；各能以互相合作、返本還原，這還是一個的。就因為不合作，眼睛看見色就跟著色塵轉，耳朵聽著聲塵就跟著聲塵轉，鼻子嗅香塵就跟著香塵轉，舌嚐味又跟著味塵轉，身愛這個觸就跟著觸塵轉，意緣法就隨著法塵轉，就不能不隨；主要就要「不隨」，可是人都隨著六塵跑了，沒能不隨，所以就等於有六個結一樣的。

佛告阿難：「汝必嫌此六結不成，願樂一成，復云何得？」阿難言：「此結若存，是非鋒起，於中自生；此結非彼，彼結非此。如來今日若總解除，結若不生，則無彼此；尚不名一，六云何成？」佛言：「六解一亡，亦復如是。」

「佛告阿難」：釋迦牟尼佛告訴阿難，「汝必嫌此六結不成，願樂一成，復云何得」：你一定不歡喜六個結子，你要把這個六結子都解開、不成立，你想成一個一。你得怎麼樣才能得到這個「一」、怎麼樣才能回復這個「一」的本體呢？

「阿難言」：阿難聽佛這樣問，阿難就說了，「此結若存，是非鋒起，於中自生」：不錯了！我是願意這六個結子都沒有，成為一個。為什麼呢？這六個結子若存在的

話，在這結子和結子中間，就自然生出來一種是、非的爭辯。就起了鬥爭了，就互相會作戰了；你拿著一把刀，我拿著一個鎗；你砍我一刀，我扎你一槍，這叫「鋒起」。為什麼會互相鋒起、是非不分呢？因為有個彼此了。為什麼呢？「此結非彼，彼結非此」：說這個第一就不是第六，那個第六也不是第一；彼此就有了一種紛爭了！

「如來今日若總解除，結若不生，則無彼、此」：世尊今天若把這些個結子都解除了，結子若沒有了，也沒有第一，也沒有第六，也沒有第三、第四，彼此都沒有了。「尚不名一，六云何成」：把六個結子都沒有了，就一個結子也沒有了；「一」沒有了，這個「六」怎麼會存在的？也不會存在的。

「佛言：六解一亡，亦復如是」：佛告訴阿難，不錯了！你說這個道理對了！這「六解一亡」的道理，和這個道理是一樣一樣的，沒有分別。你現在明白了嗎？你說前邊那六個名稱不能混亂，若把它統統都解除了，一個也沒有；這個道理，你說得很對！「六解一亡」的道理，也就和你方才所說的理論是一樣的，沒有分別。

**由汝無始心性狂亂，知見妄發；發妄不息，勞見發塵。**

「由汝無始心性狂亂，知見妄發；發妄不息，勞見發塵」：這「心」是哪一個心呢？就是清淨的心。性，就是真如的本性、自性。因為你無始劫以來到現在，在你清淨心和真如的性上就狂亂；心性狂亂了，就妄生出許多知見來。這個妄不停止，知見時時在妄中，又生出來一種執著；由執著這個勞，久而久之就發出塵勞了。

這個「狂」是個什麼呢？就是你與生俱來的生相無明；在這生相無明，有分別的法執，有俱生的法執。這個「亂」是什麼呢？就是以前所講的「三細」。三細相，第一，業相；第二，轉相；第三，現相。這三細，由業相而成轉相，由轉相變成現相；這三種的細是很微細的，凡夫所不能覺察到的。就因為「一念不覺生三細」，在這一念無明裏頭，生出業相、轉相、現相這三種的細相。這個「亂」，就是表示這三種的細相；由這種的相，就生出來第一個結。佛拿著他那個寶疊華巾結成六個結，表示在「一念不覺生三細」的時候，這是第一個結。

「知見妄發」這個時候，就「境界為緣長六粗」，長出六種粗相。六種粗相，第一，智相。在前邊講過的，這個「智」，就是「智慧」，但是這個智慧它有了一個相了；什麼相呢？這是屬於世智辯聰的。世智辯聰，就是一般世界上的人所有的這種世俗智慧；好像聲、光、電、化、科學、化學，乃至種種的學問，這都是世間的智慧，這就叫「智相」。由這個「知見妄發」，就生出來一種智相，這是第二個結。又生

出來一個相續相，它不停止，這就是第三個結。

「勞見發塵」，先先就生出了執取相，這是第三種。執，就執著；取，就是愛取。由執取相又生出來一種計名字相，這是第四種；計名字相又生出來一種業起相，這是第五種；起業就受報，所以第六種是業繫苦相。這六種粗相，在「勞見發塵」這一句，就包括著最後的執取相、計名字相、起業相、業繫苦相這四個相；這四個相裏頭算三個結，是最後的三個結。

**如勞目睛，則有狂華；於湛精明，無因亂起。**

「如勞目睛，則有狂華；於湛精明，無因亂起」：就好像前邊講直視虛空，視久發勞，就看見在虛空裏有狂華現前了；就在如來藏性上，也沒有什麼因緣，他就亂起來這無明了。

**一切世間山河大地，生死涅槃，皆即狂勞顛倒華相。**

不但這「三細、六粗」是好像眼目久視，它發勞而見空華一樣，就是「一切世間山河大地，生死涅槃，皆即狂勞顛倒華相」：這就不是單單我們這個世界了！這是盡虛空、遍法界，一切的世間，所有的宇宙這些山河大地，和生死涅槃，這都好像由眼睛久視發勞，在虛空裏本來沒有華，而生出一種顛倒的華相的情形一樣；都是這個道理而成就的啊！

你知道這一切世間、山河大地、生死涅槃從什麼地方來的？都是從眾生的無明，「一念不覺生三細，境界為緣長六粗」；有這種的助緣，生出這六粗的相來，都是這樣子成就的。

**阿難言：「此勞同結，云何解除？」**

「阿難言」：阿難聽見佛這樣講，就也又說了，「此勞同結，云何解除」：這個瞪發勞相和這個結，得怎麼樣能把它解除沒有，再恢復我們本來面目，恢復我們固有的如來藏性呢？

如來以手將所結巾偏牽其左，問阿難言：「如是解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」旋復以手偏牽右邊，又問阿難：「如是解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」佛告阿難：「吾今以手左右各牽，竟不能解；汝設方便，云何解成？」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於結心，解即分散。」佛告阿難：「如是，如是！若欲解除，當於結心。」

阿難問怎麼樣才能解除這種瞪發勞相和這個結的結子，如來就用一種比喻的方法來令他自己測驗。

「如來以手將所結巾偏牽其左」：佛用他的手，把所結的寶華疊巾牽到左邊來。看見了沒有？「問阿難言：如是解不」：就問阿難：這樣子，我把這六個結，從這兒拉到這邊來了，這解了沒解啊？是不是這樣就解開囉？「不也！世尊」：阿難說：不是！您這麼拉到左邊來，它解不開的。

「旋復以手偏牽右邊」：旋，就是等一等，就是沒有好久的時間。沒有好久，又以右手把所結的寶華疊巾牽到右邊來。「又問阿難」，「如是解不？」：現在解了沒解？我把這寶華疊巾牽到右邊來了，這樣子有沒有解開這個結子啊？「不也！世尊」：阿難說：世尊！你就這麼拉到那邊去，沒有解開！

「佛告阿難」：佛對阿難講。「吾今以手左右各牽，竟不能解」：我現在以手往左牽也解不開，又往右牽也解不開，啊！這六個結子竟然一個也沒有解開！「汝設方便，云何解成」：佛自己這麼說，現在我是沒有法子解了，你想一個權巧方便的方法，得怎麼樣子才能解開呢？你很聰明的，阿難！你一定會有方法！都是阿難最聰明了！佛都沒有辦法，阿難想出法子來了。

「阿難白佛言」：阿難聽釋迦牟尼佛這樣問他了，他對佛就說了。世尊哪！「當於結心，解即分散」：您這麼拉到左邊，拉到右邊，是解不開的；要怎麼樣子呢？你在結中心結扣那個地方，您把它解開，它那個結就分散了，就解開了。你說，是不是阿難聰明呢？

「佛告阿難：如是，如是！若欲解除，當於結心」：如是如是，這是印證之詞。佛這回對阿難說，你真聰明，阿難哪！是這個樣子，是這個樣子！你說得真對了，若想把這個結子解除，就要在它結的中心才能解開。這回你可想透了！我想不起來這個妙法，你都想起來了！原來以前我都不知道怎麼把它解開，你說這個方法，現在我也都明白了，是應該這樣解。喔！你都不是單單有多聞，你是很聰明的！

阿難！我說佛法從因緣生，非取世間和合麤相。如來發明世、出世法，知其本因隨所緣出；如是乃至恆沙界外一滴之雨，亦知頭數；現前種種松直、棘曲、鵠白、烏玄，皆了元由。

「阿難」！「我說佛法，從因緣生，非取世間和合麤相」：我所說的佛法，都是從因緣生出的；但是這個因緣可不是世間這一切的因緣，不是取的世間那一種因緣和

合的麤相，是人人都可以看見的。「如來發明世、出世法，知其本因隨所緣出」：世間法，就是六凡法界的染法；出世法，就是四聖法界的淨法。如來我所發明的世間的法和出世法，我知道這一種法的根本來源，是隨那個所緣發生出來的。

「如是乃至恆沙界外一滴之雨，亦知頭數」：乃至，這是超略之詞，中間經過很多的過程。像前邊我所說的「隨所緣出」，這個世界以內的事情，我沒有不知道的；乃至就是到恆河沙數那麼多的世界以外，天所下的雨點有多少，都知道它的數量。這「一滴」，不是一滴，這個「一」，包括一切的雨點；有多少點雨，如來都知道。「一切眾生，若干種心，如來悉知悉見」，所有的眾生、人、非人等，他的心念想什麼，佛都知道，沒有一個不知道的。

「現前種種松直、棘曲、鵠白、烏玄，皆了元由」：往遠了說恆沙界外，你說看不見你不相信；那麼就是現在這種種物象，這個松樹為什麼它是直的？這個棘為什麼它就彎曲的？鵠為什麼是個白色的？烏為什麼是個黑色的？我都知道它怎麼樣的來源。烏，就是烏鴉，烏鴉一生來就是黑的；鵠，也是一種鳥的名，一生來就是白的。這什麼道理呢？如來都知道。

**是故阿難！隨汝心中，選擇六根。根結若除，塵相自滅；諸妄銷亡，不真何待？**

「是故阿難」：是，就是因為；你記著，你以後講經，這個字都可以當「因為」講。故，就是所以。因為這個，所以。因為這個什麼？因為我知道這種種道理，所以，阿難！「隨汝心中，選擇六根」：你隨你的心，在你的心裏邊，你選擇自己歡喜哪一根。我以前不講六根各有一千二百五十個功德，有圓滿的，有不圓滿的嗎？你在這六根裏邊，你隨你的心選擇一根。選擇六根，這不是選擇「六根」，是在六根裏頭選擇一根。

「根結若除，塵相自滅；諸妄銷亡，不真何待」：你選擇哪一根，依照這個方法去修行去；你那個根的結沒有了，這六塵的境界、這個塵相，自然就都沒有了、滅了。這個時候，什麼妄想都沒有了，你說，你若不真，你還有什麼？就剩一個「真的」了嘛！諸妄，包括一切的妄想，生滅的心、分別的識心，什麼都包括在裏頭了；銷亡，沒有了。你說這怎麼辦哪？哈！諸妄銷亡，就剩下真的了！

你妄盡就真存了，你那個妄沒有了，攀緣心去盡了，妙真如性就現前了。為什麼你妙真如性不現前？你沒有去盡諸妄；你若諸妄去盡了，那就是清淨的本心，也就是妙真如性的本體，也就是如來藏性的本來面目。



所以這個地方，我們聽經的人都要注意，應該也由一根來用功修行。由哪一根呢？這六根哪一根都可以；你也可以從眼睛上用功，也可以從耳朵上用功，也可以從鼻子上用功，也可以從舌頭上用功，也可以從身體上用功，又可以從你意念上用功。這六根門頭，頭頭是道，哪一個根都是如來藏性的一部份；所以只要你能抓住這一部份，念茲在茲來修行，那就可以回到如來藏性的本體上去。

**「阿難！我今問汝。此劫波羅巾六結現前，同時解縈，得同除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是結本以次第綰生，今日當須次第而解。六結同體，結不同時；則結解時，云何同除？」**

「阿難！吾今問汝」：釋迦牟尼佛又問阿難說，我現在問問你。「此劫波羅巾，六結現前；同時解縈，得同除不」：縈，也是結。這個時分的巾，這六結現在都同時看見了；同時解這結子，可不可以同時就一起把它解除了呢？

「不也！世尊」：阿難說，不可以的，世尊！為什麼呢？「是結本以次第綰生，今日當須次第而解」：這個結本依著次第而把它結出來的，現在還應該依著次第把它解開、解除。「六結同體，結不同時；則結解時，云何同除」：六結雖然是同一個體，但是它結結的時候不是同時；那麼把這個結子解開的時候，怎麼可以一起把它解除呢？它不是一個時候結的，所以不能一個時候把它解除，也是要依著次序而解的。

佛問阿難說，現在這六個結都在這兒現前了；在這個地方，這就叫「現前」。那個「縈」，也就是「結子」。「同時解縈，得同除不」，我同一個時候一起解這六個結子，我也在同一個時候把這六個結子一起都解開它，這可不可以？

**佛言：「六根解除，亦復如是。此根初解，先得人空；空性圓明，成法解脫。解脫法已，俱空不生；是名菩薩從三摩地得無生忍。」**

「佛言」：佛說，「六根解除，亦復如是」：六根這個結解除的時候，也就像解這六個結子一個樣的道理；你要由一根一根地去解除去，不能六根的結同時解除。

「此根初解，先得人空」：在你所選的圓通這個根裏邊，你解去這一根，你就得到人空。人空，就沒有我執了，把我執除掉了。這有俱生我執、有分別我執，你得到人空，就把這俱生的我執和分別我執都沒有了、都空了。「空性圓明，成法解脫」：在人空的這種空性得到一種圓明了，這時候法也空了。法空，就把法執——俱生法執和分別法執，也都解脫了。

「解脫法已，俱空不生」：你得到解脫了法以後，這時候人空也沒有了，法空也沒有了，人空、法空都不生了。「是名菩薩從三摩地得無生忍」：這個名字，就是菩薩從三摩地得到這個定的力量，就能了悟無生法忍了。無生法忍，這是菩薩一個境界。

**阿難及諸大眾蒙佛開示，慧覺圓通，得無疑惑。一時合掌頂禮雙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等今日身心皎然，快得無礙。」**

「阿難及諸大眾蒙佛開示，慧覺圓通，得無疑惑」：在這個地方，阿難和大眾，承蒙佛這樣的來開示他們；這時候，智慧也圓明了，覺悟也得到圓通了，也沒有懷疑心生出來了。

「一時合掌頂禮雙足，而白佛言」：在這同一個時候，就合掌向佛，頂禮佛的雙足，向佛就說了。「我等今日身心皎然，快得無礙」：皎然，就是明白。我們現在在會這些個大眾，我們的身和心都皎然，得到無罣礙，沒有疑惑、沒有障礙的這種境界了，所以現在都非常快樂。

**雖復悟知一六亡義，然猶未達圓通本根。**

「雖復悟知一六亡義，然猶未達圓通本根」：雖然我們現在明白了「六解一亦亡」的道理；但是還沒有通達圓通的本根。什麼是圓通的本根，我們現在還沒有明白呢！

**世尊！我輩飄零，積劫孤露，何心何慮，預佛天倫；如失乳兒，忽遇慈母。若復因此際會道成，所得密言還同本悟，則與未聞無有差別。**

「世尊」哪！「我輩飄零，積劫孤露」：我們這有學的聲聞，在這生死的苦海裏頭漂浮不定，零落而脫不出輪迴；積累很多很多的劫，就好像沒有父母照顧的孤兒。孤露，就好像孤兒似的，也沒有父母照顧，所以就在露天這麼住宿。「何心何慮，預佛天倫」：我們心裏可想不到，我們的心也沒有想過，我們的思也沒有思慮過，能遇著佛好像一個慈父似的。天倫，言其就猶如慈父、一家人一樣。「如失乳兒，忽遇慈母」：就好像那個失去乳的小孩子一樣，忽然間就遇著母親了。遇著母親，就是會有奶吃了。

「若復因此際會道成，所得密言還同本悟，則與未聞無有差別」：差別，讀「疵別」。佛所說這種祕密的法這種道理，我們每一個人所悟的不同，所以這就是密言。假設在這個時候，我們有機會因為佛所說的法就成道業了，我們所得到的這個密言還和自己悟出來的一樣；所以就和沒有聽見佛所說的法那個時候一樣的，沒有什麼分別。

這裏邊，意思就是佛所說的法，我們自己就開悟了；這個法雖然是佛說的，還是我們每一個人悟自己的本心——明自本心、見自本性，不是從外得來的。

**「惟垂大悲，惠我祕嚴，成就如來最後開示！」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；退藏祕機，冀佛冥授。**

阿難在說完了前邊這一段文之後，又就向佛哀求了。「惟垂大悲，惠我祕嚴，成就如來最後開示」：請佛發大慈悲心，賜給我這種祕密的法，成就世尊最後開示我們這種法。祕密的法是什麼法呢？就是楞嚴大定，就是楞嚴的定體。

「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；退藏密機，冀佛冥授」：說完了這話之後，又向佛頂禮；就退回去到他自己坐的位子那兒去了，等待釋迦牟尼佛密授，希望佛在默默中傳授他這個妙法。密授，就是雖然大家在一起，但是佛傳授給阿難這個法門，其他人不知道。冥授，就是這個方法不是用口說的，是「以心傳心，以心印心」的法門。

**爾時，世尊普告眾中諸大菩薩，及諸漏盡大阿羅漢：「汝等菩薩及阿羅漢，生我法中，得成無學。吾今問汝：最初發心，悟十八界，誰為圓通？從何方便，入三摩地？」**

這是佛知道阿難想要在那個「退藏密機，冀佛冥授」的時候，佛知道他這個心理，暫時不答覆阿難這種的希望。他先問這二十五聖，誰所得的圓通？從什麼地方得的圓通？現在這是問二十五聖各得圓通的法門，從那一根開悟的？

「爾時，世尊普告眾中諸大菩薩，及諸無漏大阿羅漢」：當爾之時，佛就告訴會中大眾的這一切的大菩薩，和這一切無漏的大阿羅漢。從「爾時，世尊普告眾中諸大菩薩及諸無漏大阿羅漢」這一段文，這是結集經藏的人寫下去的，這是一種文法，就是作文章都必須要的。現在這是佛說的話了。

「汝等菩薩及阿羅漢，生我法中，得成無學」：汝等菩薩和這一切的阿羅漢，你們是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在我佛法裏頭生出來的；你們得到無學的果位，證了四果阿羅漢和大菩薩。

「吾今問汝：最初發心，悟十八界，誰為圓通？從何方便，入三摩地」：我現在再問問你們每一個人，你們在最初發心，你們明白這十八界的道理，究竟哪一根、哪一界是圓通啊？從哪一個方便法門，你們得到這種的正定正受呢？

**時，憍陳那五比丘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在鹿苑，及於雞園，觀見如來最初成道；於佛音聲，悟明四諦。佛問比丘，我初稱解，如來印我名阿若多；**

**妙音密圓，我於音聲得阿羅漢。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音聲為上。」**

「時，憍陳那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：憍陳那，是佛的弟子，又叫「阿若多」。他的名字翻譯成中文，就叫「解本際」，又叫「最初解」，因為他是最初開悟的；他開悟開得早，他年齡也很大的，這叫「法性長老」。在這個時候，憍陳那這五比丘從座位上就站起來，向佛頂禮，對佛說了。

「我在鹿苑，及於雞園，觀見如來最初成道」：我在鹿野苑和雞園那時候，我們觀見如來最初在菩提樹下，夜睹明星而悟道，然後跑到鹿苑見我們這五比丘。據說在以前，這個地方很多樹木，有很多雞；有一次，這個樹林裏就著火了，這個雞就把自己的翅膀用水沾溼，把火就給熄滅了。所以這個地方據說有一股靈聖之氣，就是風水很好；修道的人專門要找有靈氣的地方，要找這個好風水的地方來修行。為什麼呢？說是在這個地方住，人傑地靈，就容易開悟。

「於佛音聲，悟明四諦」：佛三轉四諦法輪，我們是聽見佛說法的音聲而悟道的。三轉苦、集、滅、道這四諦法輪，第一轉就說：「此是苦，逼迫性；此是集，招感性；此是滅，可證性；此是道，可修性」，這是苦，有一種逼迫性；這個煩惱，是招感來的；這種涅槃，是可證得的；這種道，是可修的。

然後第二轉又說：「此是苦，汝應知；此是集，汝應斷；此是滅，汝應證；此是道，汝應修」。說這是苦，你應該要知道。這是集，你應該要把它斷了；集，就是煩惱。滅，是涅槃的這種理；你應該證得這種理。此是道，你應該修行。

第三轉，說：「此是苦，我已知；此是集，我已斷；此是滅，我已證；此是道，我已修」。說此是苦，我已經知道了。此是集，我已經斷了。這個滅的理，我已經證得了。這個道，我已經修成了。

轉完了這法輪，這個憍陳如（又叫「憍陳那」，就這個「解本際」、「最初解」），他就開悟了。在前邊經上不說，憍陳如說他因為由「客塵」兩個字就開的悟？他明白這「客塵」不是主人，主人不會走，這客人會走的，所以他就開悟了。他說，我因為聞佛的音聲，而「悟明四諦法」。

人的聲音也是很要緊的，聲音一定要響亮。你聲音若響亮，說法，一般人都歡喜聽的；你聲音如果不響亮和不清淨的，所說出的話拖泥帶水的，那人家聽經，就不會歡喜聽的。佛的聲音是最洪亮不過了，如獅子吼，無論多少人也都能聽得見，也聽得清楚的，也都能明白；不但人明白，一切的畜生都明白佛所說的法。所以叫「一

音演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」，這一個音聲，說出這個法，這所有的眾生，隨著他的種類，他自己都會明白的。佛說法是這樣子的。

「佛問比丘，我初稱解，如來印我名阿若多」：佛現在問所有的比丘，我是最初開悟，最初得到解脫的；如來世尊您給我印證，名字就叫「阿若多」。阿若多，就是「最初解」，又叫「解本際」。

「妙音密圓，我於音聲得阿羅漢」：我因為得到佛微妙的音聲，而契合我這個祕密圓通的自性，我修音聲而開悟。在這部經上也說「此方真教體，清淨在音聞」。這個音聲，觀世音菩薩就是修耳根圓通。這二十五聖各處圓通，而最後文殊菩薩是選的耳根圓通，說是這耳根對阿難這個法最相應了。

「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音聲為上」：現在佛問，由十八界哪一界，我得到的圓通？如我所悟的，是從音聲而得的阿羅漢果，我認為音聲是最妙了，是最好的一個修行方法了！

**優波尼沙陀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亦觀佛最初成道，觀不淨相，生大厭離；悟諸色性以從不淨，白骨微塵，歸於虛空。空、色二無，成無學道，如來印我名尼沙陀；塵色既盡，妙色密圓，我從色相得阿羅漢。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色因為上。」**

「優波尼沙陀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：優波尼沙陀也從座起來，頂禮佛足，對佛就說了。優波尼沙陀，翻譯到中文，就叫「色性空」。他生來姪慾心很重的，很著住到色相；見著女人，他就分別這個女人長得美貌，那個女人長得漂亮，那個女人又長得怎麼樣子苗條，專門用這種的功夫。以後遇到佛了，佛就教他修這修不淨觀。什麼叫「不淨觀」呢？就是觀身不淨，看自己的身體和所有人的身體，都不潔淨、不清淨；這要修九想觀。

九想觀：第一，膨脹想；死的時候，身體就膨脹起來了。第二，青瘀想；膨脹之後，死人身上就青一塊，紫一塊的。第三，壞想；你有青瘀，它就爆開了，壞了。第四，血塗想；就血肉模糊，它因為壞了，就流血水了。第五，膿爛想；有這一種膿爛，在身體就出來了。第六，蟲噉想；因為膿爛了，就生出蟲來，蟲就來吃這個身體了。第七，分散想；血一塊，肉一塊，骨頭一塊，就分開了。第八，白骨想；變成一堆白骨頭了。第九，燒想；用火把它燒了，變成灰了；灰揚到虛空裏，變成塵；塵也沒有了，變成空了。



「我亦觀佛最初成道，觀不淨相」：我也是看見佛最初成道的時候，佛教我九想不淨觀這種的相。我一想：這人在生的時候，雖然怎麼樣美貌，怎麼樣的漂亮，怎麼樣的窈窕，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」。喔！這越想越津津有味；可是修這個不淨觀，怎麼漂亮的，死了也是壞了。

頭一樣，就是膨脹想，死了過幾天就膨脹了；然後就青瘀想，那個身上青一塊、紫一塊；喔！青瘀完了，第三，就壞了，這個皮肉爆開了。你說這個時候，你還愛她不愛她？這時候，你看，喔！變得這樣子！第四，血塗，這個血肉模糊那個樣子，你說！不但血肉模糊，那個時候就臭了，生出一股臭味，狗是最歡喜的，人是要離遠遠的了。可是這個第五，就是膿爛想，就變成膿了，爛了。喔！這個時候你說，一想就會作嘔了，或者你再也不肯和她去接個吻；因為什麼呢？已經壞了。

第六，就是蟲噉想，生出蟲來了。你說那個蟲子有大的、有小的，是蒼蠅也來了、綠頭蠅也來了；綠頭蠅，有蒼蠅那麼兩倍、或者三倍大，大的、綠色的。喔！這些個東西都來了，牠們和她親近去了！那時候，你和牠們也不生妒忌心了，哈哈！這麼多蟲去咬她，吃她，你也不生妒忌心了！就生大厭離。所以，第七，它就分散了。第八，就變成白骨了。第九，就燒了；用火一燒，什麼都沒有了。你說這個漂亮的美人，現在跑到什麼地方去了？

「生大厭離；悟諸色性以從不淨」：厭，就是討厭：「喔！更臭了！」所以就生大厭離，我明白再美的色性，都是從不淨那兒來的。因為父精、母血這赤、白二滯，都是不潔淨的。「白骨微塵，歸於虛空」：所以由白骨變成微塵，就變成虛空了

「空、色二無，成無學道，如來印我名尼沙陀」：無學，就是四果阿羅漢的果位。也沒有空、也沒有色了，這時候，我就證到四果阿羅漢。佛給我印證，給我起個名字，叫「尼沙陀」；就是「色性空」，這個色我看破了，色性空了，沒有了，所以我就沒有這種執著了。

「塵色既盡，妙色密圓，我從色相得阿羅漢」：我這一種不潔淨的塵垢，這種色相既然沒有了，我在真空裏邊，變成一種微妙的色；我就是從這個色相而悟道的，我是一個好色的過來人。他以前很歡喜這種姪慾，那麼從這裏邊逃出來了。

「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色因為上」：現在佛問這十八界，哪一界是圓通的？我就是從這色塵上而悟道的；如果依照我所證得的道理，以這種色相的因緣看破色相，是最上的修行方法了。

香嚴童子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聞如來教我諦觀諸有為相，我時辭佛，宴晦清齋；見諸比丘燒沉水香，香氣寂然來入鼻中。我觀此氣非木，非空，非煙，非火；去無所著，來無所從。由是意銷，發明無漏，如來印我得香嚴號；塵氣倏滅，妙香密圓，我從香嚴得阿羅漢。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香嚴為上。」

「香嚴童子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：怎麼叫香嚴童子呢？他是香光莊嚴的。童子，這並不是說不懂事情的小孩子；就是童真入道，童真出家，也就是沒有結過婚的男子，所以一般人就都叫他「童子」。香嚴童子聽見優波尼沙陀說完了他的因緣，他也就即刻從座起身了，給佛叩頭頂禮，對佛說了。

「我聞如來教我諦觀諸有為相，我時辭佛，宴晦清齋」：我聽見如來教我審思而觀，詳細觀察觀察這個有為的法，有為的相，我就去修行用功去了；於是乎，我在這個時候就辭別佛，住到一個靜室的裏邊。清齋，言其很淡泊的；這也就是一個清淨的吃齋的地方。「見諸比丘燒沉水香，香氣寂然來入鼻中」：這沉水香是一種香木頭的香，這一種香它放到水裏就沉，所以叫「沉水香」，它點起來也很香的。我在我的靜室裏修行的時候，見著這些個比丘燒沉水香，這個香氣很靜地來到鼻子裏邊。

「我觀此氣非木，非空，非煙，非火；去無所著，來無所從」：我現在就觀察這香氣的來源，它也不是從木頭生出來的，也不是從空中生出來的。為什麼呢？它如果是從木頭生出來，就不必火，它也會有香的。它如果從空生的，空性是常存的，它本來也應該常有的；它得等著點起來才有香，不點起來就沒有香，這也不是從空來的。這個香也不是從煙裏頭生出來的，也不是從火生出來的。它去也無所著住，來的時候也無所從來。

「由是意銷，發明無漏，如來印我得香嚴號」：我由這麼一觀察，我這這生滅心，分別的意念，就沒有了，我就證得無漏果了；如來印證我，給我證明說我叫「香光莊嚴」。「塵氣倏滅，妙香密圓，我從香嚴得阿羅漢」：這種香塵的氣很快就滅了，可是妙香就生出來了；我從香塵上證得的阿羅漢果。

「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香嚴為上」：現在佛問什麼是圓通、哪一根是圓通？要是由我所證得的這個地方來說，香的莊嚴是最上的了。

藥王、藥上二法王子，並在會中五百梵天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無始劫，為世良醫；口中嘗此娑婆世界草、木、金、石，名數凡有十萬八千。如是悉知苦、酢、鹹、淡、甘、辛等味，並諸和合俱生變異；是冷、是熱，有毒、無毒，悉能遍知。承事如來，了知味性非空，非有，非即身心，非離身心；分別味因，從

是開悟。蒙佛如來印我昆季藥王、藥上二菩薩名，今於會中為法王子；因味覺明，位登菩薩。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味因為上。」

前邊，是香嚴童子從香塵而悟道，優波尼沙陀從色塵而悟道，憍陳那從聲塵而悟道；這兒，藥王、藥上兩位菩薩是從味塵而開悟。

藥王、藥上兩個菩薩是兄弟，在宿世，藥王菩薩發願要做世的良醫；所有的人見著他，不論有什麼病痛都會好的。早在琉璃光照佛的時候，日藏比丘在那兒宣揚佛法，有一個大富長者叫星宿光。他就在日藏比丘面前發願說：「我願意做世的良醫，給世人治病。」他有位兄弟，也同他發這種願。

好像中國有「神農嚐百草」，那個神農皇帝嚐百草。中國的藥性怎麼發明得這麼完善？就是神農皇帝那時候他嚐百草，嚐每一種藥是有什麼作用？他的肚子像個玻璃似的，吃下什麼東西、什麼草，有毒、沒有毒，他都自己看得見的。

所以中國現在一些個青年的讀書的人，把中國的古學都失傳了，對中國古來的歷史完全都不懂得，他說這是神話；其實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，在中國的藥書上，都註得明明白白的，不是神話。我因為讀過藥書，在醫學上，我知道神農皇帝，那時候的確是藥王菩薩、藥上菩薩來的；之所以生到中國，是來做中國醫學的一個開闢者。

「藥王、藥上二法王子，並在會中五百梵天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：因為佛是法王，菩薩是法王之子。實教的菩薩，才是法王的真子；而權教的菩薩，叫法王的庶子；若阿羅漢，就叫法王的外子，那還是在外邊呢！藥王、藥上這兩兄弟，和在會中有五百個梵天，也就是他的眷屬，就從座上起來了，給佛叩頭頂禮，對佛說了。

「我無始劫，為世良醫；口中嘗此娑婆世界草、木、金、石，名數凡有十萬八千」：我在無始劫以來到現在，就做世界的良醫；我的口中嚐遍了娑婆世界乃至無量世界的藥，有屬於草的，有屬於木的，有屬於金、石之類的，這個名目有十萬八千這麼多。中國的藥性在印度那時候，大約也有藥性的發明。

「如是悉知苦、酢、鹹、淡、甘、辛等味」：像這十萬八千種藥性，它或者是苦的，或者是酸的，或者是鹹的，或者是淡的，或者是甜的，或者是辣的，我統統都知道這些個味道。甘，就是甜；辛，就是辣的。

「並諸和合俱生變異」：或者某一個藥性和某一個相合，某一個藥性和某一個不相和；這種相合和不相合的，它由有生以來，你如果一碰到和它相反的藥，它就會發

生一種變異了。相和的，在一起就可以治病；若不合的、相反的，在一起就可以殺人的。好像〈本草明言〉有「十八反，十九畏」。「半、蔓、貝、藪，俱攻烏」，半夏和瓜蔓、貝、藪，都和烏頭相反的一一這我講，你恐怕也翻不出來。「藻、戟、遂、芫，俱戰草」，甘草在藥性裏頭是丞相，它有調和的能力；但是它和海藻、大戟、甘遂、芫花都相反的，如果甘草和這幾類的藥一起吃下去，人就會死的。而細辛治頭痛的，若和藜蘆在一起，一吃下去，也會死的；因為什麼呢？它相反的。

「是冷、是熱，有毒、無毒，悉能遍知」：或者是這藥性有寒、熱、溫、平。寒，最寒的，若是寒的人再吃，就受不了；熱的人，你若再吃熱藥，也就受不了了。或者藥裏邊有毒，或者沒有毒；或者毒有大毒，有小毒；這些我都能知道。

「承事如來，了知味性非空、非有；非即身心，非離身心」：我恭敬供養佛，我明白味道的性質也不是空、也不是有；味不是從空來的，也不是從有來的。也不是從舌的味上生出來的，也不是離開身體上頭的舌和這種味覺而有這個味的。身心，就是舌和味。「分別味因，從是開悟」：我仔細觀察味性的這種來源，我分別到極點了，到那個無所分別的時候，喔！就開悟了；悟個什麼呢？悟這個味，原來是沒有味的。哈！

「蒙佛如來印我昆季藥王、藥上二菩薩名，今於會中為法王子」：我現在承蒙佛如來給我們兄弟兩個人印證，一個叫藥王菩薩，一個就叫藥上菩薩，給我們兩個人，定出這麼兩個名字來；現在在這法會裏邊，做一個法王之子。「因味覺明，位登菩薩」：因為味道我開悟而明白了，我得到菩薩的果位。

「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味因為上」：現在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這個味是最上的了。最好吃、最有味道的，也是最沒有味道的；所以最沒有味道，這才是最上的妙味。倒底是有味、沒有味？你嚐一嚐就知道。哈哈！

跋陀婆羅并其同伴十六開士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等先於威音王佛，聞法出家；於浴僧時，隨例入室。忽悟水因，既不洗塵，亦不洗體；中間安然，得無所有。宿習無忘，乃至今時從佛出家，令得無學，彼佛名我跋陀婆羅；妙觸宣明，成佛子住。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觸因為上。」

「跋陀婆羅並其同伴十六開士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：跋陀婆羅和他一同來的十六個菩薩伴侶，也即刻從座上起來了，給佛叩頭頂禮，對佛說了。開士，是菩薩一個別名。跋陀婆羅，這是印度話，翻到中文就叫「賢首」，是聖賢之首；

又叫「賢護」，他賢德而愛護眾生。

可是最初他修道的時候很貢高我慢地——就很驕傲的；在《法華經》上說得很詳細。以前在威音王佛那時候，有一位常不輕菩薩，常不輕菩薩就是專門恭敬人的，見著任何人，他就向任何人叩頭；叩完頭，他就說：「我不敢輕視汝等，汝等皆當作佛。」而跋陀婆羅那時候，就罵常不輕菩薩說：「你這個下流壞！」中國話這「下流壞」，恐怕你還沒有聽過，就是很下流的。「你怎麼這麼賤、這麼不值錢呢！」就罵常不輕菩薩。

常不輕菩薩向人叩頭，他就罵他，又欺負他；以後，他又找一班人來打常不輕菩薩。常不輕菩薩一叩頭，這個人就用腳踢他；有的時候把下巴給踢腫了，有的時候把牙給踢掉了，就這麼樣子。這樣子不要緊，他一生這種驕傲心，以後就墮地獄去了；經過很久的時間，才又做人。常不輕菩薩是誰呢？就是釋迦牟尼佛。

「我等先於威音王佛，聞法出家」：這威音王是最初的一位佛。你問哪一位佛最初成的佛？就是威音王佛。我跋陀婆羅早在威音王佛那個時候，聞到佛法就出家了。

「於浴僧時，隨例入室」：僧制，出家人半月要沐浴一次；在叢林裏頭，他們也有浴池，都是半月洗一次，不是一個禮拜洗一次。我隨著僧人「半月洗一次」這個例，到沐浴的池裏邊去。

「忽悟水因，既不洗塵，亦不洗體；中間安然，得無所有」：忽然間對於這個水因就開了悟了，這個水既然不洗塵，也不是洗這個身體；在這個不能洗塵、不能洗體的中間，它是很安然的，什麼也沒有，在這個時候就空了——這也就是沒有觸了。怎麼不洗塵？怎麼又不洗體呢？妙就在這個地方。你若是不明白，就參一參；參一參，或者你也由這個觸塵就開悟了。

「宿習無忘，乃至今時從佛出家，令得無學，彼佛名我跋陀婆羅」：我因為在那個時候沐浴身體，覺得水這種情形，我永遠也沒有忘——跋陀婆羅本來墮過地獄的，從威音王佛到現在，那不知多久了，但是他也沒有忘他這種的覺悟。乃至到現在，我又從佛出家了，使令我得到無學的果位，這位佛給我取個名就叫「跋陀婆羅」。

「妙觸宣明，成佛子住」：宣明，也就是發明。我這種觸塵沒有了，可是發明這一種妙觸；我現在證到菩薩的果位，也是佛子。

「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觸因為上」：現在佛問什麼是圓通、哪一根是圓通？就像我所證得的，這個觸塵是最上的。



摩訶迦葉及紫金光比丘尼等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於往劫，於此界中，有佛出世，名日月燈；我得親近，聞法修學。佛滅度後，供養舍利，然燈續明，以紫金光塗佛形像；自爾以來，世生生身常圓滿，紫金光聚。此紫金光比丘尼等，即我眷屬，同時發心。我觀世間六塵變壞，惟以空寂修於滅盡；身心乃能度百千劫，猶如彈指。我以空法成阿羅漢，世尊說我頭陀為最；妙法開明，銷滅諸漏。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法因為上。」

「摩訶迦葉」：就是大迦葉。摩訶，是大；迦葉，是他的姓。因為迦葉有很多，加上一個「大」字，表示和其他的迦葉不同。迦葉是個姓，就叫「大龜氏」；龜，就是烏龜。為什麼叫這麼個名字呢？言其他祖上見著大龜揹負著一個圖，於是乎把姓就叫「大龜氏」。

又有一個意思，叫「飲光氏」；飲，就是喝，言其身上的光明，能把一切的光都給吃了。怎麼吃法呢？意思就是，只有他這個光有了，其他的光一見著他的光就沒有了。

他的名字叫「畢波羅」，畢波羅是棵樹的名字。因為什麼他以樹為名呢？因為他父親、母親沒有兒子，見著一棵大畢波羅樹，就向這樹來求兒子：「這棵樹，你給我一個兒子吧！」於是乎就得個兒子，就叫兒子這棵樹的名字，這又是一個意思。

這個大迦葉，原來是一個事火的外道，專門修煉火的工夫。印度什麼外道都有，有修水的外道、有修火的外道；又有修土的外道——喔！他鑽到土裏去就埋上，說多少日子不死，這就可以成神了。這種的外道，真是胡鬧啊！「外道外道盡胡鬧」，專門胡鬧！

「及紫金光比丘尼等」：和紫金光比丘尼，還有其他很多的比丘尼。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：就從座起來了，向佛頂禮，對佛就說話了。這個紫金光比丘尼，就是大迦葉的老婆。這個老迦葉多大年紀了？在佛那個時候他就有一百二十多歲；那他太太大約也有一百歲的樣子，我這麼估計。

迦葉的太太在迦葉佛的時候，看見一尊佛像，風也吹、雨也打，佛身上的金也都脫落沒有了；她想要修理這個廟，給佛像往上再鋪一鋪金，這要很多錢的，她也沒有錢。可是「有志者事竟成」，雖然要很多錢，這個女人也就有一種堅固的真心；她向人家像討飯似的，到各處去和人要錢，你給一個仙（cent 或 分），他給兩個 cent。要了很多年，湊了大約——我們就比方，大約美金有十萬塊錢；她要雇工人來給佛

像貼金，就請一個冶金師——冶金師，就是造金子的工匠。

這個造金子的工人來一看，說：「喔！你這麼窮的人都捨得造佛像，給佛貼金！好了，我們兩份的了，我減價一半，我們兩個人來做這個功德。」於是乎把佛的廟也造好了，不漏雨了，佛像也又裝上金了。造好佛像了，你說，他們兩個也生出來古怪了！又「古古怪，怪怪古」了。怎麼樣呢？這個造金的工人說：「啊！你這個女人真好！好了！我就娶你做太太，我就給你做個丈夫。你的心地也非常好，我的心地也非常好，我們兩個人就做夫婦好了！不單要做一世的夫婦，由今世開始，我們生生世世哪一生都要在一起做夫婦的。」這個冶金師，就是現在的摩訶迦葉。

所以我估計摩訶迦葉有一百二十歲，他太太最老也是一百歲的樣子；可是雖然一百歲，但是還很「後生」（註：粵語「年輕」）呢！這摩訶迦葉也很強壯的。摩訶迦葉太太也修道，修道也證果，叫「紫金光比丘尼」。她生生世世身上都有紫金光，就因為給佛像貼金，所以受這種的果報。

我們每一個人要注意的地方，不是說他生生世世做夫婦，也就談情說愛，講這個問題；他們生生世世做夫婦，是一起修行，一起去參禪打坐。好像現在這譚光先和果蓮一樣的，又好像果遵和果循一樣的，又好像果禮和果珊一樣的，一起在這兒修行學佛法。所以摩訶迦葉和他太太也是這樣子，生生世世做夫婦，生生世世學佛法，要修行的。現在明白了嗎？

「我於往劫，於此界中，有佛出世，名日月燈」：往，就是過去的。這是摩訶迦葉自己說，我在已經過去很久很久劫，就在這個世界上，有一位佛出世，名叫「日月燈」。日，在白天它光明，這是照事；月，晚間能有光，它照理；燈，白天、晚間都可以照，所以「即事即理，即理即事」，也「非事非理，非理非事」，就是不著空、有。白天就是有，晚間就是空了；燈，它不著空、有。所以這位佛的名字，就是三光——日、月、燈這三種的光。「我得親近，聞法修學」：親近，就是跟著學佛法。我天天都跟著這位佛學法，我聽見佛法，又修行。

「佛滅度後，供養舍利，然燈續明，以紫金光塗佛形像」：等這位佛滅度後，我就供養佛的舍利——這也是和供養佛是一樣的功德；我在佛前點上燈，令佛法繼續地發揚光大，又用這種紫金來把佛的形像給又塗過。「自爾以來，生生世世身常圓滿，紫金光聚」：自爾，就是自那個時候。從那個時候到現在，生生世世生得相貌非常圓滿，而且還有一種金色的光。相信迦葉的太太一定很美貌的，所以他自己都讚歎她。

「此紫金光比丘尼等，即我眷屬，同時發心」：這個金色光的比丘尼，還有很多其他的徒眾，本來是我的太太和家人，都一起發心修行。眷屬，在這兒的意思，就是他太太。我們要注意在這一點上，他太太和他兩個一起發心修行、修道的，不單單地就是講情講愛的，這是講道，講修行的。

「我觀世間六塵變壞」：迦葉說，我看所有世間這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六塵互相變壞。這本來就是一個意塵，他現在說「六塵」；這因為意塵沒有一個形相，意是前五塵的一個影子，因為有前五塵，才能有意塵。如果沒有前五塵了，這個意塵根本就沒有自性、沒有自體的；所以若沒有前五塵，也沒有意塵。「惟以空寂修於滅盡」：它的本性都是空寂的，什麼都沒有；我就以這種觀想的力量，修這滅盡定。滅盡定，就是滅盡第六意識，沒有分別心了，又叫「滅受想定」。

「身心乃能度百千劫，猶如彈指」：現在我的身心——我這個意，經過百千劫這麼長的時間，就像一彈指似的這麼一個時間，這麼快。所以現在這摩訶迦葉，仍然在中國雲南省雞足山那個地方還入定呢！入的什麼定呢？就是這個滅盡定。這個滅盡定，就經過幾千年，也就像這麼一彈指的時間似的，他沒有分別心了。

「我以空法，成阿羅漢，世尊說我頭陀為最」：我以空這種的方法證得阿羅漢；世尊給我印證，說我是頭陀第一。頭陀，也是梵語，翻到中文，就叫「抖擻」；就是打起精神來，往前去精進苦幹而不懈怠。摩訶迦葉他頭陀第一，頭陀有十二種；現在你知道有十二種就得了，以後你若想知道哪十二種，你可以找那《佛學大辭典》去，因為現在要講的太多了！「妙法開明，銷滅諸漏」：由這裡觀一切法都是不可思議的，從這裡就開悟了，把一切的漏也都消滅了。

「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法因為上」：現在世尊您問我們每一個人所得圓通的因緣——最初發心得圓通的根本來源；如我迦葉所證得的，這個法塵的因，就是最上的了。

阿那律陀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初出家，常樂睡眠；如來訶我為畜生類。我聞佛訶，啼泣自責；七日不眠，失其雙目。世尊示我樂見照明金剛三昧；我不因眼，觀見十方，精真洞然如觀掌果，如來印我成阿羅漢。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旋見循元，斯為第一。」

「阿那律陀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：這就是那個阿那律，又叫「阿耨羅陀」，又叫「阿耨羅多」；梵語翻到中文的音，有多少差的。阿那律陀從座就起來

了，給佛叩頭頂禮，對佛說了。

「我初出家，常樂睡眠；如來訶我為畜生類」：我最初出家的時候，常常地歡喜睡覺；如來您就罵我，責怪我是一個畜生。那不有一首偈來著？說：「咄咄胡為昧，螺螄蛤蚌類；一睡一千年，不聞佛名字。」

「我聞佛訶，啼泣自責；七日不眠，失其雙目」：我佛這樣責怪我，所以就發了慚愧心了，自己就哭，自己就責罰自己：「啊！你為什麼這麼沒有出息？你怎麼天天要睡覺？這回我單不叫你睡覺！」於是乎一天到晚也不準自己睡覺，一連七天七夜沒有睡覺——大約盡走走、坐坐，不睡覺——我兩個眼睛就瞎了。這個眼睛白天它做工，晚間要休息的；你不給它休息，它疲倦到極點了，就不幹了、罷工了，眼睛一罷工就看不見囉！

「世尊示我樂見照明金剛三昧」：因為世尊可憐我變成盲人了，所以就教我修一種方法；這種方法就叫樂見照明這種金剛的定。「我不因眼，觀見十方，精真洞然如觀掌果，如來印我成阿羅漢」：我修這種定修的時間一久，就得到半頭天眼——半個頭上都是天眼。我不因為肉眼來看東西，我用天眼，十方所有的地方我都可以看得見；這種最精妙、最真實的，看得非常地清楚，就像看手掌上的菴摩羅果一樣的，如來印證我，說我是已經成阿羅漢果了。

「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旋見循元，斯為第一」：現在佛詢問每一個弟子、每一個菩薩所得到的圓通；如我阿那律所證得的，回來這個見，順著自己的本性去修，這個法門是第一。

周利槃陀伽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闕誦持，無多聞性；最初值佛，聞法出家。憶持如來一句伽陀，於一百日，得前遺後，得後遺前；佛愍我愚，教我安居，調出入息。我時觀息，微細窮盡；生住異滅，諸行剎那。其心豁然，得大無礙；乃至漏盡成阿羅漢，住佛座下，印成無學。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反息循空，斯為第一。」

「周利槃陀伽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：周利槃陀伽就從座上起來了，給佛叩頭頂禮，對佛說了。

周利、槃陀伽，這都是梵語；翻到中文，周利就叫「道生」，就是在道路上生的。在印度的風俗，女人結婚了，要生小孩子，一定要回到娘家。周利的母親要生小孩子的時候，本來應該早一點回去，早一個月、兩個月的，她卻等要生這幾天，才往

回走，回她媽媽的家裏。怎麼樣啊？這相離大約也不是很近的路，或者一百 mile (哩)、兩百 mile 的樣子，偏偏走到半路上這個時候，就等不了了，於是乎把小孩子就生出來了；因為生到半路上，所以叫「道生」，在道路上生的這個周利。

而「槃陀伽」，中文就是「繼生」；她第一個兒子在道路上生，等到生第二個兒子的時候，她還不早一點回到媽媽家裏去，還是等到要生了這個時候，她才回到她媽媽家裏去，又是在道上生的。你看！這巧不巧？真奇怪！又是在道上生的，所以叫「繼生」，繼續著在道上生，這是周利槃陀伽。周利槃陀伽，因為他哥哥叫「周利」，他叫「槃陀伽」，這是「周利」的弟弟，叫「槃陀伽」。

這個槃陀伽他最愚癡、最愚癡，愚癡到什麼程度呢？在出家人最初要出家的時候，都要學四句偈頌；這四句偈頌，以前我給你們講過。就是：

「身語意業不作惡」，身和語和意，這三業都不作惡。「莫惱世間諸有情」，不要令這世間一切有情的眾生煩惱。「正念觀知欲境空」，要正念來觀察這個欲境是空的。「無益苦行當遠離」，那些個沒有益處的，外道所修的苦行，應該遠離的。

要學這四句偈，有五百個羅漢教他；你說，教了一百天，也就是三個月的樣子囉，他連一句也沒有學會，你說愚癡得怎麼樣啊！這第一句，就是「身語意業不作惡」，就這一句都沒學會。記得「身語意業」，就忘了「不作惡」了；記得「不作惡」，這「身語意業」又忘了。記前四個字、忘了後三個字，記住後邊三個字、把前邊那四個字又忘了。你說！我相信現在在座沒有一個有這麼蠢、這麼愚癡的。我教你們學〈楞嚴咒〉，大約都有幾個人可以背得出了；雖然有很多不能背的，但是相信都會記住好幾句了。這個周利槃陀伽，哈！愚癡到這個樣子！

他的哥哥周利一看，這個弟弟！五百個羅漢教了一百天，連一句偈都沒學會，這還有什麼用？「你趕快去還俗去了！你回家裏去討個老婆好了！」於是乎就趕他，不要他在這兒做比丘了。他自己一想：「啊！人家這麼多人都在這兒出家做和尚，我回去有什麼意思呢？」於是乎自己拿一條繩子，就到後邊花園的樹上去吊頸去了！廣東叫「吊頸」，中國北方叫「上吊」，英文不知道叫什麼？

他正想要上吊的時候，佛就現一個樹神；來了，問他說：「你幹什麼？」他說：「我不活著了！」「你不活著，你死了幹什麼？」說：死了幹什麼？那我不知道啊！」樹神說：「你不要死！不要自己殘害自己生命！你這愚癡是有因緣的，你應該痛改前非；你改過，然後就可以了！」他就問：「我以前有什麼因果，我現在這麼愚癡



啊？」

這個樹神本來是釋迦牟尼佛變化身而去的，在這個時候，釋迦牟尼佛又現出來本有的佛身，就告訴他說：「你前生本來是一個三藏的法師，你有五百個弟子；可是五百弟子向你學法，你一天到晚也不教他們法，也不講經。有人向你求法，跪到你面前三日三夜，你都不講一句法給他聽；因為這樣子，你不說法，所以你就變成愚癡了，愚癡得以後再一句法你都不懂了！一句法你也記不住了！」

喔！他由此之後，就生大慚愧：「唉呀！我怎麼這樣子呢？人家五百個弟子跪到面前求法三天，都不講一句法。你因為吝法，自己捨不得這個法，來講法給一般人聽！」

所以你們大家記清楚啊！以後我教你們佛法，你們要各處去，見著人家就給他講佛法；切記不要說：「喔！我不給你講！我講，你明白了，我怎麼辦哪？」不要這樣子！不要妒忌人明白佛法！你越妒忌人，你自己越不明白了。周利槃陀伽就因為在過去生中吝法——吝，就是慳吝，就是捨不得——不布法給眾生，所以就得愚癡的果報；但是他因為還有善根，所以和佛生到同一個時候。

佛給說完這個，就指著一把笤帚說：「你認識這個是什麼？」他說：「這是個笤帚。」

「喔！說這個，你會不會忘？」他說：「這我不會忘的。」於是乎佛教他說：「你天天就念這個好了！你就念『笤帚、笤帚、笤帚、笤帚』，一天到晚你念這『笤帚』兩個字得了！」他就念。念了大約幾個禮拜之後，佛說：「你這回還會不會忘？」他說：「不會忘！」「不會忘？我再給你轉一轉名。笤帚，就幹什麼的呢？就除垢，除去塵垢。你現在念『除垢』！」所以他又念「除垢、除垢、除垢、除垢」，一天到晚就念這個「除垢」；念「除垢」，用這一把無相的笤帚，來把他的塵垢都掃除了，所以就恢復清淨了。就是這「除垢」，除去他吝法的這一種塵垢——他吝法，不歡喜講法給人家聽，這也是塵垢，所以他得的果報就愚癡。

我們每一個人，你若想聰明，就盡量去給人說法；見著誰，給誰說法，你就聰明了。你在我這兒學的《楞嚴經》，從頭學到現在了，每一天你寫的筆記，你把它記熟了，見著人就給他講，隨時隨地都給人講法的；這樣子，你來生就絕頂地聰明、就有辯才無礙，你那種聰明智慧，就沒有人能比得了了。為什麼呢？你願意做法布施，就不會愚癡了。這個周利槃陀伽，就因為他不願意做法布施，所以就愚癡得這麼可憐。一百天學一句偈頌也記不住，你說可憐不可憐？我們現在誰都比他聰明！

這個繼生，他自己講他自己修道的經過。他說，「我闕誦持，無多聞性」：我缺少這誦持的性，愚癡得不得了。阿難就是過目不忘，有誦持的這種智慧，又有多聞的

性；而我繼生可是愚癡得不得了。「最初值佛，聞法出家」：我在最初遇著佛的時候，我聽見佛所說的法，我就出家了。

「憶持如來一句伽陀」：可是出家是出家，憶持佛所說的一句偈頌，我想把它念熟了它。這一句偈頌，就是「身語意業不作惡」這一句；可是怎麼樣？「於一百日，得前遺後，得後遺前」：在這一百天裏邊，我把前邊四個字、或者前邊三個字記住了，就把後邊的四個字、或者後邊三個字忘了；把後邊的三個字、或者四個字記住了，把前面的又忘了。所以這一句的偈頌始終不能成頌，不能把它背頌出來！愚癡得就這樣子。

這個繼生，他這愚癡，就因為他在宿生不肯說法教化眾生。所以你學佛法的人，無論到什麼地方，就要盡量去幫人家；講經、說法，弘法教化眾生，以這個事情做為自己的責任，不要吝法。周利槃陀伽為什麼愚癡呢？就因為他吝法，不肯行法布施。布施有三種，有財施、有法施、有無畏施。現在我在給你們講經說法，這就是法施。

為什麼我要給你們法施呢？如果我懂得法，我不給你們講的話，等到來生，我或者連周利槃陀伽都不如了！他一百天記不住半句，我一年或者連一個字都記不住。因為這個，我也不求代價，也不論你們對我有沒有什麼報酬，我就給你們講經說法，我就怕愚癡。如果你們哪一個不怕愚癡的話，祇管試一試！你說：「我懂得佛法，我不講給你聽。」試一試，等到愚癡過周利槃陀伽那時候，你就知道，這果然是真的，你做過實地的試驗了：「難怪！當初我聽法師講，不行法布施，要愚癡的！」那時候你就知道了！不過那要很長的時間的。

講到這個地方，我又想起一個公案來，什麼公案呢？在以前，有這麼一個做官的，大約做省長這麼大的官。這個做官的很奇怪，怎麼呢？他對《法華經》很有興趣，《法華經》有七卷，前三卷半，他就熟得不得了，很熟很熟，一讀就能記得；後三卷半，他就讀了也不記得，讀一遍也不記得、讀一遍也不記得，就生得不得了，特別陌生。他是個信佛的，對這個道理就不懂：「我怎麼對前半部《法華經》這麼熟，後半部就這樣生呢？前半部我很容易就記得了，後半部就記不清楚。」

當時有一個高僧，就是明眼的善知識，開佛眼了、開慧眼了，天眼、肉眼、法眼都開了，這善知識有五眼六通的；他就去請問這善知識，這善知識聽說省長來了，就也很歡迎。省長就請問老和尚：「我對《法華經》是特別感覺興趣，在佛教裏，其他的經典我都不歡喜，只有《法華經》我很歡喜。可是這《法華經》前半部，我就記得清清楚楚的，我也很容易不要看經就背得出，也可以誦了；後半部，我怎麼樣讀也不能成誦，記都記不住。這什麼道理呢？」這個老和尚說：「喔！你問這個道

理嗎？我說了，你不要生氣，你不要又不相信哪！」這位省長說：「好！你說，我相信的。」

他說：「為什麼你做省長呢？因為你前世有一點功。有什麼功呢？你原來是一頭牛來著，你幫著一個寺院裏邊耕田，這是供養三寶，所以你就有功了，今生你做省長了。你對《法華經》前半部非常熟，後半部你就非常生，是什麼道理呢？因為在寺院裏頭，在六月六這天，要曬經的，經典都要拿出來到外邊用太陽曬；曬一曬經，佛經上就不會被蟲蛀了。在這個期間，你就到《法華經》的前邊，你用你的鼻子聞前半部的《法華經》，後半部你就沒有聞到；所以你今生對前半部的《法華經》就非常的熟，後半部你就不熟、就非常的陌生，也就是這種的因果。」這省長一聽，向這老和尚就叩頭頂禮；於是乎他又加功精進，研究這部《法華經》。這是一個公案的因緣。

這牛聞一聞《法華經》，就這麼聰明；周利槃陀伽不願意講佛法，哈！就那麼愚癡。這一相比較起來，我們每一個人，千千萬萬你切記：不要試驗！我還希望你不要試驗，因為試驗到周利槃陀伽那種程度上，那是太苦惱了！不過我們又不要輕視周利槃陀伽，周利槃陀伽雖然那麼蠢，念的「笤掃」兩個字，然後念「除垢」，最終他沒有好久就開悟了。我們比周利槃陀伽聰明是聰明了，但是我們開悟可沒有那麼快；這一點，又是我們不如周利槃陀伽的地方。

「佛愍我愚，教我安居，調出入息」：佛憐憫我非常愚癡，所以教我念「笤掃」，又念「除垢」，令我不要憂愁，在那兒好好地安居用功，調和我的出入息。這口氣出去、回來，要數息，修數息觀；數息，就由一念到十念，到十念上再回來。你再愚癡，大約數十個數都會數吧？呼吸氣一出一入，就一呼一吸，這叫「一息」；數這個呼吸，數到第十上，然後再從第一上開始。你再愚癡，大約十個數都可以數得到了，所以教他出入息。

「我時觀息，微細窮盡；生住異滅，諸行剎那」：我這個時候就觀察我的出入息，到那個微細微細的息上，把理追求盡了；在生、住、異、滅的呼吸氣裏邊，悟到世間所有的事情在很短的時間裡頭就變滅了，沒有什麼是真實而永遠的。剎那，是很短的時間，在我們一念裏頭，就有九十個剎那；在一剎那裏頭，就有九百個生滅。你看這個！所以你若往細了研究，那微細微細的，不是肉眼所能知道的。

呼吸氣裏邊，也有生、住、異、滅。怎麼叫「生」呢？這氣初呼吸的時候，就最初想要吸起的時候，這生了。這個數息，在天臺有「六妙門」，也就是「數息觀」，就是從這兒來的，它分六妙門；六妙門就是：數、隨、止、觀、還、淨，有六種修

行調呼吸的法門。現在不要細講它！生、住、異、滅，在起初的時候，這是生；這個氣來回不斷的時候，這叫住；在呼吸氣將要沒有的時候，這叫異；沒有了，就叫滅。我觀出入息，到無人、無我、無眾生、無壽者，呼也不知呼，吸也不知吸；在這個時候，這個心打成一團，凝成一片，連分別心也沒有了，攀緣心也沒有了，什麼心都停了！

「其心豁然，得大無礙」：喔！在這個時候就返本還原了，一切都沒有障礙了，就開悟了。豁然，就是開悟了；開悟，就無礙了。就好像屋子門開開了似的，房子裏邊空氣立刻就清淨了，就沒有濁氣了。我們現在雖然有這麼多人，但是我們堂裏邊，這空氣是清淨的。你若問我為什麼，我很難說；總而言之，就是清淨了！我們這兒是個道場，道場都是有一股清淨的，妙不可言的這麼一種氣氛。

我們這兒是講經的法會，每一個人，在講經、聽經的時候，必須要存一種恭恭敬敬的心。為什麼呢？諸佛菩薩都在我們這個道場裏邊，就監護著我們、看著我們。看著哪一個人有真的誠心，他就給哪一個人一點甘露的法水；哪一個人有真正想要學佛法的心，他就默默中開你的智慧。本來你聽經聽不懂，因為你心真，他默默中把你的心竅給開了，你開智慧了；不過你沒有真開五眼、六通，你看不見的。如果你真開五眼、六通，那你的境界更不可思議了，更妙不可言了！但是你要守規矩，不要到道場裏邊盡逞人我的是非：「你看我！我什麼都是第一！」不要爭第一！你一爭第一，佛菩薩一看：「喔！你這個壞蛋！在佛的道場裏邊，你都來這麼樣搞法！」所以你要小心一點！

每一個人對任何人都要很謙恭，很和藹地，不要生出貢高我慢心。不要說：「嘿！你看你多蠢！我比你聰明得多！」你這一念生出來，你就該愚癡了！所以不要看不起人。要看這個法會裏邊的人，都是我過去的父母。你不知道哪一個人或者是我過去生的父母到這個地方來了，都是未來的諸佛，將來的都成佛的；你如果輕慢這個人，那就等於輕慢佛一樣了。所以學佛法，就要對人人都平等平等的，沒有一種驕傲的心；要不存驕傲心，和任何人都平等，這是最要緊的！

所以在這個法會裏邊，一定要守規矩；聽經的時候，沒有必要的事情，切記不要走來走去地。也不要往這兒躺著，往那兒歪著的，要端然正坐；坐一定要坐正當一點，不要這麼懈懈怠怠，懶懶惰惰的。你即便就是懶蟲，也要不變懶蟲，也要變成一個不懶了，這回變成一個勤力的人。所以最要緊的，聽經不要睡覺；聽經若睡覺，那將來就像那位阿那律似的。

「乃至漏盡成阿羅漢，住佛座下，印成無學」：漏盡，就是無漏了。由開悟之後，

一點一點的就無漏了，就到四果阿羅漢的果位；我常常隨著佛的座下聽法，佛給我印證，說我也是得到無學的果位，證得四果阿羅漢了。這麼愚癡的人也得四果阿羅漢，我們這麼聰明，連一果都沒有得，你說慚愧不慚愧？

「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反息循空，斯為第一」：現在佛詢問什麼是最圓通的法門？像我所證的，就修數出入息，回來歸於空境上，這個法門是最為第一的。

我來這兒很多年，總也不敢講這個規矩。為什麼呢？這個國家什麼事情都講自由的，父親、母親也不管小孩子，小孩子隨他自由的發展。於是乎，我到美國來，收徒弟也不管了，也由他自由發展；他願意到什麼地方去就到什麼地方去，願意怎麼樣就怎麼樣子，很自由的。可是在這個講經法會裏邊，我看有幾個太不像樣子了！這自由得太厲害了，就太隨便了！

所以說，「不以規矩，就不能成方圓」，若沒有規矩，就不能成方圓。那規矩，圓的就是規，方的就是矩。如果你不用規矩，方的也就變成一個長的或者三角形的了；圓的也不圓了，變成一個三角形了，就沒有一定了。所以在這個楞嚴法會，今天我告訴你們，不要懶惰！要恭恭敬敬地聽經。聽經，就好像佛在這兒說法一樣的；你不要認為：「喔！這是這個法師在這兒講，好像講講故事這麼講，好像講笑話這麼講，給我們好像胡哄小孩子，這麼講一些個可笑的事情。」

不是的！我所講的，你們如果真能領會得到，當堂就會開悟的，也會當堂就證果的；當下就證果、當下就開悟，只要你有一種真正求法的心，就可以了！現在講這部經，大約快講到一半上了，所以我給你們這一點好的消息：你們若是誠心聽，在這二十五聖各訴圓通的這個時候，你們若有誠心的，當時就會開悟的。因為什麼呢？這二十五聖，他都有這個願力，他說：「以後誰要是修這個法門，我都幫助他開悟的。」所以你們好好用心來研究這個經典！

**憍梵鉢提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「我有口業，於過去劫輕弄沙門，生生有牛?病；如來示我一味清淨心地法門。我得滅心，入三摩地；觀味之知，非體非物，應念得超世間諸漏。內脫身心，外遺世界，遠離三有，如鳥出籠；離垢銷塵，法眼清淨，成阿羅漢，如來親印登無學道。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還味旋知，斯為第一。」**

「憍梵鉢提」：這是梵語，翻譯成中文，就叫「牛?」，就是牛喘氣。這牛睡著了的時候，牠總倒嚼；怎麼倒嚼呢？牠那口裏總嚼草，舌頭嚼的聲音很大的，這叫「牛?」。憍梵鉢提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：就從座上起來了，給佛叩頭頂禮，



對佛說了。

「我有口業」：他說，我在過去的時候造口業。怎麼造的口業呢？他就看見一個老年的沙門。這個老年的沙門牙都掉了，沒有牙了，於是乎吃東西就吃得很慢的。他就戲弄這個沙門說：「唉！你這個老和尚啊！吃東西好像牛吃草一樣的。」他說這老和尚像牛吃草一樣的。

這老和尚是個證果的阿羅漢，說：「啊！你不應該這麼講我！你這麼講我，你將來要受果報的。你趕快懺悔、趕快地悔過！」他就懺悔，雖然懺悔脫去牛身的報，但是有這種牛的習氣、有這種牛的氣質；所以他的舌頭就像牛的舌頭那樣子，他常常也就像牛吃草那麼喘氣。他雖然證果成阿羅漢了，佛恐怕有人譏謗他，也說他好像牛似的，這個人也會墮牛身；所以佛就叫他住到天上，應天人的供養，天人都有宿命通，不敢輕慢他。

「於過去劫輕弄沙門」：我為什麼造這口業呢？就因為在過去劫的時候，我戲弄沙門，和這個沙門開玩笑。輕弄，就是戲弄。沙門，是梵語，此云叫「勤息」，就是「勤修戒、定、慧，息滅貪、瞋、癡」。「世生生有牛病」：所以自己生生世世都學著牛那麼喘氣，受這種果報。「如來示我一味清淨心地法門」：如來教我一味清淨一味清淨心地的法門。一味清淨，就是一念的清淨，對於味要清淨。因為你舌不分別味，就沒有識心；沒有識心，這個味就歸於清淨；這也就是修一種不分別的定。

「我得滅心，入三摩地」：我把這分別心滅了，得到正定正受。「觀味之知，非體非物，應念得超世間諸漏」：；我觀察這個味的智慧，這個味也不是從體——舌生出來的、也不是從物生出來的。我這麼樣觀察之後，就在這一念清淨的時候，就得超出世間所有一切的諸漏。

「內脫身心，外遺世界，遠離三有，如鳥出籠」：我內裏邊，身心也沒有了、也脫離了；外邊，把這個世界也都忘了，內無身心、外無世界；遠離欲界有、色界有、無色界有這三有，這時候，我好像鳥出了籠似的。「離垢銷塵，法眼清淨，成阿羅漢，如來親印登無學道」：把塵也離開了，垢也脫出去了，就開了法眼，證得阿羅漢果，如來親自印證我登無學的果位。法眼淨，就是開了法眼了。

「佛問圓通」：現在佛問每一個修道的是用什麼功夫得到的開悟？「如我所證，還味旋知，斯為第一」：就像我所證得的，不分別這個味，迴光返照，旋回來這個知

味的分別心，這是第一的法門。

畢陵伽婆蹉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初發心，從佛入道，數聞如來說諸世間不可樂事；乞食城中，心思法門，不覺路中毒刺傷足，舉身疼痛。我念有知：知此深痛雖覺覺痛，覺清淨心無痛痛覺；我又思惟：如是一身，寧有雙覺？攝念未久，身心忽空，三七日中，諸漏虛盡成阿羅漢；得親印記，發明無學。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純覺遺身，斯為第一。」

「畢陵伽婆蹉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：畢陵伽婆蹉就從座上起來了，給佛叩頭頂禮，對佛說了。畢陵伽婆蹉，翻譯到中文，就叫「餘習」；餘習，就言其無始劫以來，在多生多劫這種的習氣總不脫。怎麼樣不脫法呢？有一次他過河，因為他是個證果阿羅漢，過河，河水都可以斷流，可以停止。這個河神是個女的，他到這個地方，就叫河神說：「小婢住流！」

這河神雖然也把河水停止不流了，但是心裏就很不滿意的；就去向佛投訴：「您的弟子怎麼一點都沒有規矩？他見著我，不但沒有禮貌，言語一點都不客氣！」佛說：「怎麼樣呢？」她說：「我在那兒管河水，他到那兒，叫我『小婢住流』。他是一個阿羅漢，不應該這樣稱呼我！」佛就叫畢陵伽婆蹉向這個河神道歉；畢陵伽婆蹉就合起掌來，對這個河神說：「小婢莫瞋！」小婢！你不要怪我，不要瞋恨我！在這樣一講的時候，引得這些阿羅漢都哈哈大笑。

為什麼畢陵伽婆蹉這樣稱呼「小婢」呢？因為這河神在過去無量劫以前，做過畢陵伽婆蹉的傭人，他叫慣了她小婢；所以現在她做河神，他還叫她小婢，乃至於向她道歉——本來就因為稱她「小婢」她不滿意了，向她道歉的時候，他還說「小婢莫瞋」。婢，就是奴婢。過去差不離的家裏，都有工人用；用的工人就叫「奴才」，女的就叫「婢」。

「我初發心，從佛入道，數聞如來說諸世間不可樂事」：我最初發心修道的時候，我隨著佛出家入道，很多次聽見如來說世界上什麼事情都是苦，空，無常，無我的。「乞食城中，心思法門，不覺路中毒刺傷足，舉身疼痛」：我在城中去乞食，心裏就專門思想如來所教的這個法門；在思想中，也沒有注意到路中有一根木頭或者什麼毒刺，把我足就給刺破了，我全身都疼痛了。

「我念有知：知此深痛雖覺覺痛，覺清淨心無痛、痛覺」：在這個時候，我想我的心裏就知道了：知道這種深痛雖然是腳覺得痛，但是在這清淨本來的覺悟心上沒有痛，也沒有痛的感覺。我這樣一想，就空了，身心就清淨了，所以也就不知道是誰

痛了。「我又思惟：如是一身，寧有雙覺」：在這個時候，我又思惟：我這一個身有兩個覺嗎？有一個覺得痛的、有一個不覺得痛的嗎？沒有啊！

「攝念未久，身心忽空，三七日中，諸漏虛盡成阿羅漢」：我這麼觀察沒有好久，我的身和心都空了；在三七二十一天裏邊，這一切的漏都化作虛空，沒有了，我就證阿羅漢果。「得親印記，發明無學」：得佛親自給我印證授記，發明這個無學的果位，成四果阿羅漢。

「佛問圓通」：現在佛問我們每一個弟子所證的，最初發心所開悟的道路。「如我所證，純覺遺身，斯為第一」：像我畢陵伽婆蹉所證得的，把這覺悟心專一不雜了、純了，把身也忘了，這就是我修行的法門，我認為這個法門是第一了，與我最相應了！

須菩提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曠劫來，心得無礙；自憶受生如恆河沙。初在母胎，即知空寂；如是乃至十方成空，亦令眾生證得空性。蒙如來發性覺真空，空性圓明，得阿羅漢；頓入如來寶明空海，同佛知見，印成無學，解脫性空，我為無上。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，諸相入非，非所非盡，旋法歸無，斯為第一。」

「須菩提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：每一個人都知道，須菩提就是那個「空生」。因為他一生出來，他父親、母親的倉庫都空了，所有珠寶都沒有了；等到七天以後，這些珠寶又都現出來了，又叫「善現」；他的父親、母親去給他算卦，算的既善且吉，所以又有一個名字叫「善吉」。這空生就從座上起來了，給佛叩頭頂禮，對佛說了。

「我曠劫來，心得無礙，自憶受生如恆河沙」：曠劫，也就是空曠之劫以前。我在曠劫以來，我的心性得到無障礙了；我自己回想，我在前生，從生生世世以來，好像恆河沙那麼多的劫數。「初在母胎，即知空寂；如是乃至十方成空，亦令眾生證得空性」：在我母親的胎裏頭，就知道空性；像這樣子，乃到這十方世界都成空了，也使令這一切眾生同證得空性的道理。

「蒙如來發性覺真空，空性圓明，得阿羅漢」：我承蒙如來發明這個空性，這個性和虛空是一樣的，如來藏性這種覺悟是真空；這種虛空和如來藏性都是圓明的，我因為明白這個如來藏性的本體，所以也就證得阿羅漢。

「頓入如來寶明空海，同佛知見，印成無學，解脫性空，我為無上」：寶明，也就是如來藏性；空海，猶如大海一樣。即刻就入到如來的寶明空海裏邊來了，我的知

見和佛是一樣的；佛給我印證，說我也是個無學果位了，解脫性空的道理，我是最上的——須菩提是「解空第一」。

「佛問圓通」：現在佛問每一個弟子、每一個菩薩，各人所證得圓通的道理。「如我所證」：像我須菩提所證得的。「諸相入非，非、所非盡，旋法歸無，斯為第一」：入非，就是沒有了。這一切的相，都沒有了；旋這個法性，歸到虛無上，這個解空是第一個法門。這能非的空和所非的空，兩種都沒有了，也沒有個能非的空，也沒有個所非的空。這是連空都沒有了，這在道教叫「所、空即無」，佛教就叫「非、所非盡」——這個「非」字，就當「不是」講。有個能非和所非，這還仍然有空在呢！現在連空都沒有了。

舍利弗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曠劫來，心見清淨；如是受生如恆河沙，世、出世間種種變化，一見則通，獲無障礙。我於中路，逢迦葉波兄弟相逐，宣說因緣；悟心無際，從佛出家。見覺明圓，得大無畏，成阿羅漢；為佛長子，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。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；心見發光，光極知見，斯為第一。」

「舍利弗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：舍利弗就從座上起來了，給佛叩頭頂禮，對佛說了。舍利弗，我們大家也都聽過，他就叫「鶖子」；因為他母親叫「鶖」，他就叫「鶖子」，是這鶖的一個兒子。他非常有智慧，在他母親腹裏的時候，他母親和他舅舅拘絺羅辯論，他舅舅屢辯屢敗，不能贏得他母親的辯論；所以他的舅父就知道他這個妹妹肚裏頭有一個智子——有智慧的兒子。

「我曠劫來，心見清淨」：我在這麼多劫以來，我的心和我的見都非常清淨。「如是受生如恆河沙，世、出世間種種變化，一見則通，獲無障礙」：我像這樣受生，好像恆河沙劫那麼長的時間，世間法和出世間法一切一切的變化，我一看見即刻就通達明白了，所以我就得到無障礙。

「我於中路，逢迦葉波兄弟相逐，宣說因緣」：中路，就是路中。我走到半路上，遇著迦葉波他們兄弟一起同行；他們一邊走路，就一邊講因緣法。迦葉波，就是這大龜氏；相逐，就是一起同行。「悟心無際，從佛出家」：我一聽這個因緣法就開悟了，就明白這個心沒有邊際，就跟著佛出家了。

舍利弗當初沒出家的時候，在路上見著馬勝比丘——馬勝比丘就是那五比丘之一。看馬勝比丘走路威儀肅穆地，樣子非常地端嚴，目不斜視，耳不旁聽——目不這麼斜著看人，耳朵也不往前聽聽，往後聽聽、往旁邊聽一聽；眼觀鼻、鼻觀口、口問

心。這麼樣行路，這種威儀的樣子是特別好。

舍利弗以前有個師父，叫沙然梵志；就是個外道，名字叫沙然。等他師父死了，他也就沒有師父了，就沒有什麼可學的了！後來在路上遇著馬勝比丘，他很羨慕，就問：「啊！你這樣子這麼好！你的師父是誰啊？」馬勝比丘就說：「諸法從緣生，諸法從緣滅；我佛大沙門，常作如是說。」一聽這幾句話，舍利弗即刻就開悟了，就證果了。他回到他的家裏頭去，就同目連又講這幾句話；目連一聽，也開悟了。於是乎兩人帶著二百五十個徒眾就去皈依佛，跟著佛出家，做佛的常隨眾。

這是有的經上這麼說的，這部經上就說「碰到迦葉波兄弟相逐」；大約馬勝比丘和迦葉波在一起，這經上不說「兄弟相逐」嗎？這個「兄弟」，不僅僅就迦葉波的兄弟，馬勝比丘也在內了！

他們講這個因緣，也有一首偈頌：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；亦名為假名，亦名中道義。」由因緣所生出來的法，我說出來，這就是空的；這叫給它起個假名，又名叫「中道義」。他先說這偈頌，幾個人正研究這個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；亦名為假名，亦名中道義。」正講這幾句偈頌，大約舍利弗就來問說：「你們說什麼啊？你們師父是哪一位？」所以馬勝比丘就對他說：「諸法從緣生，諸法從緣滅；我佛大沙門，常作如是說！」他一聽就開悟了，回去就叫目連都一起來皈依佛了！

「見覺明圓，得大無畏，成阿羅漢」：我的見就和著覺的本體也明圓了，就得著大無畏了，也得成阿羅漢果。「為佛長子，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」：我做佛的一個長子，我好像從佛口生出來的，從法化生出來的。舍利弗在佛的弟子裏頭，也是長老。

「佛問圓通，如我所證」：佛現在問這個圓通法門，如我舍利弗所證得的，「心見發光，光極知見，斯為第一」：這個心和見發揮它的光明，光明到極點，這知見也就都空了，這個法門是第一的法門。

普賢菩薩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已曾與恆沙如來為法王子，十方如來教其弟子菩薩根者修普賢行，從我立名。世尊！我用心聞，分別眾生所有知見。若於他方恆河界外，有一眾生心中發明普賢行者；我於爾時乘六牙象，分身百千，皆至其處。縱彼障深，未得見我；我與其人暗中摩頂，擁護安慰，令其成就。佛問圓通，我說本因；心聞發明，分別自在，斯為第一。」

「普賢菩薩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：普賢菩薩就從座上起來了，給佛叩頭頂禮，對佛說了。



普賢 Bodhisattva 他是大行，他的行是最大的，他有十大願王；這十大願王，在早、晚功課上有。就是：「一者禮敬諸佛，二者稱讚如來，三者廣修供養，四者懺悔業障，五者隨喜功德，六者請轉法輪，七者請佛住世，八者常隨佛學，九者恆順眾生，十者普皆迴向」；這十種，叫普賢行的「十大願王」。在《華嚴經》上，單單有著一品叫〈普賢行願品〉，他這種願力是特別大的，這種行力也特別大，所以與眾生非常有緣。他騎著什麼呢？就騎著一頭象 elephant；他這頭六牙白象，白色的表這是潔白的唯一佛乘，六個牙表菩薩六度。

「我已曾與恆沙如來為法王子」：我在過去，已經曾與恆河沙數這麼多的如來為佛的法王子。「十方如來教其弟子菩薩根者，修普賢行，從我立名」：十方的如來教他所有的弟子，若有菩薩根性、根器的，都要修這普賢的十大願王；這就是從我這兒起的名字。

「世尊」哪！「我用心聞，分別眾生所有知見」：我不用耳聞，我就用我的心聞；這個心不是個分別心，是用我的真心來分析眾生所有的根性，和所有他心裏想的什麼。

「若於他方恆河界外，有一眾生心中發明普賢行者」：不單於這個世界是這樣子，假設在他方的國土，在這恆河沙世界之外，離這兒非常之遠，遠得算不出來那種的遠法了；有一個眾生在他心裏頭想要發這個心，修普賢行的。「我於爾時，乘六牙象，分身百千，皆至其處」：我在他正發心的時候，我就乘坐六牙的白象，化百千萬億個身——不是單單一個身——都到這個眾生的地方。

「縱彼障深，未得見我；我與其人暗中摩頂，擁護安慰，令其成就」：即使這個人的業障太深，他見不著我；我也給這個人在默默中這麼摩頂，我也保護這個人，又安慰這個人，令他所修行的都成就。

我們修法、修行的人，有的時候，覺得頭上就像蟲爬似的，就像有人這麼動彈我們的頭，或者面上好像有蟲爬似的；我勸你不要用手來抓它，不要用手來撓它！因為這個或者正是有佛菩薩來給我們摩頂呢！在你細心的時候，會知道有一種感覺；你一摸，根本什麼也沒有。這個時候，就是菩薩來加持我們了！你們每一個人若是有點誠心的，都會有這種感覺的，這是暗中摩頂。

「佛問圓通，我說本因」：現在佛問每一個弟子所得的圓通，我就說說我本來因地的這種關係。「心聞發明，分別自在，斯為第一」：在我的心裏聞這一切眾生的知見，而發明出來；這個真心的分別，是一種自在的分別，也得到一種自在，這個法

門我認為是第一了！

還有，我們人不要有脾氣；若有脾氣，就會有魔障發生的。所以這火氣都要小一點！學佛法要認真一點！今天我問一問，這〈楞嚴咒〉都有誰能可以背得出？有誰背得出的，現在站到前邊來！我現在要考試〈楞嚴咒〉的。

孫陀羅難陀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初出家，從佛入道；雖具戒律，於三摩地心常散動，未獲無漏。世尊教我及拘絺羅觀鼻端白。我初諦觀，經三七日，見鼻中氣出入如煙；身心內明，圓洞世界，遍成虛淨，猶如琉璃。煙相漸銷，鼻息成白，心開漏盡；諸出入息化為光明，照十方界，得阿羅漢，世尊記我當得菩提。佛問圓通，我以銷息，息久發明，明圓滅漏，斯為第一。」

「孫陀羅難陀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：孫陀羅難陀即刻就從座起來，給佛叩頭頂禮，就對佛說話了。這個「難陀」，有阿難陀、有孫陀羅難陀。孫陀羅難陀，是佛的一個胞弟。孫陀羅，翻譯成中文，就叫一個「艷」字，就是美艷，很美麗艷好的。難陀，就翻譯成一個「喜」。孫陀羅是難陀他太太的名字，因為難陀有很多，所以這個難陀，就是孫陀羅的難陀；他妻子叫艷，他就是艷喜。我在以前曾經講過這個孫陀羅難陀的故事，不知道你們還記得不記得？如果記得，我就不需要再講了；若不記得，我可以再講一遍。記得嗎？You love this very much（你很喜愛這個故事的）！

「我初出家，從佛入道」：我在最初出家的時候，我跟著佛來修道。「雖具戒律，於三摩地心常散動，未獲無漏」：雖然我很守戒律的，但是在定力上，我的定力總不夠，總常常搖動，沒有得到無漏的這種程度、沒有到無漏的果位上。

「世尊教我及拘絺羅觀鼻端白」：拘絺羅是舍利弗的舅舅。世尊因為我散亂心很多，所以就教我和拘絺羅用眼睛觀這鼻端白。鼻端，就鼻子尖上這地方；鼻端白，這個地方有一點的白。

「我初諦觀，經三七日，見鼻中氣出入如煙」：他說，我在最初修行，用這種諦觀功夫，就諦觀這個鼻端白，看這個鼻端有一個白點；經過三七二十一天，我就看見鼻子出入的氣就好像煙似的。「身心內明，圓洞世界，遍成虛淨，猶如琉璃」：我這時候，身心在裏邊就有了光明，這所有世界的事情我都洞曉，都明白了，所有我身心世界都成了一個虛空、清淨的本體了，我的身上和這個世界都像琉璃似的，看得清清楚楚地。

「煙相漸銷，鼻息成白，心開漏盡」：可是這鼻子的出入氣本來變成煙了，煙這種形相漸漸地就銷融了，沒有了；鼻子的出入息也和鼻端就都變成白的了。果然就天天觀這鼻端白，就變成白色的了；我這個時候鼻息成白了，這心裏豁然就開悟了，諸漏也都盡了。

「諸出入息化為光明，照十方界」：我這個出入的息本來先是煙來著，以後變成鼻端白，現在變成光明了，這個光明遍照十方法界。「得阿羅漢，世尊記我當得菩提」：我就證得阿羅漢果，世尊印記我，說我將來一定會成佛的。當得菩提，就是成佛。

「佛問圓通」：現在佛問每一個弟子所得的圓通，「我以銷息，息久發明，明圓滅漏」：我以我的修行銷這出入息，銷這出入息久了，就有了光明；這個光明一圓滿，漏也都滅了。「斯為第一」：在我來說，我認為這個鼻識是第一個法門。孫陀羅難陀修鼻識，他認為鼻識是很重要的，這是第一個法門。

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曠劫來，辯才無礙，宣說苦、空，深達實相；如是乃至恆沙如來祕密法門，我於眾中微妙開示，得無所畏。世尊知我有大辯才，以音聲輪教我發揚；我於佛前，助佛轉輪，因師子吼，成阿羅漢，世尊印我說法無上。佛問圓通，我以法音降伏魔怨，銷滅諸漏，斯為第一。」

「富樓那彌多羅尼子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：富樓那彌多羅尼子，這以前也講過的。富樓那，是他父親的名字，就是滿；彌多羅尼，就是慈悲的女人，是他母親的名字。他以父母名合起來做他的名字，翻譯成中文，就叫「滿慈子」。滿慈子就從座起來，給佛叩頭頂禮，對佛說了。

「我曠劫來，辯才無礙，宣說苦、空，深達實相」：我曠劫來，善說諸法，沒有辯論不通的；我宣說這個世界一切都是苦，都是空的，是無常的，是無我的，那種道理就都包括著最深實相的道理。這個實相就是無相，是無所不相。什麼叫「辯才」呢？就是能辯論；沒有道理，也把這個道理會講得有道理了。辯才有四種：

第一，法無礙辯，也就是說法無礙辯。講法講得是法法圓融，無論什麼法，都是講得圓融無礙。

第二，義無礙辯。方法雖然講得圓融無礙，有的義理不完全，那也是不可以的；這義理的理論，講得又要圓滿。義，就是意思、意義，就它的意義，是有意義、沒有意義。

第三，辭無礙辯。這個「辭」，並不是說就是「言辭」；就是本來這個道理要很多

話才能說完，他很扼要的，說得很簡單，這麼一、兩句話，就把所有的意思都代表了，說完了。辭句雖然不多，可是能包括無量的意思；把無量的意思，都包括成這一、兩句的意思。

第四，樂說無礙辯。樂說，無論你想要聽什麼法，他都歡喜跟你講。不像周利槃陀伽那樣子，在以前做法師的時候，他不肯說法，所以就愚癡得那麼厲害；這個富樓那，就是專歡喜說法，他是辯才無礙。

「如是乃至恆沙如來祕密法門，我於眾中微妙開示，得無所畏」：像這樣子，乃至恆河沙如來那個最祕密、最不宣說的法門，我在大眾裏邊，用微妙而顯明的道理來開示這一切的眾生；我得無礙的辯才，還得這個無所畏的力量。無所畏，就什麼也不怕，不怕一切。富樓那用他的舌識成道，這是由說法上成道的。

說法也會開悟，也會證果的；所以佛法裏邊，只要你一門深入，你抓住一門去修行，就會有辦法的。不要亂修，今天修修這個法，明天又修修那個法，後天又變了；你這一變，把時間都空過了，所以什麼法也不會成的。你要專一深入，用一個功夫，去勇猛精進才可以。

「世尊知我有大辯才，以音聲輪教我發揚」：大辯才，就是辯才無礙，任何人也辯論不過他，勝不了他。這富樓那說法的聲音，也非常響亮，就幾千人、幾萬人，也不用播音機，自然就聽得見。佛知道我有大辯才，所以就以音聲輪教我講經說法。

「我於佛前，助佛轉輪，因師子吼，成阿羅漢，世尊印我說法無上」：我在佛前幫佛來轉法輪，代佛說法；我的聲音猶如獅子吼一樣，所以我成阿羅漢果，佛印證我說法第一。這獅子一吼，百獸皆懼；這一切天魔外道聽見這個聲音，就都降伏了。

「佛問圓通」：現在佛問這個圓通。「我以法音降伏魔怨，銷滅諸漏」：我以舌演說法音，降伏天魔，制這種五欲的怨魔，把一切的諸漏也都銷滅了。五欲，第一，就是財。第二，就是色。第三，就是名；就是名譽、名聞、名利。第四，是食；就是總想吃東西，吃好東西，吃了又吃，吃了又吃。第五，就是睡。所謂「天魔外道」，這五欲就是人的一種怨魔、怨賊，把人寶貝都給偷去了。「斯為第一」：我以舌根來演說妙法，這就是第一。

優波離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親隨佛逾城出家，親觀如來六年勤苦，親見如來降伏諸魔，制諸外道，解脫世間貪欲諸漏。承佛教戒，如是乃至三千威儀，八萬微細，性業、遮業悉皆清淨；身心寂滅，成阿羅漢。我是如來眾中綱紀，親印我心；持戒修身，眾推為上。佛問圓通，我以執身，身得自在；次第執心，心得通

達，然後身心一切通利。斯為第一！」

「優波離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：優波離尊者，他對於戒律上最精嚴了，專門持戒律的。優波離，翻到中文，叫「上首」；他對於佛所說的戒律，他絲毫不犯的，所以就持戒第一。釋迦牟尼佛還是太子的時候，他是侍從，他原來的名字就叫「車匿」；他是和釋迦牟尼佛一起從宮裏頭跑出去到雪山的，所以釋迦牟尼佛一生的事情，他都清清楚楚的。他是跟著釋迦牟尼佛最久的一個人，在五比丘都走了，他也沒有走，還是在那兒陪著釋迦牟尼佛修道，侍候釋迦牟尼佛。優波離尊者就從座起來，給佛叩頭頂禮，對佛說了。

「我親隨佛逾城出家」：我親自陪著佛，從這東宮裏邊，就騎著馬飛出這個城出家去。在佛還是太子的時候，車匿陪著佛到東門去遊覽，因為他覺得宮中很悶。先到東門去，看見一個女人在那兒生小孩，這個女人又哭，又喊痛，就叫得不得了。他就問車匿說：「這是幹什麼呢？這個女人怎麼這麼哭叫呢？」車匿說：「這是一個女人在這兒生小孩子呢！」他說：「喔！生小孩子這麼痛苦啊？」這個女人把小孩子生了，他也不高興了，說：「回去了，不出去遊玩了！」

第二天，說：「我們到南門去遊玩去，到南門看看！」到南門一看，看見一個老人。這個老人老得不得了，頭也晃了，眼睛也看不清楚了，耳朵也聾，牙也掉，邁步也邁不動了。他問車匿說：「這個是什麼人？」車匿說：「這個人老了，老得這樣子！」他說：「人老了，就這麼樣子？啊！這太辛苦了！」於是乎又不願意去遊歷了，就回來了。

第三天到西門去，就見著一個病人，病得很厲害的。他又問車匿說：「這個人他怎麼了？這樣子哼哼呀呀的，這麼痛苦的樣子！」車匿說：「啊！這個人病了！」他說：「喔！有病就這麼辛苦？」又不去遊歷，又回來了！就見著生、老、病。

第四天到北門去，就見著有一個人死了。他就問：「這個是幹什麼的？」車匿說：「這個人死了！」釋迦牟尼佛：「喔！死了，死就這樣子啊？」於是乎正在這兒覺得很難過的時候，就又來一個比丘；比丘穿著袍、搭著衣，這樣子從他身邊過。他就問車匿說：「這個是幹什麼的？」車匿說：「喔！這個？你問問他就知道！」於是乎釋迦牟尼佛就問這一個比丘說：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他說：「我是個出家人！」「什麼叫『出家人』？出家人是幹什麼的？」他說：「我出家，就是比丘；比丘就不受生、老、病、死苦的拘束。若離開生、老、病、死苦，就了道了，不生不死，可以成佛的。」



釋迦牟尼佛這時候是個太子，就問他說：「喔！那你可以教我嗎？怎麼樣出家？你可以做我的師父嗎？」這個比丘本來是淨居天人，故意變化一個比丘，來度釋迦牟尼佛的；釋迦牟尼佛一問他的時候，他把錫杖往地上這麼一頓一戳，湧身虛空，就到天上去了。釋迦牟尼佛就也沒有法子學道，也沒有法子出家，又回到宮裏去了。

這個時候，在印度，有一些個相面的相師就對他父親、母親說：「太子如果在七天之後不出家的話，他就可以繼轉輪聖王的位。」就是整個世界所有宇宙的國家，這些國王都要受他的管。轉輪聖王管一四天下的，一四天下就是我們整個的世界；這整個世界，不是單單我們所住的這個南瞻部洲，還有東勝神洲、西牛賀洲、北俱蘆洲。這一四天下，一個日月，一個須彌山，這叫一個世界。一千個世界，算一個小千世界；一千個小千世界，是個中千世界；一千個中千世界，是個大千世界，所以這叫「三千大千世界」。

因為相師說佛七天之內不出家，就可以做轉輪聖王；於是乎他的父親淨飯王就派出軍隊，把這個皇城周圍就給圍起來，裏外交通都斷絕了。就像現在戒嚴，下戒嚴令了，誰也不準到裏邊去，誰也不準到外邊來；就把釋迦牟尼佛給圍到宮裏頭了，把東宮給看起來了，使令東宮太子所住的宮殿，裏外交通斷絕。也就是給封鎖了，這消息斷了——現在的新名詞叫「封鎖」，再一個意思，就是「戒嚴」了。

可是佛因為有大善根，雖然被人看起來，他還不迷。淨飯王當時選了很多美女，都放到宮裏給太子來娛樂；太子見著這一些個美女，也就等於沒有見一樣，「見如不見、聞如不聞」，這所謂「眼觀聲色內無有，耳聽塵事心不知」，「內無身心，外無世界」。

在這個時候，這個淨居天人在天上就又現身講話了，就對太子講：「太子啊！你是不是貪圖這個世間的五欲，就把你宿世的願力忘了呢？你宿世發的什麼願，你現在還記得不記得了？」悉達太子說：「我沒有忘，但是現在我也沒有方法啊！」這個淨居天人說：「你如果沒有忘，你還想要出家修道的話，我可以幫助你！」悉達太子說：「可以的，你幫助我，那最好了！」

太子就命車匿——就是這個優波離尊者，就備拉馬的車；把馬給備好了，車匿和太子就在後園裏頭，預備衝出去。正在這個時候，四大天王——你們到過中國，看見那廟前邊，有個拿琵琶的，又有拿那些個什麼的，有四個，就是這四大天王——每一個天王托著一個馬足，就把馬連悉達太子帶車匿一起，都給捉到虛空，從虛空就飛出去，騰雲駕霧就走了。一走走了有三由旬，然後就落到雪山了；於是乎釋迦牟尼佛就在雪山修道。這時候，天人的感應，在那個地方有產麻、麥；那麼釋迦牟尼

佛一天就吃一顆麻粒，一顆麥粒，這麼維持他的生命。

當時，有父黨的親三個，母黨的親兩個，隨著佛在那兒修行。有三個因為不能受苦——釋迦牟尼佛在那兒受苦，一天只吃一麻一麥；那三個人就不能受苦，說：「這樣修道太苦囉！這得什麼時候可以成佛呢？我們都是走囉！」這三個人就走了，到鹿園去修道——這因為受不了這種的苦，所以走了。等到天女送乳的時候——天女用牛奶煲粥給釋迦牟尼佛喝；那時候，釋迦牟尼佛瘦得骨瘦如柴，瘦得非常難看，等到喝了牛奶粥之後，這身體自然就又都胖起來了。剩下的兩個人說：「太子以前能受苦，現在他不能受苦了。他這樣子，牛奶粥都喝，這他不能有什麼成就了！他受不了苦了，我們都是要走了！」於是乎這兩個人也走了。這父黨之親、母黨之親五個人都走了，就剩一個誰？就剩一個車匿。

「親觀如來六年勤苦，親見如來降伏諸魔，制諸外道」：我親自見著佛在六年之中，行這難行的苦行，忍這難忍的苦行；我也親自見著如來降伏諸魔，制伏外道。

佛在雪山修了六年的苦行，本來他在雪山可以成佛了，因為恐怕世人誤會，說是成佛一定要受苦，才能成佛；於是乎他就不在雪山打坐了，走到菩提樹下。坐到菩提樹下，他就發願，他說：「我坐這個地方，如果不成佛，我始終不起於座，我始終是在這兒坐著。」於是乎坐到這個地方，就不起身。

坐到第四十八天的時候，天上六欲天的魔王做了一個夢，夢見有三十二種的變化；那麼他夢醒了，這魔王他也會算，會觀察的，他看一看：我為什麼做這麼一個稀奇古怪的夢呢？一觀察：喔！菩薩坐到菩提樹下，就來成佛了！啊！這是不可以的！我一定要去破壞他的定力！

怎麼樣破壞他的定力呢？就派他四個魔女到這兒來；四個魔女的相貌，都生得非常地美貌。你看！魔，就是妖怪；她雖然是妖怪，她也不願意醜陋，Don't like to be ugly. Like to be beautiful（願意美貌）。這四個魔女就到這兒來擾亂釋迦牟尼佛的定力，怎麼樣呢？現三十二種媚相；總而言之，就是引誘釋迦牟尼佛，想要叫他生出一種凡心來，沒有定力，生出凡夫愛、欲這兩種的心。

可是釋迦牟尼佛，既沒有愛，又沒有欲；雖然不是木頭，不是石頭。說：「人非草木，孰能無情？」但是釋迦牟尼佛能在這個境界上不被境界轉，就是方才我所說的「眼觀聲色內無有，耳聞塵事心不知」，他不被魔女這種魔力所搖動。

這些個魔女雖然再美貌，這個誘惑的力量雖然再大，他也如如不動，了了常明。如

如不動，坐那個地方如如，一點都沒有動心，不生愛欲心；能以「對境心不起」，對這境界上不動這種心，對境無心。

這個時候，釋迦牟尼佛就作一種不淨觀。什麼不淨觀？就前邊講的「九想觀」，現在他作個不淨觀。他就像：「喔！現在你來騙我來了！你雖然相貌生得美麗，不過也都是帶肉的一個骷髏，九孔常流不淨啊！眼睛就有眼眵，耳朵就有耳屎，鼻子就有鼻涕，口就有口水、黏痰，這是七孔不淨；再加大、小便，更是不淨了！又周身毛孔每一個毛孔裏頭，生得好多蟲啊！周身都不清淨，污濁邈邈！」

這樣一想，啊！把這四個魔女都給觀得就像個老太婆似的龍鍾——就老態龍鍾這個樣子。啊！這四個魔女一看自己，又互相一看；你看我也老得這麼樣子，雞皮鶴髮，行步龍鍾，她看她也是鼻涕黏痰，周身都不潔淨，周身都是蟲。她們這四個魔女對面互相一看，她也就作起嘔來，她也就吐起來了，互相這麼一吐；她們互相知道都是老得這個樣子了，也沒有法子騙釋迦牟尼佛了，於是都跑了，把這個魔給治降伏了。

又有，這個魔王看四個魔女回來，沒有法子；於是乎就親身率著魔子魔孫一齊來，就想要把釋迦牟尼佛給殺了。釋迦牟尼佛那時候怎麼樣啊？還是如如不動，了了常明，也不生恐懼心，在那兒坐著，入了無諍三昧，不和人爭鬥。這個時候，魔王他魔來，你若有念頭一動，就和魔會接觸上；你念頭不動，他是沒有辦法的。所以這個魔王也不能惱亂釋迦牟尼佛，魔王也跑了，回去了！

佛又怎麼樣制諸外道呢？有一個外道的師，他的名字叫「申日」。他怎麼樣啊？他把飯裏頭下上毒，去給釋迦牟尼佛吃，預備釋迦牟尼佛一吃這個飯，就把他毒死了。釋迦牟尼佛看見這個毒飯來了，他自己還照常；他先這樣想：我心裏沒有毒，我吃這個毒，也不會死；我內裏頭沒有毒，它就不會發生作用的。於是乎把這毒飯吃了，也沒有毒死，也沒有什麼事情，這是一種。

又者，有外道的法師忌妒釋迦牟尼佛，把五頭象用酒給灌醉了，牽到佛要經過的地方，就預備來把釋迦牟尼佛給碰死。為什麼忌妒釋迦牟尼佛？因為在印度佛沒出世以前，都是婆羅門教；這婆羅門教，也都是一種外道的宗教。在佛沒出世，沒成佛以前，這些外道很盛行的，人人都去拜這些外道做師父；等佛一成佛之後，許多外道的弟子就都去拜釋迦牟尼佛做師父——好像老迦葉、目連、舍利弗，這原來都是外道的人，他們後來都拜佛做師父。

那麼這外道用五頭醉象，預備來把釋迦牟尼佛給破壞了；因為象醉了，什麼也都不

管，力量最大，沒有人可以制服得住。殊不知這五頭醉象衝著釋迦牟尼佛來了，釋迦牟尼佛把手一伸，由這五個手指頭上就變出五隻獅子；這五隻獅子一出來，這五頭醉象都嚇得，喔！大小便也都來了，就自己趴到地下了，幾幾乎給嚇死。這是釋迦牟尼佛制諸魔外這種的力量，這都是優婆塞尊者他親自見的。

「解脫世間貪欲諸漏」：把世間的貪欲諸漏，都得到解脫了。貪欲，人所最貪、最看不破的，就是這種情愛；把人纏得醉生夢死，都是因為這「情愛」兩個字！如果能把情愛沒有了，貪欲心也就沒有了，諸漏也就盡了。

為什麼你有漏？就因為你有愛欲心，有情、有愛。眾生就是情迷的，「業重情迷」就是凡夫，「業盡情空」就是諸佛。所以諸佛怎麼成的佛？就是因為情空了，愛欲心空了；眾生為什麼做眾生？也就因為愛欲心太重了。情愛心太重，所以就擺脫不開這個世界的輪迴生死，這就叫「漏落到三界」上來。漏落到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這就叫「有漏」；若無漏，就和這一切都相反了。所謂「苦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」，你能知道回頭，這就是「解脫世間貪欲諸漏」。

「承佛教戒」：優婆塞親自隨著佛飛出這個城，一起去出家；又親見釋迦牟尼佛在雪山苦修了六年，又親自看見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夜睹明星而悟道；又親自見到釋迦牟尼佛制諸魔外——降伏諸魔，制諸外道；乃至成佛，都是優婆塞他親眼看見的。釋迦牟尼看見優婆塞尊者在過去無量諸佛的教中，都是持戒第一；現在釋迦牟尼佛來到娑婆世界成佛，優婆塞尊者仍然同時來到這個世界上，所以佛就叫他在佛法裏邊專門來修行戒律。

講起來這個戒律，你們現在學佛法的，都要把它記一記！戒，最初有五戒，就是殺、盜、淫、妄、酒。然後又有八戒：就五戒再加上「不非時食」，就不是什麼時候都吃東西的，過了中午十二點鐘以後，就不吃東西了。不非時食，這就不會有一種貪心；你人若是吃慣了東西，一有東西就想要吃，你不非時食，就能制止這種貪吃的貪欲心。

「不坐高廣大床」，因為睡這高廣大床，會生出一種貢高驕傲的心；不睡大的床，就養成自己沒有驕傲心。

還有「不捉持身像、金、銀、寶物」等，不拿太值錢的東西；太值錢的東西，也能令人生出一種慳貪的心。」（編註：或云「不塗飾鬘舞歌觀聽」，不用些花啊、香的，或是什麼美麗的東西，來塗抹裝飾自己的衣和身體，也不故意去聽歌曲、看跳舞等來娛樂；因為這樣也能令人生出一種淫逸放蕩的心。）所以這都要戒，這叫「八

戒」，八戒在家人也可以受的。

沙彌有十戒，這在家人不能受；一定要出家做沙彌，才可以受十戒。不是說受了五戒，就算 Sangha（僧伽）了！受了八戒，都不算 Sangha；受了十重四十八輕戒，也不能算是 Sangha；一定要受沙彌十戒，然後受比丘二百五十條戒，再受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，這才算是 Sangha。

不是說像美國這個地方要別開生面，另要開天闢地，說是一切的人都是 Sangha；連那個茶杯——我聽這個，說一切桌子、板凳，都成了 Sangha 了。你就連茶杯，帶飯碗、帶筷子一起 together，這就叫 Sangha 了？就小孩子說笑話，也不會說出這麼妙的笑話！這真是妙到極點，妙不可言了！你說是不是妙啊？若是這麼樣都是 Sangha 的話，那這個世界上什麼不是 Sangha 呢？沒有什麼不是的！那既然都是 Sangha，何必又要有個組織呢？為什麼又要組織起來一個 Sangha 呢？這個說的，我認為真是「見所未見，聞所未聞」，真是得未曾有！

那麼比丘尼要受三百四十八條的戒，所以白文天到那個地方問「十重四十八輕」，他們這個名稱都沒聽過，怎麼能知道呢？難怪他們是戰戰兢兢的。哈哈！單單這個「戒」字怎麼樣講，就不知道多了。最低限度，這個「戒」字怎麼樣解法，都應該知道！這個「戒」，印度話叫「波羅提木叉」。這梵語「波羅提木叉」，大約也是中文的梵語，你們學過梵語的，大約讀得比我還會正確一點。波羅提木叉又叫「尸羅」，所以戒波羅蜜就是尸羅波羅蜜。

那麼究竟它的意思是什麼呢？意思就是「止惡防非」。止惡，止住一切惡；防非，防你的過錯。若是再詳細了說，就是「諸惡不作，眾善奉行」。諸惡不作，就是 Every bad thing you do not do；眾善奉行，Every good thing you go to do！我這翻譯得不知道恰當不恰當？如果不恰當的時候，你們隨時可以改正的；我這個不是金規玉律，我說了，不是就一定算，就不能改的。

在古來的人，有這麼一回事。有一個在家的老居士去問一個出家的老菩薩：「修道得怎麼修？」這個老和尚對他講：「你要諸惡不作，眾善奉行。」這個老居士說：「喔！這還要你講嗎？這三歲的小孩子都知道這兩句話啊！」老和尚說：「三歲小兒雖知得，八十老翁行不得。」雖然三歲小兒都知道，可是八十歲的老人也沒做到圓滿；所以這「諸惡不作，眾善奉行」是很重要的。

在禮拜五那天，你們去開會，你沒問問他們：Sangha（僧伽）究竟要受多少條戒律？光這「十重四十八輕」，他們還不知道呢！那麼他們想要做 Sangha，做 Sangha



要受多少條戒律，應該要知道。如果說是別開生面，另立門戶，那就不應該叫「佛教」。為什麼呢？佛教人家固有的戒律，固有的規矩；你既然不遵守，那你算一個什麼佛教？說「新佛教」，怎麼樣新法？佛當初可以在天上說法，可以在地獄裏說法，可以在人間說法，可以在龍宮說法；你們現在這新佛可以在什麼地方說法？問他們！

說是：「他們都不能去，那些都是神話！」那你也可以製造一個神話來聽聽啊！不要說旁的神話，也不要說旁人，就是像現在眼前這個某某；他們若有他這個本事，有他這個本事，都不可以改換佛教的，何況他們連他的本事都沒有呢！那你憑什麼資格去改變新佛教？你憑的什麼？你做生意都要有個本錢，你想去政府做官，也要大學畢業了；那麼你想做一個新佛教的新 Sangha，你憑著什麼？

說：「我們還講佛的四諦，六度，十二因緣；我照著佛學，還學佛所說的咒，念經還念佛所講的經。」你既然念佛講的經，念佛說的咒，你什麼地方又是新的？所以這太矛盾了！我希望你們這些個美國的青年學者，盡量要糾正這一個錯誤；不然的時候，這把佛教就會一天一天沒有了！

這我不是罵他們，簡直地這就是一一在釋迦牟尼佛以前也說過，說末法時代，這些個魔子魔孫都出世了。就是釋迦牟尼佛降伏諸魔，制諸外道那個時候，這魔王波旬就說過：「現在我沒有辦法你，我將來對你這個教，我一定要破壞你的！」釋迦牟尼佛說：「你怎麼破壞呢？」他說：「我叫我的子孫到你的宗教裏頭去，吃你的飯，穿你的衣服，向你那個鍋裏屙屎、屙尿，破壞你的宗教，令沒有人信你！」現在就是這個時候。所以釋迦牟尼佛早就看見有今天這個現象了！啊！「指佛穿衣，賴佛吃飯」，在佛教裏頭，不做佛教的事情！

優波離尊者在佛教裏頭，是持戒律最為第一。在佛教裏頭，有法師，就是講經說法的，這有兩個意思：一個講法，就是講經說法，「以法施人」，以佛法來布施給人；又有一個講法，就是「以法為師」，以佛法為自己的師父。還有教師，就是研究教理的；又有禪師，就是參禪打坐的；再有律師，就是專門修持戒律的。因為佛在世的時候，以佛為師；佛去世之後，比丘就要以戒為師，所以修行最要緊的，要精持戒律。釋迦牟尼佛教優波離尊者，就專門持戒律。

「如是乃至三千威儀，八萬微細，性業，遮業，悉皆清淨」：像這樣子持戒修行，這性戒三千威儀，八萬微細行，乃至於性業、遮業都清淨了。他因為守戒守得清淨，所以業也都清淨。「身心寂滅，成阿羅漢」：身心都非常地清淨寂靜，於是乎就證

果成阿羅漢了。

怎麼叫「三千威儀」呢？出家人，比丘有二百五十條戒律。二百五十條戒律，這行有二百五十條、坐也有二百五十條、住有二百五十條、臥有二百五十條；這行、住、坐、臥，叫「四大威儀」。行要有個行的相，坐有坐的相，住有住的相，臥有臥的相。

什麼叫「行的相」呢？行，要「行如風」；這個風並不是像颶颶風那種風，是輕風徐來，那麼慢慢地，好像那種的微風，慢慢走。走路不是那麼慌裏慌張，冒冒失失地；不是那樣子，這是行路。住，站到那個地方，一定也要有一個站相。怎麼樣的站相呢？「立如松」，好像一顆松樹似的，在那兒站得直直地；不是東歪西倒這樣子。坐，要「坐如鐘」，坐到那個地方，像一座鐘似的；古來鐘擺在那個地方，它不動彈的。臥，躺到那個地方，要「臥如弓」；身體像一張弓似的彎著，這叫「臥如弓」。臥的時候，要吉祥臥；怎麼叫「吉祥臥」呢？就是躺到那地方，右手托腮，左手搭膀。

那麼行、住、坐、臥各有二百五十條，這合起來是一千。身持戒要有一千，心要有一千，意要有一千；身、口、意三業各有一千，所以這叫「三千威儀」。八萬微細，細行，是很微細很微細的行。這個細行本來是有八萬四千，把這身、口、意再變，每一個變成貪、瞋、癡，每一個要兩萬一千；貪兩萬一，瞋兩萬一，癡又是兩萬一，再加上一個等分又是兩萬一，這統統就八萬四千細行。我現在說，你們恐怕也都不太了解，慢慢地研究，時間多一點就明白了！

怎麼叫「性業」呢？性業是它的本體不必你犯才犯戒，就是沒有犯，這個本體就是罪惡。這戒叫「性戒」，就是殺、盜、婬、妄的四根本戒，所以性戒是制止殺、盜、婬、妄這種性業所造的罪。這四種戒你若犯了，不通懺悔的；可是講是這樣講，你若犯了，真正痛改前非生慚愧心，也可以的。而遮業怎麼叫「遮業」呢？就好像本來你不會犯戒的，因為你用某種東西，它就導引著你去犯罪了。

好像有一個人受了五戒，他有一天就守不住這個五戒了；他就想：「我好喝酒，酒沒有關係嘛！受五戒，殺、盜、婬、妄都可以受，這酒戒犯了，大約也不成問題。」他自己給自己講道理，自己給自己做辯護律師，說喝點酒不要緊；於是乎，就去買了一點或者白蘭地，或者威士忌。

買回來要喝酒，一想：「啊！沒有什麼菜！」中國人喝酒，一定要預備一點好的菜，這才能喝酒。他說：「若有一個小雞子來送酒，這最好了！」他這兒想雞，偏偏鄰

居就有一隻雞跑過來了；他前後左右望望，都沒有人，他一把就把這雞給抓來了。把這隻雞抓來，這犯了盜戒了；然後他把這隻雞就殺了，這又犯個殺戒。

正這兒喝酒、吃雞肉，鄰居這個女人就過來找雞，就問：「我有一隻雞丟了，你看見了沒有？」他說：「我沒看見哪！」這也打妄語了，妄語戒也犯了。然後他又看看這個女人，啊！生得雖然不太十分美貌，但是也都過得去；於是乎就生了一種姪慾心，把這個女人也給強姦了。

本來他以為就犯一戒不要緊，結果因為喝酒，就犯了盜戒，犯了殺戒，犯了妄語戒，又犯了姪戒，殺、盜、姪、妄、酒，五戒一齊都犯了！就因為這一個「要飲酒」。所以佛叫我們不要飲酒，飲酒就叫「遮業」。好像你吃葷，你就犯了殺戒了；你若不吃葷，自己與這殺業就沒有關係，這「吃葷」也是遮業。或者是你開墾地——受戒的人不能種地的，因為什麼呢？你種植，開墾地，也會殺了很多畜生的，所以這都是遮戒。再真要持戒的人，就不能飲酒，不能吃葷，不能開墾土地，這種種的事情不能做的，這叫「遮業」；要遮止、禁止這一件事情，這叫「遮戒」。

「我是如來眾中綱紀，親印我心」：我是大眾裏邊的一個綱領，一個管紀律的，世尊親自印證我持戒精進這種心。一個綱領，就是大眾裏邊的一個上座，一個領袖；我給大家做一個模範，做一個法則，眾人都跟著我學。紀，就是法紀，修這戒律；所有的戒律，都歸優波離來管。「持戒修身，眾推無上」：我修行嚴持戒律，修這個身體，大眾認為我是持戒第一。

「佛問圓通」：現在佛問誰是圓通。「我以執身，身得自在；次第執心，心得通達；然後身、心一切通利」：這個「執」不是執著，這是執持。我以執持戒律來修身，我的身就得到非常快樂，非常自在。我修身把身戒不犯了，其次我又修心，執持心戒——身戒，就屬於小乘的阿羅漢所持的；心戒，就屬於菩薩了，他是在心意識都不犯戒的。這時候，身戒也持得圓滿，心戒也持得圓滿，所以身、心就都通達了。在這個時候，身、心都通利了。通利，就非常的自在、非常地快樂。「斯為第一」：這個持戒律修身的法門，我認為它是第一了。

大目犍連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初於路乞食，逢遇優樓頻螺，伽耶，那提，三迦葉波，宣說如來因緣深義。我頓發心，得大通達；如來惠我袈裟著身，鬚髮自落。我遊十方，得無罣礙；神通發明，推為無上，成阿羅漢。寧惟世尊十方如來，歎我神力；圓明清淨，自在無畏。佛問圓通，我以旋湛，心光發宣；如澄濁流，久成清瑩，斯為第一。」

「大目犍連」：大目犍連，就是采菽氏。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：就從座起來，給佛叩頭頂禮，對佛說了。

「我初於路乞食，逢遇優樓頻螺、伽耶、那提，三迦葉波」：我最初在路上乞食的時候，遇著幾個人；這幾個人就是優樓頻螺、伽耶、那提，這三迦葉波。

優樓頻螺，翻譯到中文，就叫「木瓜林」。因為這優樓頻螺身上有一個隆起的東西，就像一個木瓜似的；大約在身上長這麼一個肉瘤子，就好像一個木瓜，所以他的名字也叫優樓頻螺了。伽耶，是個山的名字，叫伽耶山。那提，是水的名字，叫那提河。

「宣說如來因緣深義」：他們講如來所說的法，什麼法呢？就是因緣這個道理。就是：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；亦名為假名，亦名中道義。」前邊講過這個道理了。據說最初是舍利弗聽著的，舍利弗在路上聽著這幾句偈頌，就開悟證初果阿羅漢；他回到家裏，就對目犍連說：「我今天遇著幾個比丘，是佛的弟子；他對我講這『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；亦名為假名，亦名中道義』。」他這一講，摩訶目犍連也開悟了；所以兩個人就一起去皈依佛，拜佛做師父了。

有的又說是遇著馬勝比丘，馬勝比丘對他說：「諸法從緣生，諸法從緣滅；我佛大沙門，常作如是說」，說這幾句偈，他就開悟了。總而言之，目連就是聽他們幾個人講這因緣法開的悟。這「因緣深義」，就是教菩薩法了；若是教羅漢法，就是淺義，它不是深義的大乘境界了。

「我頓發心，得大通達」：我在當時就發心，我就開悟，得大通達了。「如來惠我袈裟著身，鬚髮自落」：如來給我剃度出家，頭髮和鬚鬚也都自然掉落了，我身上也披上了袈裟。我到如來那兒想出家，如來：只講一講：「善來比丘！鬚髮自落，袈裟著身。」剃落，有的經上說「自落」；自己也沒用什麼剃，它自己就都落了。為什麼呢？這是佛的一種神通。這頭髮也就都沒有了，鬍子也沒有了，就做了和尚出家了。在古來的人，那說出家，即刻就出家，一點考慮也沒有；不是像現在的人，做事情猶豫不決的。目連把鬚髮自落了，就現比丘相，就是成了一個和尚了。

「我遊十方，得無罣礙；神通發明，推為無上，成阿羅漢」：目連神通第一，出家之後，就得了神通了，他可以遊行變化到十方世界去。我遊行十方，得到無罣礙這種神通。由這種神通發明；出來的神通是最第一的，就證了阿羅漢果。

「寧惟世尊，十方如來歎我神力；圓明清淨，自在無畏」：不僅僅釋迦牟尼世尊讚

歎我，這十方的諸佛都是讚歎我這神通妙用的；得到圓滿而光明的這種清淨，和自在而無所畏的這種力量。

「佛問圓通」：現在佛問弟子，每一個修道的，用什麼功夫得到的開悟？「我以旋湛，心光發宣；如澄濁流，久成清瑩」：流，也就是水。我旋回來到這湛清的如來藏性上我，心裏邊發出光明來；就好像澄清混濁的水一樣的，澄清久了，就自然得到清淨而皎潔的光明了。「斯為第一」：所以我修的就是「旋湛」——返回如來藏性；這一種的功夫是第一的。

烏芻瑟摩於如來前，合掌頂禮佛之雙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常先憶久遠劫前，性多貪欲；有佛出世，名曰空王，說多姪人成猛火聚，教我遍觀百骸，四肢諸煖觸氣（諸冷煖氣）。神光內凝，化多姪心成智慧火；從是，諸佛皆呼召我名為火頭。我以火光三昧力故，成阿羅漢；心發大願：諸佛成道，我為力士，親伏魔怨。佛問圓通，我以諦觀身心煖觸，無礙流通；諸漏既銷，生大寶燄，登無上覺，斯為第一。」

「諸冷煖氣」恐怕是個錯字，應該是「諸煖觸氣」，他這是修的一個觸。

「烏芻瑟摩」：這是一個金剛力士，就是本經上的金剛密跡這護法。在過去無量劫以前，有一個轉輪聖王，轉輪聖王可以生一千個兒子，他第一個夫人就生了一千個兒子。因為他是轉輪聖王，他也懂佛法，就叫他這一千個兒子抽籤，看看誰抽到第幾，就叫他們發願好在第幾個成佛；這賢劫千佛，就是這轉輪聖王的兒子。那麼拘留孫佛抽的第一，釋迦牟尼佛就抽的第四；所以現在釋迦牟尼佛是賢劫千佛的第四位佛——我們現在這叫「賢劫」，這聖賢出世的時候。

這轉輪聖王另外有個夫人，又生兩個兒子。大的兒子就發願：他這一千個哥哥每一個哥哥成佛的時候，他都要去供養這位佛。而第二個兒子就發願說：他每一個哥哥成佛的時候，他一定要去保護著，做個金剛力士。烏芻瑟摩，我沒講他翻譯中文叫什麼；因為後邊這兒有，所以前邊就不需要講，講後邊的就可以了。

「於如來前，合掌頂禮佛之雙足，而白佛言」：烏芻瑟摩在佛的前面合起掌，就托佛的雙足向佛叩頭，對佛說了。在這個地方，怎麼沒有說「即從座起」？就因為金剛力士是護法神，神在佛的面前不能坐著，都是站著的。所有的神在佛的前邊只可以站著，沒有坐著的位置；而那鬼見著佛，不但連站的地方都沒有，而且還要在那兒跪著。所以鬼聽法都要跪著聽的，我們現在這兒講經，這一些個鬼都在這兒跪著聽；這不是我講，你們看不見，你們可以問一問某某人，他就會告訴你們了。所以神在佛的面前不能坐著的，因為這個，所以才沒有說「即從座起」，只說「於如來



前」。

「我常先憶久遠劫前，性多貪欲」：我常常回憶起來以前的事情，我姪欲心最重了，專門歡喜女人的。為什麼呢？他爸爸是一個轉輪聖王，大約姪欲心也很重的；那麼他姪欲心也重，性多貪欲——這個貪，就是貪求女人。

「有佛出世，名曰空王」：在這個時候，有一位佛出世，叫「空王佛」。「說多姪人成猛火聚，教我遍觀百骸四肢，諸煖觸氣」：他給我說法，說多姪欲心、多姪欲行為的人，將來墮地獄，就抱著炮烙被猛火燒；空王如來就教我遍觀身上所有的骨節和四肢的這種姪欲的火。百骸，就是身上所有的骨節；四肢，就是兩隻胳膊、兩條腿。因為什麼人多欲、多姪欲心呢？就因為有這種慾火在身裏頭；空王佛就教他迴光返照，看自己身裏頭這種姪欲的火。

「神光內凝，化多姪心成智慧火」：我觀自己身裏頭的火，觀時間久了，我就生出一種討厭的心，生出一種恐懼的心；所以就沒有姪欲心了，自己裏邊就生出來一種光明來了，把這個多姪心就變化成智慧火了！「從是，諸佛皆呼召我名為火頭」：所以從這之後，諸佛都給我起個名字叫「火頭」。這就是「火頭金剛」得名的來源。

「我以火光三昧力故，成阿羅漢」：我用火光定這種力量的緣故，我得阿羅漢果。

「心發大願」：於是乎我又發大願。發什麼大願呢？「諸佛成道，我為力士，親伏魔怨」：所有賢劫千佛成道的時候，我做一個金剛力士，做一個大護法，我親自來降伏這一切的魔和怨。

「佛問圓通」：現在佛問每一個弟子所得圓通的道理。「我以諦觀身心煖觸，無礙流通；諸漏既銷，生大寶燄，登無上覺」：我來審視觀察這個身心的煖觸，這種的煖觸變成智慧火，在自性裏邊無礙流通；這所有的漏已經都消滅了，沒有漏了，就生出一種寶光來，得這無上的覺道。「斯為第一」：這個法門是最第一的了！

持地菩薩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念往昔，普光如來出現於世，我為比丘；常於一切要路津口，田地險隘，有不如法妨損車馬，我皆平填。或作橋梁，或負沙土；如是勤苦，經無量佛出現於世。或有眾生於闌闌處要人擎物，我先為擎；至其所詣，放物即行，不取其直。毗舍浮佛現在世時，世多饑荒；我為負人，無問遠近，惟取一錢。或有車、牛被於陷溺，我有神力，為其推輪，拔其苦惱。時國大王延佛設齋，我於爾時平地待佛；毗舍如來摩頂謂我：當平心地，則世界地一切皆平。我即心開，見身微塵，與造世界所有微塵，等無差別；微塵、自性不相觸摩，乃至刀兵亦無所觸。我於法性悟無生忍，成阿羅漢；迴心今入菩薩位中，聞諸如來

宣妙蓮華，佛知見地我先證明，而為上首。佛問圓通，我以諦觀身、界二塵等無差別，本如來藏；虛妄發塵，塵銷智圓，成無上道。斯為第一！」

「持地菩薩」：持地菩薩他以地大而修道修成的。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：就從座起來，給佛叩頭頂禮，對佛說了。

「我念往昔普光如來出現於世，我為比丘」：我想起過去在普光如來出現到這個世界上那個時候，我出家做比丘。「常於一切要路津口，田地險隘，有不如法妨損車馬，我皆平填」：要路，就是很要緊的路上。津口，就或者有小的河溝，人沒有法子過，他可以躺一塊板，令人容易過去。因為田地很狹窄的，走路的時候很危險，這叫「險隘」。不如法，就是不容易走。我常常在所有要緊的路上或者有溪流的地方，或者田地間的小路，或者狹窄危險的地方；只要有不容易走，妨害而損壞來往車馬的這一種道路，我都把它平了——把有溝的我把它填平了它，有高出來的我把它撤低了。

「或作橋梁，或負沙土」：或者造一個橋梁在路上，或者就揹著一點沙土把坑墊平了。「如是勤苦，經無量佛出現於世」：如是，就是指上邊「我皆平填，或作橋梁、或負沙土」。像這樣子，生生世世都做這種的苦工，經過很多很多，不知道有多少的佛，都出現於世了。

「或有眾生，於闐闐處要人擎物，我先為擎」：闐闐，就是城的城牆，和城牆的門這個地方。擎，就是用兩隻手扛著。或者有一種眾生，或者做生意的，在城牆門這個地方要人挑東西，或者扛東西；他若需要這樣的人時，我就幫他揹著東西，或者用頭頂著東西，或者用手拿著東西。「至其所詣，放物即行，不取其直」：詣，就是到。到他所要到的地方，我把幫他所擎的物質放下，我也不要錢。不取其直，就不求代價，不要他給錢；不但不和他要錢，就是他給錢也不要。這持地菩薩就行這種苦行。

「毗舍浮佛現在世時，世多饑荒」：毗舍浮佛，翻譯成中文，就叫「遍一切自在」。饑荒，就是沒有飯吃。這位毗舍浮佛出現在這個世界上的時候，世界人就多數饑荒。因為饑荒，人都沒有飯吃，就要逃荒；逃荒，就是說這個地方沒有飯吃，走到別個地方去，逃這個災亂饑饉的年。「我為負人，無問遠近，惟取一錢」：那麼有的人逃荒，就餓得不能走了，我持地菩薩就揹著這個人，從這兒到那個地方去；也不管遠、近，遠也是一個錢，近他也只取一個錢，多了不要。

「或有車、牛被於陷溺」：或者有車牛被泥給陷住了；因為道路不好走，一定是下

雨下得多了，這年頭也就不收成了，所以人走路也難走了，車往往在路上就會被泥給陷溺住。「我有神力，為其推輪，拔其苦惱」：持地菩薩自己說，我有一種大的力量，好像神助著似的，就為這牛車來推車輪，拔除他的苦惱。

「時國大王延佛設齋，我於爾時平地待佛」：當時這國家的大王很信佛的，於是乎就設齋，請佛來供養；我在那個時候，在佛經過的道路，有不平的地方，我就把道路給平好了，等待著佛來。「毗舍如來摩頂謂我：當平心地，則世界地一切皆平」：毗舍浮佛就給我摩頂，對我說：你應該平這個心地；你心地平了，世界地自然就都平了。持地菩薩以前平這麼長時間的這麼多地，本來地都平了；但是他的身地平了，性地沒有平；毗舍如來才告訴他，要先平自己的心地。心地，也就是性地。

「我即心開，見身微塵，與造世界所有微塵，等無差別」：我當時聽見毗舍如來所說的法門，我當時心就開悟了；我見著自己的身體猶如微塵一樣，和所有世界的微塵都沒有分別。「微塵、自性不相觸摩，乃至刀兵亦無所觸」：這個微塵與微塵的自性也不相摩擦，不互相生一種的衝突，乃至於兵刃相接，也不能傷害我的身體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我身體和虛空合一了，沒有我相了。「我於法性悟無生忍，成阿羅漢」：我於這種的法性裏邊，得到無生法忍，得阿羅漢果。

「迴心今入菩薩位中，聞諸如來宣妙蓮華」：我迴小乘心，現在證入菩薩位；我現在聽佛說法，宣揚這種微妙不可思議的楞嚴大定這個法門。「佛知見地我先證明，而為上首」：這種佛知、佛見的道理現在我先給證明，我做上首來給證明這個法門。

「佛問圓通」：佛現在問這個圓通法門。「我以諦觀，身、界二塵等無差別，本如來藏虛妄發塵」：我就以此來詳細審觀，這個身心和世界這兩種的微塵沒有什麼分別，本來都是如來藏性由虛妄裏頭發出來的一種塵相。「塵銷智圓，成無上道」：塵的境界如果消除了，智慧也就會圓滿，就成佛了。「斯為第一」：修這地大的法門，在我來說是最第一的。

月光童子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憶往昔恆河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名為水天；教諸菩薩脩習水觀，入三摩地。觀於身中，水性無奪；初從涕唾，如是窮盡津液精血，大小便利。身中旋復，水性一同；見水身中，與世界外浮幢王剎諸香水海，等無差別。我於是時初成此觀，但見其水，未得無身。當為比丘，室中安禪；我有弟子，窺窗觀室，惟見清水遍在室中，了無所見。童稚無知，取一瓦礫投於水內，激水作聲，顧盼而去；我出定後，頓覺心痛，如舍利弗遭違害鬼。我自思惟：今我已得阿羅漢道，久離病緣；云何今日忽生心痛？將無退失？爾時，童子捷來我前，說如上事；我即告言：『汝更見水，可即開門，入此水中除去瓦礫。』童子奉

教。後入定時，還復見水，瓦礫宛然，開門除去；我後出定，身質如初。逢無量佛，如是至於山海自在通王如來，方得亡身，與十方界諸香水海性合真空，無二無別；今於如來得童貞名，預菩薩會。佛問圓通。我以水性一味流通，得無生忍，圓滿菩提，斯為第一。」

「月光童子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：他是童真入道，在很小的時候，就出家做和尚了；他現在並不是個童子，也是很老的一個菩薩了，不過他因為童年就出家，所以一般人就稱呼他「月光童子」。月光童子就從座起來，給佛叩頭頂禮，對佛說了。

「我憶往昔恆河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名為水天」：我想起過去，在恆河沙這麼多劫，有佛出世，這位佛的名字叫「水天佛」。「教諸菩薩脩習水觀，入三摩地」：他教這一切的菩薩修習水觀，入這水觀定。以前我不講過月光菩薩入水觀定，他那個房子裏都變成水了？就是這個。

「觀於身中，水性無奪」：我修習水觀，我首先觀看自己身中的水，這個水性沒有互相爭奪，互相侵略。「初從涕唾，如是窮盡津、液、精、血，大、小便利」：涕，就是鼻子裏頭的鼻涕；唾，就是口裏的口唾。津，在喉以下，這叫「咽津」。液，就是到喉嚨上邊、到口裏了。最初就從這個涕唾上觀起，我就像這樣子推尋，窮盡這津、液、精、血，乃至大、小便利。

「身中旋復，水性一同」：這都屬於一種水性，在身體裏頭，周而復始的，也就像一個輪迴，來回轉似的；這水性都是一個樣的，都沒有什麼分別。「見水身中，與世界外浮幢王剎諸香水海，等無差別」：我見水在身中，與身外邊的世界，和這世界外邊，所有諸佛國土的須彌山外邊那些香水海，都是一個樣的，沒有什麼分別。浮幢王剎，就是諸佛的國土。

「我於是時初成此觀，但見其水，未得無身」：我在那個時候初修成了這個水觀，可見自己身所有的水和外邊的水都合成一個了；可是這個身還有，沒有得到無身的境界。

「當為比丘，室中安禪」：在當時我做一個比丘，我在一個靜室裏頭坐禪，修習水觀定。「我有弟子，窺窗觀室，惟見清水遍在室中，了無所見」：我有一個小童子徒弟，這徒弟就是來打掃地方、做飯、做菜，侍候我的一個人。這一個弟子，他在窗戶那兒往裏邊看我這個房子；就見我這個房子全屋子裏都是清水，其他東西什麼

也沒有。

「童稚無知，取一瓦礫投於水內，激水作聲，顧盼而去」：稚，就是年幼沒有什麼知識的小孩子。瓦礫，就是瓦塊。這小孩子不懂事，他取一個小小的瓦塊，把這瓦塊從窗戶就扔到水裏了；一打這個水，水也就出一個響動聲，就像打水漂。這個小孩子想：「喔！我的師父在這房子裏打坐，怎麼這房裏這麼多水？」他打了一個水漂，往東看看、西看看，各處看一看，就又走了。

「我出定後，頓覺心痛，如舍利弗遭違害鬼」：水光童子出定了之後，立刻就覺得心裏痛了；好像舍利弗被違害鬼打過一次，就頭痛那樣子。

怎麼叫「舍利弗遭違害鬼」呢？舍利弗有一次他打坐，就有兩個鬼從虛空裏頭過去。這兩個鬼，一個叫違害鬼，一個叫縛害鬼。這個違害鬼，就對這縛害鬼說：「這個沙門在這兒打坐，我打他頭好不好？」可是那縛害鬼說：「不要打這個沙門，你不要惱亂這個修道的人！惱亂修道人，你要墮地獄的。」縛害鬼就走了。這個違害鬼也不聽縛害鬼的勸告，拿拳頭照著舍利弗的頭就打了一拳；等舍利弗一出定了之後，這頭就痛。

他自己想：已經證阿羅漢果，沒有什麼病了，怎麼還頭痛呢？就請問釋迦牟尼佛：

「佛！我現在也不知為什麼，打坐打完出了定，就頭痛呢？是什麼道理？」釋迦牟尼佛說：「啊！你原來被違害鬼把你打了！這個違害鬼打了你之後，已經造了罪業，現在墮了阿鼻地獄了。」阿鼻地獄，就是無間地獄；無間，沒有間斷的。說是：「這個違害鬼，他這一拳如果打到須彌山上，把須彌山都可以分成兩個。你這幸虧定力具足；如果沒有定力的話，你那整個身都碎了、都沒有了！」這是舍利弗被違害鬼這麼打一次，然後就頭痛。

這個水光童子被他小徒弟投了一個瓦礫在水裏頭，所以出定心裏也就痛。水光童子說，「我自思惟：今我已得阿羅漢道，久離病緣；云何今日忽生心痛？將無退失」：我自己就思想：我現在已得阿羅漢道，不應該有病的；怎麼我現在忽然間就生了心病的病？我是不是把阿羅漢的果失掉了呢？我是不是道心退了呢？

「爾時，童子捷來我前，說如上事」：在我這樣想的時候，這個童子很快就來到我前面，說上邊我所講的事情。「我即告言：汝更見水，可即開門，入此水中除去瓦礫」：我就告訴他：你再見著這個水，你就把門開開，到水裏邊把這個瓦礫除去。

「童子奉教」：這童子奉他這種的教導。



「後入定時，還復見水，瓦礫宛然，開門除去」：後來水光童子又入定了，這童子又看見水了，這個瓦礫還在那個地方；這童子開開門，把這個瓦礫就除出去了。「我後出定，身質如初」：我以後出定了，我這個身體就還像以前一樣，也就心沒有痛了。

「逢無量佛，如是至於山海自在通王如來，方得亡身」：經過有無量無邊這麼多的如來，我就像這樣修行這個水觀，直到山海自在通王佛這個時候，才和內、外的水都合而為一了，才把自己的身沒有了，這叫「亡身」。這個「亡」，讀個「無」。

「與十方界諸香水海性合真空，無二無別」：這個水觀大定修成了，與十方法界一切的香水海就都合而為一了，沒有分別了。「今於如來得童貞名，預菩薩會」：現在和在佛前，得童貞的名字，參預在菩薩之列，成為菩薩了。

「佛問圓通」：現在佛問各弟子所得圓通的法門。「我以水性一味流通，得無生忍，圓滿菩提」：我就以水觀的水性這一味水來流通，我悟無生法忍，得圓滿的菩提。

「斯為第一」：這水觀的法門，在我來說，是第一的法門。

琉璃光法王子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憶往昔經恆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名無量聲；開示菩薩本覺妙明，觀此世界及眾生身皆是妄緣，風力所轉。我於爾時，觀界安立；觀世動時，觀身動止，觀心動念，諸動無二，等無差別。我時覺了此群動性來無所從，去無所至；十方微塵，顛倒眾生，同一虛妄。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一世界內所有眾生，如一器中貯百蚊蚋；啾啾亂鳴，於分寸中鼓發狂鬧。逢佛未幾，得無生忍；爾時心開，乃見東方不動佛國。為法王子，事十方佛；身心發光，洞徹無礙。佛問圓通，我以觀察風力無依悟菩提心，入三摩地，合十方佛傳一妙心，斯為第一。」

「琉璃光法王子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：琉璃，梵語叫「吠琉璃」，翻到中文，就叫「青色寶」。法王子，就是菩薩。琉璃光菩薩就從座起來，給佛叩頭頂禮，對佛說了。

「我憶往昔，經恆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名無量聲」：我想起過去，在恆河沙這麼多劫，有佛出世，這位佛就叫「無量聲佛」。「開示菩薩本覺妙明，觀此世界及眾生身皆是妄緣，風力所轉」：他教化菩薩本來的這種本覺妙明，觀看這個世界和眾生的身都是妄緣，都是由風力所轉成的。這琉璃光法王子，他是由風大上成的道業。

「我於爾時，觀界安立」：我在那個時候，觀這個界限怎麼樣安立的？「觀世動時，觀身動止，觀心動念，諸動無二，等無差別」：世，就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我觀看

世界動彈這個時候，觀身的動和止，觀自己這個心的動念；這一切動的行相都是一樣，沒有分別的。所有世界上的風都是由我們這一念造成的，我們這一動念，就是心裏生了風了；因為我們心裏有風，所以外邊的風也就有這麼多。

「我時覺了此群動性來無所從，去無所至；十方微塵，顛倒眾生，同一虛妄」：我在這時候，覺了這個群動的性質也無所從來，也沒有所去；這十方的微塵和顛倒眾生，都是由虛妄所造成的境界。「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一世界內所有眾生，如一器中貯百蚊蚋；啾啾亂鳴，於分寸中鼓發狂鬧」：一千個世界合成一個小千世界，一千個小千世界合成一個中千世界，一千個中千合成一個大千世界，這叫三千大千世界。像這個樣子，乃至這三千大千世界每一個世界內所有的眾生，就好像在一個器裏頭裝了很多很多的蚊蟲；每一隻蚊蟲在裏邊就都叫，於很小的一個地方裏邊就發起來狂，就互相攪鬧。我這樣的觀法。

「逢佛未幾，得無生忍；爾時心開，乃見東方不動佛國」：我修這種的功夫，時間一久了，心念也專一了，沒有其他的妄想了；因此從遇著佛沒有好久，就得到無生法忍，這個時候就開悟了，我就看見了東方不動佛國的國土。不動佛，就是東方阿？佛，又叫「金剛佛」。「為法王子，事十方佛；身心發光，洞徹無礙」：我在那個地方做法王之子，侍奉十方的諸佛；我修來修去，我這身也有光，心也有光，裏外都洞徹了，一點障礙都沒有了。

「佛問圓通」：現在佛問每一個弟子所證得的這個圓通法門。「我以觀察風力無依悟菩提心，入三摩地，合十方佛，傳一妙心」：無依，就是沒有體性、也沒有自性。我因為觀察風力它沒有自體而開悟這個菩提心，得到定力；合十方佛的佛法，傳授佛的心印法門。「斯為第一」：我是由觀風的風大法門上成道業的，這個觀風力不動的法門，我認為是最第一了！

虛空藏菩薩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與如來，定光佛所得無邊身；爾時，手執四大寶珠，照明十方微塵佛剎化成虛空。又於自心現大圓鏡，內放十種微妙寶光，流灌十方盡虛空際；諸幢王剎來入鏡內，涉入我身。身同虛空，不相妨礙；身能善入微塵國土，廣作佛事，得大隨順。此大神力，由我諦觀四大無依，妄想生滅；虛空無二，佛國本同，於同發明，得無生忍。佛問圓通，我以觀察虛空無邊，入三摩地，妙力圓明，斯為第一。」

「虛空藏菩薩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：這位虛空藏菩薩，他以七大之中的空大成道，所以他修空觀的，他現在說一說他過去修道的的方法。虛空藏菩薩就從

座起來，給佛叩頭頂禮，對佛說了。

「我與如來，定光佛所得無邊身」：我虛空藏菩薩和釋迦牟尼佛，在定光佛那個時候就得到無邊身。他的身就猶如虛空一樣，沒有邊際，所以叫「無邊身」。定光佛也就是燃燈佛，在第二個阿僧祇劫的時候，給釋迦牟尼佛授記作佛的，就是這位燃燈佛。「爾時，手執四大寶珠，照明十方微塵佛剎化成虛空」：我證到無邊身之後，手裏拿著四個大寶珠，照十方世界微塵那麼多的佛剎土都變化成虛空了。

「又於自心現大圓鏡，內放十種微妙寶光，流灌十方盡虛空界」：大圓鏡是表示智慧的，轉第八識成大圓鏡智。虛空藏菩薩又說，我於自己的常住真心裏邊現大圓鏡智，內裏放出十種很微妙的寶光，所有十方虛空它都流到了。「諸幢王剎來入鏡內，涉入我身」：幢王剎，也就是佛國土。把所有盡虛空、遍法界的諸佛國土都攝入到鏡裏邊來，由這個鏡又涉入我的身裏邊。

「身同虛空，不相妨礙」：我的身和虛空是一樣的，都沒有一個界線的分別了，我的身也就是虛空，虛空也就是我的身；所以互相就不發生妨礙，你也不障礙我，我也不妨礙你，互相融通。「身能善入微塵國土，廣作佛事，得大隨順」：我的身體能遍入一切微塵那麼多的國土，去大做佛事，得最大的這一種恆順眾生的力量。做什麼佛事呢？「巧把塵勞為佛事」，巧就是很巧妙地，把塵勞——就是這個世間上一切的境界——變成佛事。

「此大神力，由我諦觀四大無依，妄想生滅」：無依，就是沒有體。得大隨順這種大的神力，由我審查而觀察這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都沒有個體，在這個虛妄的妄想上生出來生、滅。「虛空無二，佛國本同，於同發明，得無生忍」：本同，也就是「本空」。現在觀到這種的境界上，自己身體和虛空沒有兩樣了，佛國也空了，在虛空裏發明出來，得到了無生法忍。因為虛空藏把一切都空了，有佛世界、無佛世界都變成虛空了！

「佛問圓通」：現在佛問每一個弟子所證得的這個圓通法門。「我以觀察虛空無邊，入三摩地，妙力圓明」：我以觀察的力量觀空，可是這個虛空無邊，所以我的身體也變成無邊了；我觀空得這一種空的定力，這種空的定力妙得不得了，它的力量非常地圓滿而光明的。「斯為第一」：按著我虛空藏菩薩所修的這種「觀空」的法門，這是最妙、最好、最為第一了！

彌勒菩薩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憶往昔經微塵劫，有佛出世，名日月燈明；我從彼佛而得出家，心重世名，好遊族姓。爾時，世尊教我修習唯心識定，

入三摩地；歷劫以來，以此三昧事恆沙佛，求世名心歇滅無有。至然燈佛出現於世，我乃得成無上妙圓識心三昧；乃至盡空如來國土，淨穢有無，皆是我心變化所現。世尊！我了如是唯心識故，識性流出無量如來；今得授記，次補佛處。佛問圓通，我以諦觀十方唯識，識心圓明，入圓成實，遠離依他及遍計執，得無生忍，斯為第一。」

「彌勒菩薩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：彌勒菩薩就從座起來，給佛叩頭頂禮，對佛說了。

彌勒菩薩，彌勒是他的姓，翻譯成中文就叫「慈氏」；阿逸多是他的名字，翻到中文就叫「無能勝」。這個菩薩，就叫「慈氏無能勝菩薩」。我講出這個名字，或者有的人還不知道。你看見在中國廟上天王殿裏邊，有那個很肥的和尚，就是這個和尚！大約這位菩薩也歡喜吃好東西，所以吃得那麼胖！他也就歡喜笑，但他並不是「咯咯咯」那麼笑，他怎麼樣？總這麼張著嘴，望著你這麼笑，但是他不「咯咯咯」。他歡喜和小孩子在一起玩，小孩子都很歡喜他，圍得他左右前後都是小孩子。

等釋迦牟尼佛退了佛教教主位子的時候，就是由彌勒菩薩來掌教。彌勒菩薩出世的時候，據說那時候的人，血不是紅色的，是白色的；因為彌勒菩薩出世那時候，就叫「白陽佛」。現在血怎麼紅色的呢？因為釋迦牟尼佛這時叫「紅陽佛」。

這位菩薩什麼時候出世呢？這說起來是很遠，但是也不太遠；在菩薩來看，這是一轉眼的時間。那麼有多遠呢？現在人的壽命，普通來論是六十歲；這是普通這麼論，不是單單某一個人，就是總括起來，人的平均壽命是六十多歲。因為釋迦牟尼佛出世的時候，人的壽命是八十歲；到現在雖然經過兩、三千年，大約現在也就是六十來歲的壽命。這每一百年，人的壽命要減一歲，身量、高度要減去一寸。

等到人的壽命減到三十多歲的時候，那時候有一場瘟疫病；得到這種瘟疫病，很快就死了，甚至於連一個鐘頭都過不去。你去請醫生來看嗎？連醫生一起也都死了！就這麼厲害的病，醫生也沒有辦法。那時候，人死到要剩十分之五，要死一半；為什麼要死這麼多人呢？就因為那時候人心都壞了，壞到極點。壞人太多了，就好像這天地就要沒收這種壞人，來把他換一換；因為他太壞，要換一點好的，所以就要死了一半。

等人壽命到二十五歲的樣子，這時候有水災發現；這種水災，不但人間這大地都被水淹了，還淹到初禪天上。這「水淹初禪，火燒二禪」。等水災過去，這人雖然說有水淹，但是還有的淹不死的，剩一點；等人壽命到二十歲的時候，大約在這個時

候又有火災。這火災把整個世界的海都燒乾了，海水也沒有了，人又死了不知死多少，這火燒到二禪天；然後人壽命到二十多歲的時候，又有風災，這風災颳到三禪天上去。所以說：「六欲諸天具五衰，三禪天上有風災；任君修到非非想，不如西方歸去來。」

六欲天，就是我們現在我們所看得見的這個人間和天上，四天王天、忉利天、焰摩天這些個天，都屬六欲天。這六欲天的天人，有五衰現相；以前我講過，或者有人記得這個「五衰現相」的講法。天人生到天上去，他有五種衰相。什麼五種衰相呢？

第一，花冠萎縮。天人戴的帽子，都是用花生成的；這花不是用人工造的、也不是用什麼花編的，它天然生出這麼一個花冠戴到頭上。等到他要死的時候，這花就都落了；在天人沒死的時候，它永遠是新鮮的。這叫一衰。

第二，衣著塵埃。我們人間的衣服，今天也要洗，明天也要洗，都是一穿就不潔淨了；天人的衣服不需要洗，沒有塵垢的。等他五衰現相要死的時候，這衣服上也有塵垢了，這也是一種業報所感；你問為什麼他就有塵垢了？他塵垢從什麼地方來的？就從他業障來的。我們人為什麼要死的時候，有的人不等死之前就臭了呢？那也就是業報所感。

第三，兩腋汗出。我們人間人常出汗，天人任何時候也不出汗；等他要死的時候，兩個胳肢窩這個地方就都出汗了。

第四，臭氣入體。天人的身上時時都有一股香氣，都放香的，不需要搽香水就香得很厲害；等他一要死的時候，就有了臭氣了，都不乾淨、不香了。

第五，不樂本座。他在他的座位上也坐不住了，就坐著又站起來，站起來又坐那兒。喔！這就好像我們人間的人說什麼？英文叫 crazy（發狂）。他這個時候，也就發了狂了，那麼站起來、坐下；坐下、又站起來；這麼一念的就迷了，迷了就死了；死了就墮落到這個世上來了。

所以說：「六欲諸天具五衰，三禪天上有風災；任君修到非非想，不如西方歸去來。」天人有這五種衰相，到三禪天上還有風災；你就修到非非想處天還要墮落的，所以說不如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。

等到這三災都過了，人的壽命減到十歲上；那時候，人就像隻狗那麼高。十歲，或者其中有一個、兩個活到三、四十歲也會有的；這平均來論，就到十歲上。到這個時候，你說人壞到什麼樣子？那時候的人就和馬、牛、豬一樣的，一生來他就會說



話，就有姪欲心；因為人「性流為情，情流為欲」，那時候真是人欲橫流，一生來就懂得姪欲心。所以沒有好久，大約兩、三歲就結婚，結婚就生兒子、就生女；完了，到十歲上就死了。

等到人的壽命減到十歲上，再增，也是一百年增高一寸、壽命增加一歲；增加到人的壽命八萬四千歲的時候，然後再減，減到八萬歲；那個時候，彌勒菩薩才成佛。所以現在有一些個外道就說：「喔！現在彌勒菩薩來成佛了！」這是說夢話呢！他根本就不懂佛法。佛法都有一定的，不是亂講的！

這彌勒菩薩，他以前修道的時候，專好攀緣。《楞嚴經》上不講「攀緣心」嗎？他的攀緣心最重，專門和人交際聯絡，誰有錢他就巴結誰，誰有錢就去和誰接近。現在有一句流行語叫什麼？拍馬屁！他就專門做這一套的工作。所以他和釋迦牟尼佛兩個人，本來在以前都一起修行的，就因為他這樣子專門好攀緣，所以他才要等這麼多的時間才成佛。我都相信彌勒菩薩是好攀緣的；你看，吃得那麼胖！一定歡喜吃好東西才會那麼胖，不是單單笑笑胖的！

「我憶往昔經微塵劫，有佛出世，名日月燈明」：我憶往昔經過微塵那麼多的劫數，有佛出世，這位佛叫「日月燈明佛」。「我從彼佛而得出家，心重世名，好遊族姓」：我跟著那位日月燈明佛就出家了。出家怎麼樣啊？我專門好這好名譽，歡喜和有錢有勢的家庭來往。

族姓，就是貴族，就是有錢有地位的大財閥。好像在每一個國家，都有這種有錢的人。窮人他不理，他就專門找這個有錢的，到有錢人的家裏去拜候人家、去同人家說好話；也專門到處自己給自己宣傳、賣廣告。這樣子，所以到處歡喜做這一些個虛偽的事情。彌勒菩薩當初就是這樣子！你不要看他求名的心重了，始終他也要停止的；所以這一段文，就說他已經停止了。我們現在這個攀緣心、求名的心、求利的心，還沒有停止呢！可是這個彌勒菩薩在我們以前，已經停止了。我們應該學他停止這個心，不應該學他的攀緣心。

「爾時，世尊教我修習唯心識定，入三摩地」：那個時候，日月燈明佛教我修習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」這個唯心識定，入這種的定。「歷劫以來，以此三昧事恆沙佛，求世名心歇滅無有」：在很多劫以來，就以修這種定事奉、供養恆河沙數那麼多佛；我求名求利、好遊族姓家這種心都沒有了！現在也不攀緣了，也不求名也不求利了！

「至然燈佛出現於世，我乃得成無上妙圓識心三昧」：到然燈佛出世的時候，我自己就得成再沒有比這個再高上、再微妙的圓通，這種識心的定力。「乃至盡空如來

國土，淨穢有無，皆是我心變化所現」：乃至於虛空都沒有了，諸佛的國土或者有淨的、或者有不清淨的，這都是我彌勒菩薩這種識心三昧所變化的。

「世尊」：彌勒菩薩叫一聲釋迦牟尼佛。「我了如是唯心識故，識性流出無量如來」：我明白像上邊所說的道理，都是由心識所變現的；由識性裏頭流出來這種的變化相，又流出無量的諸佛。「今得授記，次補佛處」：我現在得授成佛的記，將來等釋迦牟尼佛退位的時候，就到這娑婆世界來成佛。

「佛問圓通」：現在佛問這個圓通法門。「我以諦觀十方唯識，識心圓明，入圓成實，遠離依他及遍計執，得無生忍」：我由諦審而觀，十方都是由這個識心所造成的；我這個識心得到圓明，由這個圓而成實在的一個智慧，遠離開依他起性，及遍計執性，證得無生法忍。

「斯為第一」：這是第一的法門。彌勒菩薩在修唯心識定，他得到開悟；所以他說「識心圓明，入圓成實，遠離依他及遍計執」，這個法門是第一的。什麼叫「依他起性」、「遍計執性」呢？這有三個意思：有一個叫「依他起性」，有一個叫「遍計執性」，有一個叫「圓成實性」。

在圓成實性上，生出一種依他起性；依他起性上邊，這個人又生出來一個遍計執性。圓成實性，就比方是麻；依他起性，就比喻麻變成繩了。由這個麻做成了一條繩，在晚間人看見這一條繩，就以為是一條蛇：「喔！那地方有了一條蛇」，所以就生出一種恐懼心來，就執著；根本它不是蛇，本來是一條繩，人因為在晚間看不清楚，就懷疑它是蛇了！這是遍計執性。你知道它是一條繩了，那這就是依他起性；你再知道：「喔！這個繩是什麼造成的呢？原來是由麻造成的！」這就是一個圓成實性。

大勢至法王子，與其同倫五十二菩薩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我憶往昔恆河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名無量光；十二如來相繼一劫，其最後佛，名超日月光，彼佛教我念佛三昧。譬如有人，一專為憶，一人專忘；如是二人，若逢不逢，或見非見。二人相憶，二憶念深；如是乃至從生至生，同於形影，不相乖異。十方如來憐念眾生，如母憶子；若子逃逝，雖憶何為？子若憶母，如母憶時；母子歷生不相違遠。若眾生心憶佛、念佛，現前、當來必定見佛；去佛不遠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。如染香人身有香氣，此則名曰：香光莊嚴。我本因地，以念佛心入無生忍；今於此界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。佛問圓通，我無選擇；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，得三摩地，斯為第一。」

「大勢至法王子」：大勢至，又叫「得大勢」，就是有大勢力；他一舉手、一投足，

大地都會震動的，他走到什麼地方都地震，他勢力最大。法王子，就是菩薩。大勢至菩薩和觀音菩薩，在阿彌陀佛做轉輪聖王的時候，他們兩位都是阿彌陀佛的兒子；而阿彌陀佛成佛了，他們兩位就給阿彌陀佛做侍者。這兩位菩薩總陪著阿彌陀佛，一個在左邊，一個在右邊。等阿彌陀佛在極樂世界退了教主的位子時，前半夜法滅了，後半夜觀音菩薩就成佛在極樂世界；等觀音菩薩退居的時候，就是大勢至菩薩成佛在極樂世界。

「與其同倫五十二菩薩」：和他的同伴，有五十二菩薩。這五十二菩薩，就表示的是十住、十信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等等的，這是五十個；再加上等覺、妙覺，這是五十二個位子。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：就從座起來，給佛叩頭頂禮，對佛就說了。

「我憶往昔恆河沙劫，有佛出世，名無量光」：我想起過去，在恆河沙這麼多劫，有佛出世，他名字叫「無量光」。「十二如來相繼一劫，其最後佛，名超日月光」：在這一個劫裏頭，接連生出十二位佛；最後這位佛的名字，叫「超日月光」。

「彼佛教我念佛三昧」：那位佛教我念「南無阿彌陀佛」的念佛三昧。梵語「阿彌陀」，此云「無量光」，又叫「無量壽」，就是阿彌陀佛。那麼這十二位佛，是不是阿彌陀佛呢？大約不是阿彌陀佛。因為阿彌陀佛成佛到現在是十個劫，這是過去恆河沙劫；所以這位佛不是阿彌陀佛，但是他名字相同。佛的名字相同的很多，也就好像我們人同名同姓的也很多。

「譬如有人，一專為憶，一人專忘」：譬如，就是個比方。比方有這麼兩個親戚和朋友，一個人就專專地來憶念這一個人；一個人就專門忘，不憶念這個人。這兩個人比方誰呢？就比方一個是佛，一個是眾生。佛就時時刻刻都掛著我們眾生，記念我們眾生；可是我們眾生時時刻刻都不記得佛，都把佛忘了！偶爾想學學佛法，就也不太清楚，不知道這到底是說的什麼？只有說：「喔！這佛法真妙啊！」究竟妙到什麼程度上？又知道了！不知道，所以就更妙了！

「如是二人，若逢不逢，或見非見」：像這兩個人，假設就遇著一起了，也等於沒有遇著一樣的；就或者在任何地方見著一面，也等於不見面一樣的。彼此的光不合，一個人就想、一個人就不想，這兩個人的精神就不合一，所以就見面了也等於不見。

佛為什麼要念眾生？因為佛看眾生都是一體的。佛觀一切眾生，都是過去的父母、未來的諸佛；所以佛才說：「眾生皆有佛性，皆堪成佛。」沒有一個眾生不可以成佛的。佛教偉大的地方，就是教義最高，也就在這個地方：無論任何的眾生都可以

成佛。

所以佛才提倡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，你要受持五戒；受持五戒，都是愛護一切眾生的表現。佛因為看一切眾生和他都是一體的，沒有分別；所以他要教化眾生、要度一切眾生都成佛，這是佛要度眾生的道理。我們眾生跑到這個世界上來了，就捨本逐末，把這根本的事情就忘了，盡背覺合塵——離開這個覺悟，而合這個塵勞了；所以也就忘了佛，總也不記得了！

關於念佛的法門，有好多種念法。

第一，持名念佛。持，就是執持、受持。持名念佛，就是執持名號；這十方的佛，你歡喜哪一位佛，就念那一位佛，都可以的。你歡喜念南無阿彌陀佛，就念南無阿彌陀佛；你歡喜念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就念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；你歡喜念南無消災延壽藥師佛，就念南無消災延壽藥師佛。這念佛究竟是什麼意思？就是教你把你的念頭只有念佛的一念，沒有其他的妄念；沒有其他的妄念，你就不生惡心了；不生惡心，你就是往好的道路上走。

第二，觀想念佛。觀想，這麼想著阿彌陀佛的白毫相；阿彌陀佛在眉中心這兒，有個白毫相。偈頌上不是說「白毫宛轉五須彌」？阿彌陀佛那個白毫相，有五個須彌山那麼大；「紺目澄清四大海」，阿彌陀佛的眼睛，有四個大海那麼大。你說，這真是有這麼大的眼睛！四個大海那麼大的眼睛！你的境界小，你觀想的佛像就小一點；你若境界大，就觀得就很大的。

第三，觀相念佛。觀相，就是觀阿彌陀佛的相，看阿彌陀佛的相好莊嚴；一邊念佛，一邊想阿彌陀佛的相好莊嚴。可是我告訴你們：念佛，也有的時候會著魔的！總而言之，要有道德；若沒有道德，有的時候，你就念佛，也會有魔的。

我在香港大嶼山慈興寺，遇著一個比丘，他叫恆越（編註：上人的師侄，並請求上人讓他在大嶼山慈興寺打般舟七），他打般舟七。這般舟七，是在一間房子裏常行，這叫「常行三昧」，又叫「佛立三昧」。在這一個房裏，這麼走九十天，不坐、不臥——就不睡覺，也不坐在那個地方。你看！在佛教有這樣的修行法，這樣勇猛精進修行的；你在其他的宗教，能有這樣子勇猛精進的法門？沒有的！

這個恆越就修這佛立三昧，他念佛念啊念的，喔！「南無阿彌陀佛」、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就越念越大聲、越念越大聲。我聽到他這樣念，就知道他是有境界了，我就去看他；一看，他在那一個房裏，就跑得很快，一邊跑、一邊念佛。你說怎麼回

事啊？因為這個比丘前生是頭牛，牠因為給廟上做工、耕田，他今生就托生做人，又做和尚了；做和尚，但是這個牛性還不改，總脾氣很大的。

那麼他為什麼這麼跑呢？就因為他看見阿彌陀佛來了，他就追這阿彌陀佛。其實怎麼樣啊？他就因為著了魔境界，並不是阿彌陀佛來了，是海裏頭一條水牛，這個水怪來了；來到這兒，就變化像阿彌陀佛一個樣。因為他念阿彌陀佛，牠就這麼誘惑他；所以他就認為牠是阿彌陀佛了，就追牠。等我到那兒之後，我給他用一種法，把他這個魔的境界給破了，他算把這個境界逃過去了。所以，念佛一樣有的時候也會著魔的。

第四，實相念佛。我們現在參禪，坐這兒追這個「念佛是誰」，這就叫「實相念佛」。所以持名念佛、觀想念佛、觀相念佛、實相念佛，有這四種的念佛。

「二人相憶，二憶念深」：如果彼此兩個人，都互相憶念；這兩種的憶念，一天比一天就深。「如是乃至從生至生，同於形影，不相乖異」：像這樣子，乃至從今生到來生，就好像形、影不相捨離似的，也不會錯亂的。

「十方如來憐念眾生，如母憶子；若子逃逝，雖憶何為」：十方諸佛憐憫、顧念眾生，也就好像母親記憶兒子似的；若是做兒子的不記憶父母而逃逝他方，雖然就是母親總想他，又有什麼益處呢？「子若憶母，如母憶時；母子歷生不相違遠」：做兒子的若也憶念母親，好像母親憶念兒子那樣的情形；這母子兩個人生生世世都不會離開的。就所謂佛念我們眾生，我們眾生若也念佛，這生生世世都不會離開，都在一起的。

「若眾生心憶佛、念佛，現前、當來必定見佛」：假若眾生的心記著佛，又念佛，或者今生，或者是來生，一定會見著佛的。「去佛不遠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」：你因為你憶佛、念佛，去佛也就不遠了，不用假藉其他的方便法門，你就會開悟的。

「如染香人身有香氣，此則名曰：香光莊嚴」：你念佛，也就譬如染香的人身上就有香氣，這就叫「香光莊嚴」

「我本因地，以念佛心入無生忍」：大勢至菩薩說，我在因地的時候以念佛的心得到無生法忍。因地，就是在初發心修道做比丘的時候。「今於此界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」：現在我在這個娑婆世界，好像吸鐵石吸鐵一樣，我就攝受這一般的念佛人生到極樂世界去。

「佛問圓通，我無選擇」：現在佛問圓通法門，我沒有其他的選擇，只有這個念佛



的法門。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，得三摩地」：就單單念佛，把六根就都制住了，把六根就都不打妄想了，這叫「都攝六根」。我以這個念佛的法門，就收攝六根門頭的妄想；我就以這個清淨念佛的念，相繼不斷地總這麼念，得到這一種定力。「斯為第一」：這念佛法門，是最最第一的法門了！